目录

[《舊版雪山飛狐》金庸 1](#_Toc69886986)

[第一回 長空飛羽 1](#_Toc69886987)

[第二回 盒中有箭 6](#_Toc69886988)

[第三回 雪山飛狐 11](#_Toc69886989)

[第四回 缺回漏目 15](#_Toc69886990)

[第五回 舟中喋血 19](#_Toc69886991)

[第六回 斗室密談 24](#_Toc69886992)

[第七回 金面佛 27](#_Toc69886993)

[第八回 切磋武功 31](#_Toc69886994)

[第九回 缺回漏目 34](#_Toc69886995)

[第十回 奇珍異寶 39](#_Toc69886996)

[第十一回 白衣男子 43](#_Toc69886997)

[第十二回 缺回漏目 48](#_Toc69886998)

[第十三回 一張白紙 52](#_Toc69886999)

[第十四回 釵中秘密 56](#_Toc69887000)

[第十五回 黃金小筆 60](#_Toc69887001)

[第十六回 金面佛上峰來 64](#_Toc69887002)

[第十七回 缺回漏目 68](#_Toc69887003)

[第十八回 缺回漏目 73](#_Toc69887004)

# 《舊版雪山飛狐》金庸

《二○一一年十月十日版》

《好讀書櫃》典藏版

# 第一回 長空飛羽

颼的一聲，一枝羽箭從東邊山坳後面射了出來，劃過長空。這箭破空之聲甚是勁急，顯見發箭之人腕力極強。但見那箭橫飛而至，正好穿入空中一頭飛雁頸中。那大雁帶著羽箭在空中打了幾個觔斗，落在雪地。

西首十餘丈外四騎馬踏著皚皚白雪，奔得正急，聽得箭聲，不約而同的一齊勒馬。四匹馬都是身高膘肥的良駒，受到約束，立時止步。乘客的騎術既精，馬匹也都是久經訓練的名種。四人眼見那雁中箭跌下，心中都喝一聲采，要瞧瞧發箭的是何等樣人物。

等了半晌，山坳中始終無人出來，只聽得馬蹄聲響，射箭的人竟自走了。四個乘客中一個身材瘦長、神色精幹的老者微微皺眉，縱馬奔向山坳，其餘三人跟著過去。一轉過山邊，只見前面五騎馬已奔出里許之外，鐵蹄濺雪，銀鬣乘風，眼見已追趕不上。那老者一擺手，說道：「殷師兄，這可有點兒邪門。」

那被稱為「殷師兄」的也是個老者，身形微胖，留著兩撇髭鬚，身披貂皮外套，氣派是個富商模樣，聽那瘦長老者如此說，點了點頭，勒馬回到大雁旁邊，馬鞭在空中一抽，啪的一聲，打在大雁身上，待得馬鞭揮起，鞭梢已將大雁捲了上來。他左手拿著羽箭的箭桿一看，失聲叫道：「啊喲！」

那三人聽到叫聲，一齊縱馬馳近。那「殷師兄」連雁帶箭向那老者擲去，叫道：「阮師兄，請看！」那老者伸左手一抄，接了過來，一看羽箭，大叫：「在這裏了，快追！」勒轉馬頭，當先追了下去。這山坡上一片白雪，四下並無行人，追蹤最是容易不過。其餘二人都是壯年，一個身高膀闊，坐在一匹高頭大馬之上，更是顯得威武；另一個中等身材，臉色青白，一個鼻子卻凍得通紅。三人呼哨一聲，三匹馬噴氣成霧，忽喇喇放蹄趕去。這是清朝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五，在江南早已繁花如錦，在這關外長白山下的苦寒之地，卻是積雪初融，毫無春日氣象。東方紅日甫從山後升起，淡黃的日光照在身上殊無暖意。山中雖是嚴寒，但馬上這四位乘客身負絕藝，縱馬急馳，不久人人頭上冒汗。那高身材的男子首先將外氅脫了下來，放在鞍頭。只見他身著青綢面的皮袍，腰間掛著一柄長劍，眉頭深鎖，眼中如要噴火，不住價的催馬狂奔。

原來這人是遼東天龍門北宗的掌門人騰龍劍曹雲奇，天龍門掌劍雙絕，他都已窺堂奧。那白臉漢子是他師弟迴龍劍周雲陽，劍法上有獨到造詣。那高瘦老者是他們師叔七星手阮士中，在天龍門中向稱第一把高手。那富商模樣的老者卻是天龍門南宗的掌門人威震天南殷吉，這次是應北宗之邀，千里迢迢，北上赴援，共同對付強敵。

四人胯下所乘的都是關外牧場中的良馬，一口氣奔出七八里後，前面五乘馬已隱約可見。曹雲奇高聲叫道：「喂，相好的，停步！」那五人理也不理，反而奔得更快。曹雲奇厲聲喝道：「再不停步，莫怪我們無禮了！」只聽得一人舌頭打滾，嘟的一聲，勒馬相待，其餘四人卻仍是不停蹄的向前奔跑。曹雲奇一馬當先，但見那人彎弓搭箭，箭尖正指著自己胸口。曹雲奇藝高人膽大，哪把他利箭放在心上，揚鞭大呼：「喂，是陶世兄麼？」那人面目英俊，雙眉斜飛入鬢，二十三四歲年紀，一身勁裝結束，聽得曹雲奇叫聲，縱聲大笑，叫道：「看箭！」颼颼颼連響，三枝羽箭分上中下三路連珠射到。曹雲奇不料他三箭來得如此迅捷，心中微微一驚，馬鞭疾甩出去，打掉了上路與中路射來的兩箭，接著一提馬韁，那馬向上一躍。第三枝箭貼著馬肚子從四腿間穿了過去。那青年哈哈一笑，撥轉馬頭向前便跑。

曹雲奇鐵青著臉，縱馬欲趕。七星手阮士中叫道：「雲奇，沉著氣，不怕他飛上天去。」縱身下馬，拾起雪地裏的三枝羽箭，果然與適才射雁的一般無異。威震天南殷吉沉著臉，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果真是這小子！」曹雲奇道：「等一下師妹，瞧她更有何話說？」四人候了一頓飯功夫，不聽見來路上有馬蹄聲響。曹雲奇焦躁起來，道：「我瞧瞧去！」拍馬往來路趕去。阮士中望著他的背影，嘆了口氣道：「也真難怪得他。」殷吉道：「阮師兄，你說甚麼？」阮士中搖了搖頭，卻不答話。

曹雲奇奔出里許，只見一匹灰馬空身站在雪地裏，一個白衣少女一足跪在地下，似在雪中探尋甚麼。曹雲奇叫道：「師妹，甚麼事？」那少女不答，忽然站直身子，手中拿著一根黃澄澄的東西，在日光下閃閃發光。曹雲奇走近身去，接了過來，見是一枝黃金鑄成的小筆，長約三寸，筆尖十分鋒利，筆桿上刻著一個「安」字，不禁微微皺眉，問道：「哪裏來的？」

那少女道：「你們走後，我隨後跟來，奔到這裏，忽然聽到有一乘馬從後面急奔追到，倏忽之間，那馬從我身旁掠過。馬上乘客手一揚，飛出一枚暗器，將我－－將我－－」說到這裏，忽然臉上暈紅，嚅囁著說不下去了。

曹雲奇凝望著她，只見她凝脂般的雪膚之下，隱隱透出一層胭脂之色，雙睫微垂，一股女兒羞態，嬌艷無倫，心中疑竇更甚，問道：「你知道咱們追的是誰？」那少女道：「誰啊？」曹雲奇冷冷的道：「哼，你當真不知？」那少女抬起頭來，說道：「我怎麼知道？」曹雲奇道：「是你的心上人。」那少女衝口而出：「陶子安？」曹雲奇眉間登時有如罩上了一層黑雲，叫道：「我一說你的心上人，你就接口說陶子安！」

那少女聽他這等說，臉上更紅，一雙明澄清澈的眼中淚珠滾來滾去，頓足叫道：「他－－他－－」曹雲奇道：「他－－他怎麼？」那少女道：「他是我未過門的丈夫，自然是我心上人。」曹雲奇大怒，刷的一聲，拔出長劍。那少女反而走上一步，叫道：「你有種就將我殺了。」曹雲奇咬著牙齒，望著她微微抬起的臉，心中柔情頓起，叫道：「罷啦，罷啦！」回手一劍，猛往自己心口扎去。

那少女出手好快，反手拔劍，迴臂疾格，噹的一聲，雙劍相交，迸出了數星火花。曹雲奇恨恨的道：「你既已不將我放在心上，何必又讓我在這世上多受苦楚？」那少女緩緩的還劍入鞘，低聲道：「你早知道，是爹爹將我許配給他，難道我自己作得主麼？」曹雲奇劍眉一揚，說道：「我寧願跟你浪跡天涯，在荒島深山之中隱居廝守，可是你怎又不肯？」那少女嘆了一口氣道：「師哥，我知道你對我一片痴心，我又不是傻子，怎能心中不念著你的好處。只是你是我天龍門北宗的掌門，做出這等事來，天龍門威風掃地，在江湖上顏面何存？」

曹雲奇大聲叫道：「我就是為你粉身碎骨，也是甘願。天塌下來我也不理，管他甚麼掌門不掌門。」那少女微微一笑，輕輕握住他的手道：「師哥，我就是不愛你這個霹靂火爆、不顧一切的脾氣呢。」曹雲奇給她這麼一說，再也發作不得，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你怎麼又把他私下相贈的玩意兒，當作寶貝似的？」那少女道：「誰說是他贈的？我幾時見過他來？」曹雲奇道：「哼，這金筆上不明明刻著他的名字？」

那少女嗔道：「你既愛這麼瞎疑心，乘早別跟我說話。」縱到灰馬身旁，一躍上馬，韁繩一提，那灰馬放開四蹄便奔。曹雲奇忙上馬追去，伸皮靴猛踢坐騎肚腹，剎時間趕到了灰馬之旁，身子一探，右手拉住了灰馬的轡頭，叫道：「師妹，你聽我說。」那少女舉起馬鞭，一鞭往他手上抽去，喝道：「放開，給人家瞧見了成甚麼樣子？」曹雲奇卻不放手，啪的一聲，手背上登時起了一條血痕。那少女心有不忍，道：「你何苦又來惹我？」曹雲奇道：「是我不好，你再打罷！」那少女嫣然一笑道：「我手酸，打不動啦。」曹雲奇笑道：「我跟你搥搥。」伸手去拉她手臂。那少女迎頭一鞭。曹雲奇頭一偏，這一次把鞭子躲開了，笑道：「你手怎麼不酸啦？」那少女板起了臉，說道：「我叫你別碰我。」

曹雲奇陪笑道：「好，那麼你說這金筆到底是哪裏來的。」那少女笑道：「是我心上人給的。筆上不明明刻著他的名字麼？」曹雲奇心頭一酸，熱血上衝，又要發作，但見那少女笑靨如花，紅脣微微顫動，露出一口玉石般的牙齒，怒氣登時沉了下去。

那少女瞪了他一眼，柔聲道：「師哥，你從小盡心盡力的照顧我，真比我親生哥哥還要週到，我又不是全無心肝之人，豈不想設法報答？只是－－只是，我實在好生為難。你一向當心我，愛護我，現下爹爹不幸慘死，天龍門面臨成敗興亡的重大關頭，你怎麼反而不肯體諒我了？」曹雲奇獃了半晌，再無話說，左手一揮道：「你總是對的，我總是錯的，走罷！」

那少女嫣然一笑，道：「且慢！」摸出一塊手帕，伸手給他抹去滿額汗水，道：「大雪地裏，出了汗不抹去，莫著了涼。」曹雲奇心中甜甜的說不出的受用，滿腔怒氣登時消於無形，揮鞭在那少女的坐騎臀上輕輕一鞭，二人雙騎並肩馳去。

那少女名叫田青文，年紀雖輕，但在關外武林中已頗有名聲。因她生得美貌，性又機伶，江湖上人稱玉面狐，她父親田歸農逝世不久，是以她一身縞素，戴著重孝。

兩人急奔一陣，追上了殷吉、阮士中、周雲陽三人。阮士中向曹雲奇橫了一眼，說道：「你去了這麼久，見到甚麼了？」曹雲奇臉一紅，道：「沒見甚麼。」雙腿一夾，縱馬快跑。

又奔出數里，前面山勢陡峭，道上雪積得厚厚，馬蹄一溜一滑，四人不敢催馬，鬆韁緩行。轉過兩個山坳，山道更是險峻。忽聽左首一聲馬嘶，曹雲奇雙足在馬蹬上一點，飛身而起，落在一株大松樹後面，先藏身形，再縱目向前望去。只見山坡邊的幾株樹上繫著五匹馬，雪地裏一行足印，筆直上山。曹雲奇叫道：「兩位師叔，小賊逃上山啦！咱們快追。」

威震天南殷吉極是精細，道：「他們若是故意誘引咱們來此，只怕山中設了埋伏。」曹雲奇道：「就是龍潭虎穴，咱們今日也是有去無回！」殷吉聽他說得魯莽，心中頗為不快，向阮士中道：「阮師兄，你說怎地？」阮士中還未答話，田青文搶著道：「有威震天南殷師叔在此，就有再厲害的埋伏，咱們也不怕。」殷吉微微一笑，道：「瞧他們神情，走得極是匆忙，似乎又不是設伏。這樣罷。」他手指右首道：「咱們從這邊繞道上山，轉過來攻他們一個出其不意。」曹雲奇叫道：「好，此計大妙！」

殷吉等都下了馬，將馬匹繫在大松樹下，翻起長衣下襟，用帶子縛了，展開輕功提縱術，從山坡右首上山。這一帶樹木叢生，山石嶙峋，行走甚是不便，但多了一層掩蔽，卻不易為敵人發覺。五人初時魚貫而行，一個緊接一個，時候一長，功夫漸漸分出高下。殷吉與阮士中並肩在前，曹雲奇墮後丈餘，田青文與周雲陽又在後數丈。曹雲奇心想：「殷師叔是南宗掌門，號稱威震天南，不知他南宗的功夫與我北宗到底誰高誰低？今日倒要領教領教。」一提氣，足下加勁，倏忽搶在殷阮二人前頭。

只聽殷吉讚道：「曹世兄，好俊身手啊，當真是英雄出在少年。」曹雲奇怕他追上，不敢回頭，只道：「請殷師叔多加指點。」口中這麼說，腳下絲毫不停，奔了一陣，似乎不聞腳步聲息，回頭一望，不禁嚇了一跳，原來殷吉、阮士中兩人就在他身後三四尺之外，忙加快腳步，一衝數丈。

殷吉微微一笑，不快不慢的跟在後面。這一路上山，比之平地行走更費力數倍，只過了半枝香功夫，曹雲奇奔跑漸漸慢了下來，忽覺後腦中微微溫熱，似有人呼氣，正要回頭，右肩被人一拍，聽得殷吉笑道：「小夥子，加快勁兒！」曹雲奇一驚，提氣向前猛衝。這一衝雖把殷阮兩人拋下了數十丈，但不由得心浮氣粗，頭上冒汗。他伸袖一擦額上汗水，想起適才田青文給自己擦汗的情景，嘴角間不由得露出微笑。忽聽得背後踏雪之聲，殷阮兩人又趕了上來。

殷吉見曹雲奇這麼一衝一緩，早知他輕功遠不是自己對手，只是七星手阮士中一聲不響的與自己並肩而行，自己跑得快，他也快，自己跑得慢了，他跟著放慢腳步，輕功造詣確是不凡，心道：「你們師叔侄倆今兒考較老兒來看。」當下猛吸一口氣，施展登萍渡水輕功絕技，在白雪上似乎足不點地般滑了上去。

天龍門創自清初，原本一支，到康熙年間，因掌門人的兩位大弟子不和，待掌門人一死，分為南北兩宗。南宗以輕捷剽悍為尚，北宗卻注重沉穩狠辣。兩宗武功本源架式完全相同，使用之時，卻頗有異處。這上山的輕功原是南宗的拿手，殷吉人雖肥胖，將輕功一施展開來，竟然矯捷於猿猴，片刻之間，已趕出曹雲奇一里有餘。那阮士中卻仍是不即不離的與他並肩而行。殷吉數次放快，要想將他拋落，但每次只搶前數丈，阮士中又穩穩追了上來。

眼見離峰頂只兩三里路程，殷吉笑道：「阮師兄，咱倆比比腳力，瞧誰先上峰頂。」阮士中道：「我哪裏趕得上殷師兄？」殷吉道：「別客氣啦！」話一出口，如箭離弦疾衝而上，不到一頓飯功夫，離峰頂已只數丈，回頭見阮士中在自己身後約有五尺，一提氣，正要衝上，阮士中突然一縱而起，落在他的身旁，低聲道：「那邊有人聲！」伸手向峰左樹叢中一指。

殷吉心中一寒：「我天龍南宗的輕功向稱獨步江湖，瞧來阮師兄猶在我之上。」見阮士中彎腰低頭，輕輕向樹叢中走去，當下跟在他的後面，兩人走到樹後，躲在一塊凸出的大石後面，探頭向前一望，只見下面山谷中刀劍閃光，有五個人圍在谷底。三個人手執兵刃，守住三條通路，似是怕人闖進，另外兩人一揮鋼鋤、一舞鐵鏟，正在一株大樹下用力挖掘。兩人心知強敵跟隨在後，時機迫促，是以四隻手臂一刻不停，此起彼落，忙碌異常。

殷吉低聲道：「果然是飲馬川的陶氏父子。那三人是誰？」阮士中輕聲道：「飲馬川的三個寨主，都是硬手。」殷吉道：「正合適，五個對五個。」阮士中道：「殷師兄，你我與雲奇自然不怕，雲陽、青文兩人卻弱了。先攻其無備，宰他一兩個，餘下的就好辦。」殷吉皺眉道：「若是江湖上傳聞出去，說我天龍門暗施偷襲，豈不教天下英雄恥笑？」阮士中冷冷的道：「為田師兄報仇，斬草除根，一個也不留下。咱們自己不說，沒有人知道。」殷吉道：「陶氏父子當真這麼難對付麼？」阮士中點點頭，隔了半晌道：「平手相鬥，小弟無必勝把握。」殷吉素知他是北宗第一把高手，掌門人田歸農在日，也忌憚他三分，適才與他上山較勁，似乎他有意相讓，才成了個不勝不敗之局，若是如出全力，只怕自己要輸，於是點了點頭道：「此事自然由阮師兄主持大局。」

阮士中心道：「哼，你要做英雄，由我做小人就是。」當下不再說話，這時曹雲奇已經趕到，再過半晌，周雲陽、田青文兩人也先後來了。阮士中低聲道：「殷師兄、雲奇和我各發毒錐，幹了把風的三人，再圍攻陶氏父子。雲陽與青文待咱們出手之後，再行上前。」四人應了，各各放輕腳步，彎腰從山石後慢慢掩近。

田青文跟在阮士中身後，低聲叫道：「阮師叔！」阮士中停步道：「怎麼？」田青文道：「陶氏父子要捉活的。」阮士中雙眼一翻，露出一對白睛，低沉著嗓子道：「你還迴護陶子安那小賊？」田青文道：「我總覺得不是他。」阮士中臉色鐵青，將插在腰帶上的那支長箭拔了出來，遞在她的手裏，道：「你自己比一比去，這是那小賊適才射雁的箭。」

田青文接過羽箭，只看了一眼，不由得兩手發顫。曹雲奇一直在她身旁，雙目直是望她的時候多，瞧敵人的時候少，見她這副神情，不禁又喜又怒，喜的是眼見陶子安性命難保，怒的是她對那小賊顯然情意甚深。他脾氣極是暴躁，越想越惱，正待出言譏刺，阮士中在他肩頭一拍，向在東首望風的那人背後指了一指。

這時田青文與周雲陽已伏下身子，停步不進，阮殷曹三人各自認定了一名敵手，每人手中都暗扣三枚毒錐，悄悄走近。那毒錐是天龍門世代相傳的絕技，發出時既準且快，而且毒性猛烈，見血封喉，被打中了一個時辰斃命，無藥可治，端的厲害無比，江湖上送它一個名號，叫做追命毒龍錐。曹雲奇心想：「我用毒錐先送了陶子安那小賊的性命，既報師門深仇，又拔了眼中之釘。若是待會將他活捉，夜長夢多，不知師妹又生出甚麼古怪來。」心中算計已定，越走越近，眼見離敵人已不足百步，當下伏低身子，凝望著陶子安一起一伏的背影，只待阮士中揮手發號，三錐立時激射而出。

忽聽錚的一聲，陶子安的鋼鋤撞了土中一件鐵器，阮士中高舉左手，正要下落，突聽嗤嗤嗤數聲連響，對面雪中射出七八件暗器，分向陶子安等五人打到。陶氏父子武功卓絕，這器雖近身而發，但仗著眼明手快，各舉鋤鏟打落。望風的三人中一人仰天一摔，滾在山溝之中，兩枚袖箭從項頸邊擦過，僥倖逃得性命。其餘兩人卻哼也沒哼一聲，一枚鋼鏢一柄飛刀都正中後心，撲在雪地裏再不彈動。

這一下變起倉卒，陶子安等固然大出意料之外，連阮士中等也是驚愕不已。陶子安的父親鎮關東陶百歲罵道：「鼠輩，敢施暗算！」這一聲宛若憑空起了個響雷，威猛無比，只見對面雪地中刀光閃動，躍出四人。原來這四人早知陶氏父子要到此處，在雪下挖了土坑，已等了數日。四人守在坑中，坑上用樹枝蓋了，白雪遮住，只露出了幾個小孔透氣，旁人哪裏知曉？

陶氏父子拋下鋤鏟，各從身邊取出兵刃。陶百歲使的是一根五十斤重的鋼鞭，陶子安則用單刀。那滾在山溝裏的馬寨主怕敵人跟著襲擊，在溝中連滾數滾，這才躍起，他手中本來拿著一對練子錘。看敵人時，見當先一人身形瘦削，漆黑一團，認得是北京平通鏢局的總鏢頭熊元獻，此人以地堂刀功夫稱雄河朔。飲馬川山寨曾劫過他鏢局的一枝大鏢。熊元獻雖使盡心機，始終沒能要回，是以雙方結下梁子。另一個女子，約莫三十二三歲年紀，馬寨主識得她是雙刀鄭三娘。她丈夫本來是平通鏢局的鏢頭，在飲馬川眾寨主劫鏢時刀傷殞命。此外是一個胖大和尚，手使戒刀；一個紫膛臉漢子，使一對鐵拐，均不相識。想來都是平通鏢局邀來的好手，埋伏在這裏以報昔日之仇了。

陶百歲喝道：「我道是誰？原來是老夫手下敗將。除了姓熊的鼠輩，武林中原也沒誰能做這等下賤勾當。」他這話雖是斥罵熊元獻，但殷吉聽了，臉上不禁發熱，斜眼看阮士中時，只見他雙目凝視谷中敵對雙方，對這番話竟如不聞。

熊元獻細聲細氣的道：「陶寨主，在下跟你引見引見。這位是山東百會寺的靜智大師。這位是京中一等帶刀侍衛劉元鶴劉大人，是在下的同門師兄。你們多親近親近。」陶百歲身材魁偉，聲若雷震，熊元獻恰恰與他相反，一個陽剛，一個陰柔，兩人當真一副生相就是對頭。

陶百歲罵道：「好小子，一齊上罷，咱們兵刃上親近親近。」鋼鞭在空中虛擊一鞭，震得呼呼風響，足見膂力驚人。熊元獻不動聲色，低低的道：「在下是陶寨主手下敗將，不敢跟你動手，只求見賜一物。」陶百歲怒道：「甚麼？」熊元獻向他們挖掘的土坑一指道：「就是這裏的東西。」

陶百歲一捋滿腮的灰白鬍子，更不打話，劈面就是一鞭。熊元獻閃身避過，叫道：「且慢動手。」陶百歲喝道：「又有甚麼話說？」熊元獻道：「在下已在此處相候三日三夜，專等陶寨主到來。若是不瞧尊駕父子金面，此物早就取了。這裏的東西本來不是飲馬川之物，一向由天龍門經管，現下換換主兒，亦無不該。」陶子安道：「熊鏢頭說得好漂亮的話兒。這雪山上千里冰封，你們若是早知埋藏之處，還不早就取了去？」

那鄭三娘一心要報殺夫之仇，叫道：「多說無益，動手罷！」話聲未畢，三柄飛刀刷刷刷接連向馬寨主射去。馬寨主鏈子雙錘飛起，將兩柄飛刀打落，第三柄來得更是勁急，直取胸口。馬寨主兩手一崩，雙錘之間的鐵鏈橫在當胸，正好將這飛刀擋落。他左錘一縮，右錘已撲面打出。鄭三娘身形靈動，矮身低頭，雙刀一招旋風勢，直撲進懷。馬寨主左錘飛出，消去了這招。

這兩人一動上手，那和尚揮戒刀直取陶百歲。鎮關東不避反迎，鐵鞭橫打，刀鞭相交，迸出無數火花，和尚只覺手臂酸麻，刀上已被打掉一個缺口。陶子安舞刀奔向熊元獻。六人分作三對，在雪地裏性命相撲。劉元鶴手執雙拐，在旁掠陣，眼見那和尚不是陶百歲對手，叫道：「大師退下，讓我來會會鎮關東。」那和尚兀自戀戰。劉元鶴跨上一步，右膀在靜智和尚肩頭一撞。那和尚立足不住，跌出三步，忽覺金刃劈風，一刀在頭頂削過，急忙縮頭躲閃，原來是陶子安抽空砍了他一刀。靜智嚇出一身冷汗，微一凝神，挺刀與熊元獻雙鬥陶子安。

那劉元鶴武功比師弟強得多，陶百歲鐵鞭掃去，他竟硬接硬架，鐵拐一立，鞭拐相交，噹的一聲大響。劉元鶴不動聲色，右拐一沉，拐頭鎖住敵人鞭身，左拐摟頭蓋了下來。陶百歲與他數招一過，已知今日遇到極強的勁敵，當下抖擻精神，使開六合鞭法，一招一式的相搏。

時間一長，馬寨主漸佔上風，陶百歲卻已是招架多，還手少。陶子安以一敵二，更是形迫勢蹙，心想眼前唯一指望，是馬寨主速下殺手擊斃鄭三娘，將熊元獻接過，自己就能俟機殺了和尚。但鄭三娘也已瞧出形勢，只要自己盡力支撐，陶氏父子必至先後送命，當下只守不攻，雙刀守得嚴密異常，馬寨主雙錘雖如狂風暴雨般連環進攻，卻始終傷她不得。

再拆數十招，鄭三娘究是女流，愈來愈覺力氣不加，不住向後退避。馬寨主大踏步上前追擊，突見鄭三娘左刀一幌，露出老大一個空門，不禁大喜，搶上一步揮錘擊下，哪知右足足底突感虛空，竟已踏在熊元獻等所掘用以藏身的土坑之中。這坑大半仍被白雪淹沒。鄭三娘有意引他過去。這一足踏空，向前一跌，暗叫不好，待要躍起，鄭三娘一刀疾砍，登時將他左肩卸落。

馬寨主慘叫一聲，暈了過去，鄭三娘右手補上一刀，將他砍死在坑中。陶子安聽到馬寨主叫聲，情知不妙，但被熊元獻與靜智兩人纏住了，自顧尚且不暇，哪能分手救人？鄭三娘喘了幾口氣，理一理鬢髮，取出一塊白布手帕包在頭上，舞動雙刀上前夾擊陶百歲。

那陶百歲若是年紀輕上二十歲，劉元鶴原不是他的敵手。他專以力大招猛見長，現下年事一高，精力究較衰退，與劉元鶴單打獨鬥已相形見絀，再加上一個鄭三娘在旁偷襲騷擾，更是險象環生。鬥到酣處，劉元鶴叫一聲：「著！」一招龍翔鳳舞，雙拐齊至。陶百歲揮鞭擋住，冷不防鄭三娘雙刀圈轉，也是兩樣兵刃同時攻至。

陶百歲一條鞭架不開四般兵刃，大喝一聲，飛左腿將鄭三娘踢了個筋斗，但左脅上終於被她刀鋒劃了一個大口子。

片刻之間，雪地上被他傷口流出的鮮血染得殷紅一片。但這老兒勇猛異常，舞鞭酣戰，毫不示怯。

陶子安一見情勢如此，心知今日有敗無勝，當下疾攻三刀，乘靜智退開兩步，隨即向後一躍，叫道：「罷啦，我父子認輸就是。你們要寶還是要命？」

鄭三娘手上揮刀向陶百歲進攻，口中叫道：「寶也要，命也要。」

熊元獻心裏卻另有計較，他去年失了一枝大鏢，賠得傾家蕩產，心想與其殺他父子，不如叫飲馬川獻出金銀贖命，於是叫道：「大家且住，我有話說。」

劉元鶴為人精細，鄭三娘一向聽總標頭的吩咐，聽他如此說，各自向旁躍開。那靜智卻是個莽和尚，鬥得興發，哪裏還肯罷手，一柄戒刀使得如風車相似，直向陶子安逼將過去。

熊元獻連叫：「靜智大師，靜智大師。」靜智宛如未聞。陶子安一聲冷笑，將單刀往地下一拋，挺胸道：「你敢殺我？」

靜智舉起了戒刀，正要一刀砍下，突然見他如此，不禁一獃，戒刀舉在半空，卻不落下。陶子安罵道：「狗賊禿！」迎面一拳，正中鼻梁。靜智出其不意，身子一幌，一跤坐在地下，一摸自己鼻子，滿手都是鼻血。這一來叫他如何不怒，一聲吼叫，爬起身來，向陶子安猛撲過去。熊元獻伸臂拉住，叫道：「大師且慢！」

只見陶子安躍入坑中，揮動鋼鋤掘了幾下，隨即拋開鋤頭，捧著一隻四尺來長的長方鐵盒縱身而上。劉元鶴等臉上各現喜色，向陶子安走近幾步。

阮士中低聲向殷吉道：「殷師兄，你與雲奇發錐傷人，我去搶寶。」殷吉低聲道：「傷哪一邊的人？」阮士中左手中間三指捲曲，伸出拇指與小指，做個「六」字的手勢。意思說六個人全傷。殷吉心道：「好狠毒！」點了點頭，扣緊手中的毒錐，斜眼看曹雲奇時，只見他雙眼緊盯著陶子安，看來這些時候中他眼光始終未有一瞬離開過此人。

# 第二回 盒中有箭

陶子安捧著鐵盒，朗聲說道：「今日我父子中了詭計，這武林至寶麼，嘿嘿，自當雙手獻上。只是在下有一事不明，倒要領教。」熊元獻瞇著一雙小眼，道：「少寨主有何吩咐？」陶子安道：「你們怎知道這鐵盒埋在此處？又怎知我們這幾日要來挖取？」熊元獻道：「天龍門田老掌門封劍之日，大宴賓朋，少寨主是田門快婿，定是光臨的了。」陶子安點了點頭。熊元獻指著劉元鶴道：「我這位師兄當日也是座上賓客，只是少寨主英雄年少，沒把劉師兄放在眼裏。」陶子安冷笑道：「哈哈，我岳丈宴請好朋友，原來請到了奸細。」

熊元獻並不動怒，仍是細聲細氣的道：「言重了。劉師兄久仰尊駕英明，不免對少寨主多看了幾眼，那也是飲馬川威名遠播之故啊。那日少寨主一舉一動，沒曾離了劉師兄的眼睛。」陶子安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這盒兒該當是獻給劉大人的了。」雙手一伸，將鐵盒遞了出去。

劉元鶴眉不揚，肉不動，伸手要接。陶子安突然在鐵盒邊上一掀，颼颼颼三聲，三枝短箭從鐵盒中疾飛而出，向劉元鶴當胸射去，兩人相距不到三尺，急切間哪能閃避？

好劉元鶴，身手果真不凡，危急中順手拉住靜智在身前一擋，只聽一聲慘呼，兩枝短箭一齊釘入那和尚的咽喉，立時氣絕。第三枝箭偏在一旁，卻射入了熊元獻左肩，直沒至羽，受傷也自不輕。

這個變故，比適才熊元獻等偷襲來得更是奇特，田青文忍不住「啊」的一聲叫了出來。劉元鶴一聽背後有人，顧不得與陶氏父子動手，躍至山石，先護住背心，這才轉身察看。

阮士中叫道：「動手！」縱身撲了下去。曹雲奇手一揚，三枚毒錐對準陶子安射出。田青文早知他的心意，一見他發錐，右肩在他左肩一撞，曹雲奇身子一側，三錐準頭全偏，都落入雪地之中。殷吉的毒錐本擬射向劉元鶴，只是田青文出聲被他知覺，此人見事又快，竟然無機可乘。阮士中大叫：「物歸原主，物歸原主。」左手五指如鉤，抓向陶子安雙目，右手五指已抓住鐵盒邊緣。

劉元鶴鐵拐一立，與殷吉的長劍搭上了手。兩人在田歸農的筵席中曾會過面，都知對方是武學名家，此刻數招一過，心中各自佩服。周雲陽挺劍奔向熊元獻，田青文的單劍與鄭三娘雙刀戰在一起。曹雲奇長劍閃動，不去鬥閒在一旁的陶百歲，卻向陶子安胸口刺去。一招白虹貫日，竟是狠辣異常，陶子安沒持兵刃，只得放手鬆開鐵盒，後躍避開，俯身搶起單刀，反身來奪。阮士中左手抱住盒子，陰沉著臉罵道：「好小子，放暗箭害死岳父，原來是看中了我天龍門的至寶。」陶子安叫道：「誰說我害了岳父？」揮刀猛攻，急切要奪回鐵盒。

但這盒兒一到了七星手阮士中手裏，莫說是曹雲奇在旁仗劍相助，就是單憑阮士中一雙肉掌，陶子安也休想用武力奪回。陶百歲叫道：「姓阮的，這鐵盒是田親家親手交與我兒，你是不服還是怎地？」一面大聲叫喊，一面揮鞭向阮士中頭頂擊去。阮士中一躍丈餘，縱到田青文身旁，舉盒向鄭三娘迎面一揚。鄭三娘適才見盒中放出暗器，只怕又有短箭射出，急忙矮身閃避。哪知阮士中只是虛做手勢，要田青文擺脫糾纏，當即將鐵盒交在她手中，說道：「你護住盒兒，讓我對付敵人。」

阮士中手中一空，立即返身來鬥陶百歲。這天龍門的第一高手果然身手不凡，陶百歲雖然鞭沉力猛，卻被他一雙空手逼得連連倒退。熊元獻肩頭中箭，被周雲陽一柄長劍逼住了，始終緩不出手來去拔箭，那箭留在肉裏，一用勁半邊身子劇痛難當。只有劉元鶴卻與殷吉戰了個旗鼓相當。

田青文抱住鐵盒，施開輕功，疾向西北方奔去。陶子安舉手向曹雲奇一刀猛劈，見他提劍封門，這一刀竟不劈下，轉過身子向田青文追去。曹雲奇大怒，隨後趕來，只追出數步，斜剌裏雙刀砍到，原來鄭三娘從旁截住。曹雲奇心中焦躁，連進險招，哪知鄭三娘的武藝雖不甚精，卻練就了一套專門守禦的刀法，只要這套鐵門閂刀法使開了，六六三十六招之內，對方功夫再高，也是不易取勝。曹雲奇連變三種劍術，一時竟奈何她不得。

田青文奔出里許，見陶子安隨後跟來，正合心意，轉過一個山坡，站定身子，似嗔似笑的道：「你追我幹麼？」陶子安道：「妹子，咱們合力對付了那幾個奸賊，自己的事總好商量。」田青文道：「誰是你的妹子？你幹麼害我爹爹？」陶子安突然在雪地裏雙膝跪倒，指天立誓道：「皇天在上，若是我陶子安害了天龍門田老掌門，教我日後萬箭攢身，亂刀分屍！」

田青文心中一陣溫暖，伸手拉著他臂膀，柔聲道：「不是你就好啦。我也早知不是你，他們－－他們－－」陶子安一躍而起，握住她左手手掌道：「妹子－－」剛叫得一聲，忽見田青文臉上變色，知道背後來了人，急忙轉身，只聽一人喝道：「你們兩個，在這裏鬼鬼祟祟的做甚麼？」田青文怒道：「甚麼鬼鬼祟祟，你給我口裏乾淨些。」

陶子安一回頭，見是曹雲奇趕到，叫道：「曹師兄，你莫誤會。」曹雲奇圓睜雙目，喝道：「誤會甚麼？」提劍分心便刺，陶子安只得舉刀招架。兩人鬥了數合，雪地裏腳步聲響，鄭三娘如風奔來。曹雲奇罵道：「臭婆娘，纏個沒完沒了。」反手就是一劍。鄭三娘左刀擋架，右手回了一刀。陶子安叫道：「鄭三娘，咱倆併肩子上，先殺了這蠻漢再說。」

他一語甫畢，一招抽樑換柱，左手虛托，刀鋒從橫裏向曹雲奇反劈過去。曹雲奇以一敵二，絲毫不懼，他有意要在心上人之前賣弄本事，劍走偏鋒，反而連連進招。陶子安讚道：「好劍法！」身形一矮，一招上步撩陰，向曹雲奇跨下揮去。鄭三娘心想他定然豎劍相架，上盤勢必空虛，當即雙刀向曹雲奇肩頭砍落，哪知陶子安這一招運到中途，突然轉為退步斬馬刀，手腕一翻，一刀砍在鄭三娘腿上，喝道：「躺下。」這一招毒辣異常，比鄭三娘再強數倍的高手，也是難以防備，教她如何閃避得了？她腿上一痛，向後便跌。陶子安搶上一步，舉刀往她頸中砍下。呼的一聲，曹雲奇長劍遞出，將他單刀架開，叫道：「你要不要臉？」

陶子安笑道：「兵不厭詐，我是有心助你。」曹雲奇正要答話，劉元鶴、殷吉、陶百歲、阮士中等已先後趕到。原來他們都掛念著鐵盒，一見田青文抱著盒兒奔開，不願無謂戀戰，一待敵人攻勢略緩，都抽空追來。陶子安叫道：「爹，天龍門是好朋友。你別跟阮師叔動手。」

陶百歲尚未答話，曹雲奇高聲叫道：「你害死我恩師，誰跟你好朋友？」刷刷刷，向他疾刺三劍。陶子安擋開兩劍，第三劍險險避不開去，身子向左一閃，劍刃在右頰上貼面而過，只要差得兩寸，那就是穿頭破腦之禍。他嚇得臉無血色，正要說話，忽聽田青文叫聲：「啊喲！」一枚暗器從自己身旁飛了過去，緊接著風聲微響，後臀上已吃了一刀。原來鄭三娘受傷後一直躺在地下，暗想：「這小賊素來詭計多端，我怎能信他的話，不加提防？」忽見陶子安避劍後退，正是偷襲良機，奮身一躍，一刀往他頭上砍去。田青文眼明手快，急發一錐，搶先釘中她的左胸。幸得這一錐，才救了陶子安的性命，鄭三娘那刀砍得低了，只中了他的後臀。

鄭三娘身中毒錐，又向後跌。陶子安罵聲：「賤人！」單刀脫手，對準她的胸口猛擲下去，這一擲勢勁力疾，相距又近，旁人萬難解救。眼見得一刀要將她釘在地下，突然空中嗤的一聲急響，一枚暗器從遠處飛來。正好打在刀上，噹的一聲，單刀盪開，斜斜的插入鄭三娘身旁雪地之中。

劉元鶴、阮士中等均正目注鐵盒，或擬劫奪，或擬守護，忽聽這暗器破空之聲響得怪異，都是一驚，但見這暗器從數十丈外飛來，竟分毫不差的將單刀打在一旁，發暗器者武功之高，實是深不可測了。各人一驚之下，齊向暗器來路望去，只見一個白鬚老僧，右手拿著一串唸珠，唸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」緩步走來，俯身拾起一物，串在唸珠繩上，原來他適才所發暗器只是一粒唸珠。

這串唸珠在晨風中輕輕飄動，看來非竹即木，但這老和尚從數十丈外彈來，小小一粒唸珠竟能撞開一把八九斤重的鋼刀，那指力更是非同小可。眾人驚愕之下，俱都罷手停鬥，眼睜睜的望著這位白眉僧人。

那僧人伸手扶起鄭三娘，拔下她胸口的毒錐，只見傷口中噴出黑血，鄭三娘痛得暈了過去。那僧人從懷中取出一粒紅色藥丸，塞在她的口裏，向眾人逐個望去，自言自語的道：「這藥丸僅可暫止一時之痛，毒龍錐乃天龍門獨門暗器，老衲救他不得。」他眼光停在阮士中臉上，說道：「這位施主是天龍門高手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敢請慈悲則個。」說著合十行禮。

阮士中和鄭三娘本不相識，原無仇怨，眼見那僧人如此本領，若是不允拿出解藥，今日絕討不了好去，他是個久履江湖之人，當硬則硬，當軟則軟，一見僧人合十躬身，立即還禮，道：「大師有命，自當遵奉。」從懷中取出兩個小瓶，在一個瓶裏倒出十粒黑色小丸，給鄭三娘服了。將另一個瓶子遞給田青文道：「給她敷上。」田青文接過藥瓶，將鐵盒交給師叔，自去給鄭三娘敷藥。

那僧人道：「施主慈悲。」又打了一躬，說道：「請問各位在此爭鬥，卻是為了何事？天下沒解不開的梁子，老衲斗膽，倒想作個調人。」眾人相互望了一眼，有的深沉不露，有的臉現怒容，這中間曹雲奇最是暴躁，指著陶子安罵道：「這小賊害死我師父，偷了我天龍門的鎮門之寶，大師，你說該不該找他償命？」說著手中長劍虛霹一劍，劍刃震動，嗡嗡作聲。那老僧道：「尊師是哪一位？」曹雲奇道：「先師是敝門北宗掌門，姓田。」那老僧「啊喲」一聲道：「原來歸農去世了，可惜啊可惜。」他語氣之中，似乎識得田歸農，而且他自己還是尊長。田青文剛給鄭三娘敷完藥，聽那老僧如此說，上前盈盈拜倒，哭道：「求大師給先父報仇，找到真兇。」

那老僧尚未回答，曹雲奇已叫了起來：「甚麼真兇假兇？這裏有贓有證，這小賊難道還不是真兇？」陶子安只是冷笑，並不答話，陶百歲卻忍不住了，喝道：「田親家跟我數十年交情，兩家又是至親，咱們為甚麼要害他？」曹雲奇道：「就是為了盜寶啊！」陶百歲大怒，縱上前去就是一鞭。曹雲奇正要還手，突見那老僧左手輕揮，那串唸珠向前一甩，剛好套在鋼鞭之中。他向上一提，鋼鞭猛然反激回去。陶百歲只覺手掌心一震，虎口一痛，竟然拿捏不住，急忙撒手向旁躍開，啪的一聲，鋼鞭跌在雪地，埋入了半截。

眾人本來圍在那僧人身周，突見鋼鞭飛起跌落，各自向後躍開，登時在那僧人身旁留出好大一個圓圈，各人眼睜睜的望著這白眉老僧，心中都是好生詫異，暗想：「鎮關東素以膂力剛猛稱雄武林，怎麼被這串小小唸珠這麼一帶，既然連兵刃也撒手了？」

陶百歲滿臉通紅，叫道：「好和尚，原來你是天龍門邀來的幫手。」

那老僧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施主恁大年紀，仍是這等火氣。不錯，老衲確是受人之邀，才到這長白山來，只是邀請老衲的主人，卻不是天龍門。」

天龍門諸人與陶氏父子俱吃一驚，心道：「怪不得他相救鄭三娘，他既是平通鏢局的幫手，這鐵盒兒可就難保了。」阮士中退後一步，殷吉與曹雲奇雙劍上前，護住他左右兩側。

那僧人宛如未見，續道：「此間一無柴火，二無酒飯，這寒氣好生難熬。那主人的莊子離此不遠，各位都是老衲的朋友，不如同去暫歇。那主人見嘉賓降臨，定然欣喜迎客。大家同去擾他一頓如何？」說罷呵呵而笑，將眾人適才的浴血惡鬥，似乎全不放在心上。

眾人見他面目慈祥，說話客氣，提防之心放了大半。殷吉道：「不知大師所說的主人，是哪一位前輩？」那老僧道：「這位主人不許老衲說他名字，要請施主恕罪。老衲生來好客，既然出口邀請，若有哪一位不給面子，老衲可要大感臉上無光了。」

劉元鶴見這老僧處處透著古怪，心中嘀咕，向他微一拱手，說道：「大師莫怪，下官失陪了。」說罷返身便奔。那老僧笑道：「這荒山野地之中，居然有幸會見朝廷命官，好福氣啊，好福氣。」他待劉元鶴奔出一陣，緩緩說完這幾句話，陡然間身形一幌，隨後追去。只見他寬大的灰色僧袍在雪地裏一飄一飄，似乎跑得毫不迅速，但片刻之間，竟已抄在劉元鶴身前，笑道：「老衲要請大人賞個臉。」不待劉元鶴答話，左手一探，已抓住他的右腕。

劉元鶴陡感半身酸麻，知道自己糊哩糊塗的已被他扣住脈門，這是他自出師門以來從未有過的大敗，情急之下，左手一掌迎面往老僧擊去。那老僧左手拇指與食指拿著他的右腕，見他左掌擊來，左手提著他右臂一舉，中指、無名指、小指三根手指鉤出，搭了他的左腕。這一來，他一隻手將劉元鶴雙手一齊抓住，右手仍是提著那串唸珠，笑吟吟的緩步走回。

眾人見劉元鶴雙手就如被一副鐵銬牢牢銬著，身不由主的被那老僧拖回，均感又驚又喜，驚的是這老僧功夫之高，生平未見，喜的是他確非平通鏢局所邀的幫手。只見那老僧拉著劉元鶴走到眾人身前，說道：「劉大人已答應賞臉，各位請罷。」

有劉元鶴的榜樣在前，即令有人心存疑懼，也不敢再出言相拒，自討沒趣。只見那老僧握著劉元鶴的手腕，緩緩向前，走出數步，忽然轉身道：「甚麼聲音？」眾人停步側耳一聽，但聽得來路上隱隱傳來一陣氣喘吆喝之聲，似乎有人在拼命搏擊。阮士中陡然醒悟，叫道：「雲奇，快去相助雲陽。」

曹雲奇叫道：「啊喲，我竟忘了。」挺劍向來路奔回。那老僧仍不放開劉元鶴，拉著他一齊趕去，只趕出十餘丈，劉元鶴足下功夫已相形見絀。他雖提氣狂奔，總是遠不及那老僧快捷，可是雙手如被套在鋼箍之中，縱然用力掙扎，那老僧五根又瘦又長的手指竟未放鬆半點。再奔數步，那老僧又搶前半尺，這一來，劉元鶴立足不穩，身子前仰跌下去，雙臂夾在耳旁舉過頭頂，被那老僧在雪地裏拖曳而行。他又氣又急，再無顧念，欲待飛腳向那老僧踢去，但那老僧越拖越快，站立尚自不能，哪裏說得上發足踢敵？

倏忽之間，眾人已回到坑邊，只見周雲陽與熊元獻兩人摟抱著在雪地裏滾來滾去。兩人兵刃均已脫手，因是貼身肉搏，拳腳也使用不上，肘撞膝蹬、頭頂口咬，打得狼狽不堪，哪裏像甚麼武林中的高手比武，直如市井潑婦當街廝打一般。曹雲奇仗劍上前，要待往熊元獻身上刺去，但兩人翻滾纏打，只怕誤傷了師弟，急切間下手不得。

那老僧走上一步，右手抓住周雲陽背心，提了起來。周熊兩人手腳都相互勾結，提起一人，將另一人也帶了上來。兩人打得興發，雖然身子臨空，仍是毆擊不休。

那老僧哈哈大笑，右手一振，兩人手足都是一麻，啪的一響，熊元獻摔出了五尺之外。那老僧將周雲陽放在地下，這才鬆了劉元鶴的手腕。

劉元鶴被他抓得久了，手臂一時之間竟難以彎曲，只見雙腕上指印深入肉裏，心中不禁駭然。

那老僧道：「大夥兒快走，還可去擾主人一頓早飯。」

眾人相互瞧了一眼，一齊跟在他的身後。鄭三娘腿上傷重，熊元獻顧不得男女之嫌，將她揹在背上。陶氏父子、周雲陽等均各負傷，但見雪地裏一道殷紅血跡，引向北去。

行出數里，傷者哼哼唧唧，都有些難以支持。田青文從背囊中取出一件替換的布衫，撕碎了先給周雲陽裹傷，又給陶氏父子包紮。曹雲奇哼了一聲，待要發話。田青文橫目使個眼色，曹雲奇雖不明她意思，終於忍住了口邊言語。

又行里許，轉過一個山坡，地下白雪更深，直沒至膝，行走好生為難。眾人雖然都有武功，但亦感不易拔足，各自心想：「不知那主人之家還有多遠？」

那老僧似知各人心意，指著左側一座筆立的山峰道：「不遠了，就在那上面。」眾人一望山峰，不禁倒抽一口涼氣，全身寒了半截。那山峰雖非奇高，但宛如一根筆管般豎立在群山之中，陡削異常，莫說是人，即令猿猴，也是不易上去，心中都是將信將疑：「本領高強之人雖或爬得上去，但難道在這絕頂之上，還有人居住不成？」

那老僧微微一笑，在前引路，又轉過兩個山坡，進了一座大松林。那些松樹都是數百年的老樹，枝柯交橫，樹頂上壓了數尺厚的白雪，是以林中雪少，反而好走。這座松林好長，走了半個時辰方始過完，一出松林，即到山峰腳下。眾人仰望山峰，此時近觀，更覺驚心動魄，心想即在夏日，亦難爬上，眼前滿峰是雪，一步一滑，十成中倒有九成要跌個粉身碎骨。

只聽一陣山風過去，吹得松樹枝葉相撞，有似秋潮夜至。眾人浪跡江湖，都見過不少大陣大仗，但此刻立在這山峰之下，竟不自禁的忽感膽怯。那老僧從懷中取出一個花筒火箭，幌火摺點著了。嗤的一聲響，那火箭衝天而起，放出一道藍煙，久久不散。

眾人知道這是江湖上通消息的訊號，只是這火箭飛得如此之高，藍煙在空中又停留這麼久，卻是極為罕見。眾人仰望峰頂，察看有何動靜。過了片刻，只見峰頂出現一個黑點，極迅速的滑了下來，越近越大，待得滑到半山，已看清楚是一隻極大的竹籃，籃上繫著一根竹索，原來是山峰上放下來接客之用。

竹籃落在眾人面前，停住不動。那老僧道：「這籃子坐得三人，讓兩位女客先上去，還可坐一位男客。」田青文扶著鄭三娘坐入籃中，心道：「我既先上了去，曹師哥定要乘機相害子安。若是我叫子安同上，師叔面前顯不好看。」於是向曹雲奇招手道：「師哥，你跟我一起上。」曹雲奇受寵若驚，向陶子安望了一眼，得意之情，見於顏色，當下跨進籃去，在田青文身旁坐下，拉著竹索，用力搖了幾下。

只覺籃子一動，登時向峰頂昇了上去。曹田鄭三人就如憑虛御風、騰雲駕霧一般，心中空蕩蕩的甚不好受。籃到峰腰，田青文向下一望，只見山下眾人長已不到尺許，原來這山峰遠望似不甚高，其實壁立千仞，卻是非同小可。田青文只感頭暈目眩，抬頭不敢再看。

約莫一盞茶時分，那籃子到了峰頂。曹雲奇跨出竹籃，扶田鄭二人出來。只見山峰旁好大一個絞盤，十名壯漢扳動盤上鐵柄，又將籃子放了下去。話休絮煩，籃子上下數次，那老僧與群豪都上了峰頂。絞盤旁站著兩名灰衣漢子，先見曹雲奇等均不理睬，直到老僧上來，這才趨前躬身行禮。

那老僧笑道：「老衲未得主人允可，擅自帶了幾位客人來，相煩通報。」一個長頸闊額的中年漢子躬身道：「既是寶樹大師的朋友，敝上自是十分歡迎。」眾人心道：「原來這白眉老僧法名叫做寶樹。」但見那漢子團團向眾人做了個四方揖，說道：「敝上因事出門，未克躬親迎賓，請各位英雄恕罪。」眾人急忙還禮，心中各自納罕：「這人身居雪峰絕頂，衣衫單薄，卻無絲毫畏寒之意，自然身具上乘內功。可是聽他語氣，卻是為人傭僕下走，那他的主人又是何等英雄人物？」

只見寶樹臉上微有訝色，問道：「你主人不在家麼？怎麼在這當口還出門？」那漢子道：「敝上七日前出門，到寧古塔去了。」寶樹道：「寧古塔？去幹甚麼？」那漢子向阮士中等望了一眼，似乎不便說話。寶樹道：「但說不妨。」

那漢子道：「主人說對頭厲害，只怕到時敵他不住，所以趕赴寧古塔，去請金面佛上山助拳。」

眾人一聽金面佛三字，都嚇了一跳。此人是武林前輩，二十年來，在江湖上號稱打遍天下無敵手。為了這七個字的綽號，不知給他招來多少強仇，樹了多少勁敵，可是他武功也真高到了極處，不論是哪一門哪一派的好手，無不一一輸在他的手裏。但近十年來他銷聲匿跡，武林中不再聽到他的訊息，有人傳言他已在西域病死，但無人親見，也只是將信將疑。這時忽聽他竟在關外寧古塔，而且是此間主人朋友，眾人心中都感不安。

原來這金面佛武功既高，為人又是嫉惡如仇，武林中有誰幹甚不端行徑，他不知道便罷，只要給他聽到了，輕則損折一手一足，重則殞命，絕然逃遁不了。上山這幾個人個個做過或大或小的虧心之事，猛然間聽到金面佛三字，如何不心驚肉跳？

寶樹大師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主人也忒煞小心了，諒那雪山飛狐有多大本領，用得著這等費事。」那漢子道：「有大師遠來助拳，咱們原已手操勝券。但那飛狐確是兇狡無比。敝上說有備無患，多幾一幫手，大家安心些。」

兩人一面說，一面轉過了幾株雪松，只見前面一座五開間極大的石屋，屋前屋後都是白雪。眾人進了大門，走過一道長廊，來到前廳。只見廳上居中掛著一副木板對聯，上聯是「九死時拼三尺劍」，下聯是「千金來自一聲盧」。這十四字豪氣迫人，宛然是一副俠少面目，再看上款寫著「殺狗仁兄正之」，下款赫然是「打遍天下無敵手金面佛醉後塗鴉」。每個字都是銀鉤鐵劃，似是用刀劍在木板上剜刻而成。眾人看了這副對聯，不由得面面相覷，心道：「這主人怎麼叫做『殺狗』？這金面佛又竟然如此狂妄！」

# 第三回 雪山飛狐

各人分別坐下，那兩個漢子命人獻上茶來，站在下首相陪。寶樹大師見了這幅對聯，臉上也微有不滿之色，說道：「這『九死時拼三尺劍，千金來時一聲盧』十四字，原也配得上你主人的身份。但金面佛把自己外號也寫在上面，這不是明明恃強壓主麼？」那長頸漢子道：「不，我主人對金面佛欽佩得五體投地，曾說就可惜太累贅了些，否則金面佛這外號之上，還得加上『古往今來』四個字。」寶樹「嘿」的一聲，道：「古往今來打遍天下無敵手！嘿嘿！天竺佛國中有一邪魔外道，叫做上天下地唯我獨尊帝，他與金面佛倒是一對兒。」

曹雲奇聽他言中有譏刺之意，放聲大笑。那長頸漢子身旁的那漢子怒目相視，說道：「貴客放尊重些。」曹雲奇愕然道：「怎麼？」那漢子道：「若是金面佛知你笑他，只怕貴客須不方便。」曹雲奇道：「武學之道無窮，要知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，他也是血肉之軀，就算本領再高，怎稱得打遍天下無敵手七字？」那漢子道：「小人見識鄙陋，自是不明世事，只是敝上說稱得，想來必定稱得。」曹雲奇聽他言語謙下，神色卻極是不恭，心中怒氣上沖，心想：「我是一派掌門，焉能受你這低三下四的傭僕之氣？」當即說道：「天下除了金面佛，想來貴主人算得第一了？」

那漢子道：「這個豈敢！」伸手在曹雲奇所坐的椅背上輕輕一拍。曹雲奇只感椅子一震，身子向上一彈，他手中正拿著茶碗，這一下出其不意，那茶碗脫手掉落。眼見要在地下跌得粉碎，那漢子俯身一抄，已將茶碗接住，說道：「貴客小心。」曹雲奇滿臉通紅，轉過頭不理。那漢子自行將茶碗放在几上。

寶樹大師對這一件事視若不見，向那長頸漢子道：「除了你主人師兄弟三人，金面佛與老衲之外，你主人還約了誰來助拳？」長頸漢子道：「主人臨去時吩咐小人，說青藏派玄冥子、崑崙山靈清居士、河南太極門蔣老拳師，這幾日都要上山，囑咐小人好好侍奉。大師第一位到，足見盛情，敝上知道了，必然感激得緊。」

寶樹大師受此間主人之邀，只道自己一到，天下的棘手之事，也必迎刃而解，豈知除了自己之外，主人還邀了這許多成名人物。這些人或曾會面，或素來聞名，無一不是武林中頂兒尖兒的高手，早知主人邀了這許多人，自己倒不如不來了；兼之自己遠來相助，主人師兄弟三人卻無一在山接客，未免甚是不敬，心下微感不快，道：「這金面佛既與你家主人交好，他一人前去也就夠了，馬李兩位何必同去？」那漢子道：「馬李兩位老爺卻是去北京迎接漢興丐幫的范幫主。」寶樹一凜道：「范幫主也來？那飛狐到底約了多少幫手？」那漢子道：「聽說他不約幫手，就只孤身一人。」

阮士中、殷吉、陶百歲等均是久歷江湖之人，一聽雪山飛狐孤身來犯，而這裏主人佈置了許多一等一的高手之外，還要去請金面佛與丐幫范幫主來助拳，都想若不是這主人瘋瘋癲癲的小題大作，那必是藉此為由，其實另有圖謀；否則任他多厲害的魔頭，即令玄冥子、靈清居士等一個人對付不了，再加一人相助，絕然是手到擒來，何必如此大動干戈？

其中劉元鶴另有一番心思，他一聽范幫主之名，心中就是一凜。原來丐幫素來與朝廷作對，上個月乾隆皇帝親下御旨，盡出大內侍衛的十八高手，還使了詭計，才將范幫主擒住關入天牢。這事做得甚是機密，江湖上知者極少。劉元鶴自己就是這大內十八高手之一。他想這裏姓馬姓李的兩位去請范幫主，何以不赴丐幫總舵所在的山西大同，卻上北京？難道他們已知范幫主被擒入獄？但若知他已被皇帝拿住，卻又何必去請？

寶樹大師見劉元鶴聽到范幫主之名時臉色微變，向他問道：「劉大人識得范幫主麼？」劉元鶴忙道：「不識。在下只知范幫主是北道上第一條英雄好漢，當年赤手空拳打死過一頭猛虎。」寶樹微微一笑，不再理他，轉頭問那長頸漢子道：「那雪山飛狐到底是何等樣人？他與你家主人又結下了甚麼梁子？」

那漢子道：「主人不曾說起，小的不敢多問。」說話之間，僮僕奉上酒飯。雖在這雪山絕頂，居然餚酒精美，大出眾人意料之外。

眾人團團圍坐一桌。那長頸漢子道：「主人娘子多謝各位光臨，命小人勸各位多飲幾杯。」眾人謝了。席上曹雲奇與陶子安怒目相向，熊元獻與周雲陽各自摩拳擦掌，陶百歲對鄭三娘又是躍躍欲試，雖然杯酒共桌，卻是各懷心病。只有寶樹大師言笑自若，他是出家僧人，卻不避葷酒，只見他大碗大碗的不住價喝酒。

酒過數巡，一名僕人捧上一盤熱氣騰騰的饅頭。各人鬥了半日，早就餓了，見到饅頭，都是大合心意，正要伸手去拿，忽聽得空中嗤的一聲響，一枚火箭射入天空，煙花散將開來，隱約是一隻生了翅膀的狐狸。寶樹推席而起，叫道：「雪山飛狐到了。」

眾人臉上一齊變色。那長頸漢子向寶樹請了個安，說道：「敝上未回，對頭忽然來到，此間一切，全仗大師主持。」寶樹道：「有我呢，你不用慌。便請他上來罷。」那漢子躊躇道：「小的有話不敢說。」寶樹道：「但說無妨。」那漢子道：「這雪峰天險，諒那飛狐無法上來。小人想請大師下去跟他說，主人並不在家。」寶樹道：「你吊他上來，我會對付他。」那漢子道：「就怕他上峰之後，驚動了主母，小的沒臉來見主人。」

寶樹大師臉色一沉，說道：「你怕我對付不了飛狐麼？」

那長頸漢子忙又請了個安，道：「小的不敢。」寶樹道：「你請他上來就是。」那漢子無奈，只得應了，悄悄與別一個漢子咬了幾句耳朵，想是叫他多加提防，保護主母。

寶樹看在眼裏，微微冷笑，卻不言語，命人撤了席。各人散坐喝茶，還沒喝完一盞茶，那長頸漢子高聲報道：「客人到！」兩扇大門「呀」的一聲開了。

眾人停盞不飲，一齊望著大門，卻見門中並肩進來兩名僮兒。這兩名僮兒一般高矮，約莫十三四歲年紀，身穿白色貂裘，頭頂用紅絲結著兩根豎立的小辮，背上各負一柄長劍。這兩人眉目如畫，極是俊雅，最奇的是面貌一模一樣，毫無分別，只是走在右邊那僮兒的劍柄斜在右肩，另一個僮兒的劍柄斜在左肩，手中只捧著一隻拜盒。

眾人見了這兩個僮兒的模樣，都感愕然。待這兩人走近，又看清楚兩人小辮兒上各繫著一顆明珠，四顆珠子都是小指頭般大小，發出淡淡光彩。熊元獻是鏢局的鏢頭，陶百歲久在綠林，識別寶物的眼色最高，一見這四顆寶珠，均是怦然心動：「這寶珠每一顆都是價值連城，兩人所穿的貂裘沒一根雜毛，也是珍貴無比，縱是王宮大臣，身上也未必能有此珍物。」

兩個僮兒見寶樹坐在正中，上前躬身行禮，左邊那僮兒高舉拜盒。那長頸漢子接了過來，打開盒子，呈到寶樹面前。寶樹見盒中是一張大紅帖子，取出一看，見上面濃墨寫著一行字道：「門下侍教胡斐謹拜。雪峰之會，謹於今日午時踐約。」

字跡清秀挺拔，是一筆極高的趙字。寶樹見了「胡斐」兩字，心中一動：「嗯，飛狐的外號，原來是將他名字倒轉了而成。」當下點了點頭道：「你家主人到了麼？」右邊那僮兒道：「少主人說午時準到，因恐賢主人久候，特命小的前來投刺。」他說話語聲清脆，童音未脫。寶樹見這兩人生得可愛，問道：「你們是雙生兄弟麼？」那僮兒道：「是。」說著行了一禮，轉身便出。那長頸漢子道：「兄弟少留，吃些點心再去。」右邊那僮子道：「多謝大哥，未得家主之命，不敢逗留。」田青文從果盤裏抓了些果子，遞給兩人道：「那麼吃些果兒。」左邊那僮兒接了，笑道：「多謝姑娘。」

曹雲奇最是妒忌，兼之性如烈火，一點都忍耐不得，見田青文對兩人神態親密，心中怒氣已生，冷笑道：「小小孩童，居然背負長劍，難道你們也會劍術麼？」兩僮愕然向他望了一眼，齊聲道：「小的不會。」

曹雲奇喝道：「那麼裝模作樣的背劍幹麼？給我留下了。」伸出雙手，去抓兩人背上長劍的劍柄。

那兩個僮兒絕未想到此時有人要奪背上長劍，曹雲奇出手又是極快，只聽刷刷兩聲，眾人眼前青光閃動，兩柄長劍脫鞘而出，都已被他搶在手中。曹雲奇哈哈一笑，道：「你兩個－－」第四字還沒出口，兩個僮兒一齊縱起，一出左手，一出右手，快如閃電般按在曹雲奇頸中。兩人同時向前一扳，曹雲奇待要招架，雙腳被兩人一出左腳、一出右腳的一勾，登時身不由主的在空中翻了半個觔斗，啪的一聲，結結實實的在地下摔了一跤。

他奪劍固快，這一跤摔得更快，眾人一愕之下，兩僮向前撲上，要奪回他手中長劍，曹雲奇豈是弱者，適才只因未及防備，方著了他們的道兒，他一著地立即縱起，雙劍豎立，要將兩僮嚇退。哪知兩僮一縱，不知怎的，一人一手又已攀在他的頸中，一扳一勾，曹雲奇又是啪的摔了一跤。

第一跤還可說是被兩僮攻其無備，這第二跤卻摔得更重。他是天龍門的掌門，正當年富力壯，兩僮站著只及到他的胸口，二次又跌，教他臉上如何下得來？一怒之下，殺心頓起，人未縱起，左劍下垂，右劍挾風橫劈，要將這兩個僮兒立斃劍下。田青文見他這一招是本門中的殺手二郎擔山，招數狠辣，即令武功高強之人，一時也難以招架，眼見這一雙玉雪可愛的孩子要死於非命，忙叫道：「師哥，休下殺招。」

曹雲奇一劍削出，聽得田青文叫喊，他雖素來聽從這位師妹的言語，但招已遞出，急切間收劍不及，當下腕力一沉，心想將那孩子胸口留個記號，也就罷了。哪知左邊的僮兒倏忽從他腋下鑽到右邊，右邊的僮兒卻鑽到了左邊。他一劍削空，正要收招再發，突覺兩旁人影一閃，兩個小小的身軀又已縱起。

曹雲奇吃過兩次苦頭，可是雙劍在手，急切間難以迴刺，眼見這怪招又來，一時實是無法閃避，當即雙劍撒手，平掌向外推出，喝一聲「去！」這雙掌各用了十成力，那兩個僮兒只要給掌緣掃上了，也非得身上帶傷。突見人影一閃，兩個僮兒忽然不見，但聽背後咯咯一笑，急忙轉過身來，只見左僮矮身竄到右邊，右僮矮身竄到左邊，眼睛一花，項頸又被兩人攀住。

危急之下，他腰背用力，使勁向後急仰，存心要將兩僮向後甩跌出去。勁力剛一用出，陡覺頸上兩隻小手忽然放開，一驚之下，知道不妙，急忙收勁站直，卻已為時不及，兩僮又是一出左足，一出右足，在他雙腳後跟向前一挑。曹雲奇自己使力大了，本已站立不住，再被兩人這一挑，大罵「直娘賊」聲中，騰的一下，仰天一跤。這一跤只跌得他脊骨如要斷裂，一翻身要待站起，腰上使不出勁，竟又仰跌。

周雲陽搶步上前，伸手扶起，那兩個僮兒已乘機拾起長劍。曹雲奇本是紫膛臉皮，這時氣得紫中發黑，拔出自己腰中佩劍，一招白虹貫日，呼的一聲，逕向左僮刺去。周雲陽見師兄接連三番的摔跌，知道這兩個僮兒年紀雖幼，卻是極不好鬥，人家以二敵一，自己若是上前相助，也算不得無理，當下跟著出劍，向右僮發招。

左僮向右僮使個眼色，兩人舉劍架開，突然同時躍後三步。左僮叫道：「大師，小人奉家主之命，前來下書，並未得罪這兩位，何以苦苦相逼？」寶樹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這兩位要考較一下你們功夫，並無惡意，你們就陪著練練。」左僮道：「如此請爺們指點。」兩人雙劍起處，與曹周二人鬥在一起。

這莊子中傭僕婢女，個個都會武功，聽說兩個下書的僮兒在廳上與人動手，紛紛出來站在廊下觀鬥。

只見一個僮兒左手持劍，另一個右手持劍，兩人進退趨避，就如一個人相似，雙劍連環邀擊，緊密無比，看來兩人自小起始學劍，就是練這種雙劍合璧的劍術。曹周一劍狠似一劍，卻始終奈何不了兩個孩子。

轉眼間鬥了數十合，曹周半點佔不到上風。阮士中心中焦躁，細看二僮武術家數，也不過是一路少林派的達摩劍法，毫無出奇之處，只是兩僮或刺或架，交叉攻防，出擊的無後顧之憂，守禦的絕迴攻之念，各人皆出全力而已。他自忖以自己功力，一雙肉掌可以奪下二僮兵刃，眼見兩個師姪久鬥不下，天龍北宗的威名搖搖欲墜。當即喝道：「兩個孩兒果然了得。雲奇、雲陽退下，待老夫跟他們玩玩。」

曹周二人聽得師叔叫喚，答應一聲，要待退開，哪知二僮出劍突快，倏忽之間，雙劍俱是進手招數。曹周只得揮劍擋架，但二僮一劍跟著一劍，綿綿不盡，擋開了第一劍，第二劍又不得不擋，十餘招之內，竟爾不能抽身，田青文心道：「待我接應兩位師兄下來，讓阮師叔與他們比試。阮師叔老成持重，不與曹師哥般魯莽，絕出不了亂子。」挺劍上前，叫道：「兩位師哥下來。」

她見左僮正向曹雲奇連續進攻，當即揮劍架開他的一劍，豈知這僮兒第二劍出招時竟是一劍雙擊，既刺曹雲奇的眼角，又刺田青文左肩，田青文只得招架，這一來，她接替不下師兄，反而連自己也給纏上了。曹雲奇愈鬥愈怒，心想：「我天龍北宗的劍術，向來有聲，今日以我三人合力，還鬥不過兩個小小孩童，江湖上傳言開去，天龍北宗顏面何存？」想到此處，出手加重。

右僮見兄長受逼，迴劍向曹雲奇刺去。曹雲奇轉身擋開，左僮已發劍攻向周雲陽。二人在倏忽之間調了對手，這一下轉換迅速之極，身法又極美妙，旁觀眾人不自禁的齊聲喝采。

殷吉低聲道：「阮師兄，還是你上去。他們三個勝不了。」阮士中點點頭，勒了勒腰帶。叫道：「讓我來玩玩。」一縱身，已欺到右僮身邊，左指點他肩頭「巨骨穴」，右手以大擒拿手逕來奪劍。旁人見他身法快捷，出手狠辣，都不禁為這僮兒擔心，卻見劍光閃動，左僮的劍尖指到了阮士中後心。

阮士中一心奪劍，又想左僮有周雲陽敵住，並未想到他會忽施偷襲，只聽田青文急叫：「師叔，後面！」阮士中忙向左一避，卻聽嗤的一聲，後襟已劃破了一道口子。那左僮叫道：「這位爺小心了。」看來他還是有心相讓。

阮士中心頭一躁，面紅過耳，但他久經大敵，適才這一個挫折，反而使他沉住了氣，凝神應戰，當下不敢冒進，展開大擒拿手功夫，鎖、錯、閉、分，乘隙劫奪二僮手中兵刃。他在這雙肉掌上下了數十年苦功，施展開了果然不同尋常。但說也奇怪，曹周二人迎敵之時，二僮並未佔到上風，現下加多阮田二人，卻仍舊是戰了個旗鼓相當。

殷吉心想：「南北二宗同氣連枝，若是北宗折了銳氣，我南宗也無光采。今日之局，縱讓被旁人說個以多勝少，也比落敗好些。」長劍出鞘，一招彗星襲月，人未搶入圈子，劍鋒卻已指向左僮胸口。

右僮叫道：「你也來了，好啊。」橫劍迴指，點向他的手腕。殷吉一凜，心道：「這兩個孩兒的連環救應，果已練到了出神入化。」手腕一沉，避開了這一劍。避開這一劍並不為難，但他攻向左僮的劍勢，卻也因此而卸。

大廳上六柄長劍、一對肉掌，打得呼呼風響，一鬥數十合，仍是個不勝不敗之局。陶子安見田青文臉現紅暈，連伸幾次袖口抹汗，叫道：「青妹，你歇歇，我來替你。」當即揮刀上前。曹雲奇喝道：「誰要你討好！」長劍擋開右僮刺來劍招，左手握拳，卻往陶子安鼻上擊去。

陶子安一笑，滑開三步，繞到了左僮身後。他雖腿上負傷，刀法仍是極為精妙，但二僮的劍術怪異無倫，敵人愈眾，似乎威力愈強。陶子安一面防備曹雲奇襲擊，一面對付二僮出其不意遞來劍鋒，竟爾鬧了個手忙腳亂。

陶百歲慢慢走近，提著鋼鞭保護兒子。刀光劍影之中，曹雲奇猛地一劍向陶子安劈去。陶百歲怒吼一聲，揮鞭架開，跟著向曹雲奇進招。旁觀眾人見戰局變幻，只得看得面面相覷。

熊元獻當阮士中下場時見他將鐵盒放在懷內，心想不如上前助戰，混水摸魚，乘機下手，搶奪鐵盒也好，殺了陶氏父子報仇也好，當下叫道：「好熱鬧啊，劉師兄，咱哥兒倆也上！」

劉元鶴與他自小同在師門，彼此知心，一聽他叫喚，已明其意，雙拐擺動，靠向阮士中身畔。那左僮人小天真，哪裏想到這許多敵手各懷異心，見劉元鶴、熊元獻加入戰團，竟爾先發制人，出劍向兩人直攻。

田青文極是機伶，見劉熊諸人雖然與兩僮相鬥，目光卻不住往師叔身上瞟去，已知他們項莊舞劍，意在沛公，當即叫道：「阮師叔，留神鐵盒。」阮士中久鬥不下，早已心中焦躁，尋思：「我等九個大人，還打不倒兩個小孩，今日可算是丟足了臉。若是鐵盒再失，以後更難做人了。」微一疏神，只覺一股勁風掠面而過，原來是右僮架開曹雲奇、周雲陽的雙劍後，抽空向他劈了一劍。

阮士中心中一凜，心道：「左右是沒了臉面。」斜身側閃，手腕翻處，已將長劍拔在手裏。這九人之中，論到武功厲害，原以屬他為首。這時將天龍劍法使將開來，只聽叮噹聲響，陶氏父子、劉熊師兄弟等人的兵刃都被他碰了開去。殷吉護住門戶，退在後面，乘機觀摩北宗劍術的秘奧。

阮士中見眾人漸漸退開，自己身旁空了數尺，長劍使動時更為靈便，精神一振，踏前兩步，一招巧女紉針，往右僮當頭疾劈下去。這一招快捷異常，右僮手中長劍正與劉元鶴鐵拐相交，一見劍到，急忙矮身相避，只聽刷的一響，他小辮上的那顆明珠被利劍削為兩半，跌在地下。

雙僮同時變色。右僮叫了聲：「哥哥！」小嘴扁了，似乎就要哭出聲來。田青文心想：「阮師叔也太辣手，何苦去欺侮人家孩子。」只見眼前白影幌動，雙僮交叉移位，叮叮數響，周雲陽與熊元獻的兵刃已被削斷。兩人一驚之下，急忙躍出圈子，但見雙僮手中已各多了一柄精光耀眼的匕首。

左僮叫道：「你找他算帳。」右手匕首翻處，叮叮兩響，又已將曹雲奇與殷吉手中長劍削斷，原來他這匕首竟是砍金切玉的寶劍。曹雲奇後退稍慢，嗤的一聲，左脅被匕首劃過，腰中革帶連著劍鞘斷為數截。

右僮右手長劍，左手匕首，向阮士中欺身直攻。這時他雙劍在手，劍法大異。阮士中又驚又怒，一時瞧不清他的劍路，但覺那匕首刺過來時寒氣逼人，不敢以用劍相碰，只得不住退後。右僮不理旁人，著著進逼。

左僮與兄弟背脊靠著背脊，一人將餘敵盡數接過，讓兄弟與阮士中單打獨鬥，拆了數招，陶百歲的鋼鞭又被削斷一截。劉元鶴、陶子安不敢迫近，只是繞著圈子遊鬥。殷吉、曹雲奇、周雲陽、田青文四人見阮士中被迫逼到了屋角，已是退無可退，心中都是焦急異常，要待上前救援，卻闖不過左僮那一關。

寶樹大師在旁瞧著雙僮劍法，心中暗暗稱奇，初時見雙僮與曹雲奇等相鬥，劍術也只平平，但當敵手漸多，雙僮劍上威力竟相應而增。此時亮出匕首，情勢更是大變。左僮長劍連幌，迫得敵對眾人手忙腳亂，一轉眼間，陶子安與劉元鶴的兵刃又被削斷。與左僮相鬥的八人之中，就只田青文一人手中長劍完好無缺。顯然這並非她功夫獨到，而是左僮感她相贈果子之情，手下容讓。

阮士中背靠牆角，負隅力戰，只見右僮長劍逕刺自己前胸，當下應以一招懷中抱月。這是一招洗勢。劍訣有云：「高來洗，低來擊，裏來掩，外來抹，中來刺」。這「洗擊掩抹刺」五字，是各家劍術共通的要訣。阮士中見敵劍高刺，以「洗」字訣相應，原本不錯，哪知雙劍相交，突覺手腕一沉，己劍被敵劍直壓下去。阮士中大喜，心想：「你劍術雖精，腕力豈有我強？」當下運勁反擊。右僮右手劍一縮，左手匕首倏地揮出，噹的一聲，將他長劍削為兩截。

阮士中大吃一驚，立將半截斷劍迎面擲去。右僮低頭閃開，長劍左右疾刺，將他封閉於屋角，出來不得。阮士中嚇得臉都青了。殷吉、曹雲奇、周雲陽一齊大叫，暗器紛紛出手。左僮竄高躍低、右手連揮，將十多枚毒龍錐盡數接去。原來他匕首的柄底裝有一個小小網兜，專接敵人暗器。

# 第四回 缺回漏目

七星手阮士中兵刃雖失，拳腳功夫仍極厲害，只是右僮那匕首寒光耀眼，只要被刃尖掃上半點，受傷就是不輕。這一來，他只有竭力閃避，不敢出手還招。右僮不住叫道：「賠我的珠兒，賠我的珠兒。」阮士中心中一百二十個願意想賠他珠兒，可是一來他無珠可賠，二來這臉子又如何下得來？

寶樹大師見眼前情勢極是尷尬，再僵持片刻，若是那孩童當真惱了，一匕首就會在阮士中心膛上刺個透明窟窿，他是自己邀上山來的客人，豈能讓對頭的僮僕欺辱！但瞧這兩個孩童的武功甚為怪異，按理自己出手該可取勝，但雙僮的功夫似乎是遇強愈強，若是動手之際突然增強，自己一個應付不了，豈非自取其辱？

當他沉吟難決之時，阮士中已更形狼狽，但見他衣衫碎裂，滿臉血污，胸前臂上，被右僮長劍割了一條條傷痕。他幾次險些兒要脫口求饒，終於強行忍住。右僮只叫：「你賠不賠我珠兒？」

那長頸僕人走到寶樹身邊，低聲道：「大師，你出手打發了兩個孩兒。」寶樹「嗯」了一聲，心中琢磨未定，忽然嗤的一聲響，雪峰外一道藍燄衝天而起。那長頸僕人知是主人約的幫手到了，心中大喜：「這和尚先把話說滿了，事到臨頭卻支支吾吾，幸好又有主人的朋友趕到。」忙奔出門去，放籃迎賓。

那長頸漢子是山莊的管家，姓于，當年也是江湖上的一把好手，最是精明幹練。他見竹籃吊到山腰，便探頭去望，要瞧瞧來援的是何等英雄人物。初時但見籃中黑黝黝的幾堆東西，似乎並非人形，待吊到臨近，見是幾隻花盆、香爐之類，把吊籃裝得滿滿的，沒一點空隙。于管家大奇：「難道是給主人送禮來了！」

將箱籠等物搬出後，急忙又把竹籃吊將下去。二次吊上來的是三個女人。兩個四十來歲，都是僕婦打扮。另一個十五六歲年紀，圓圓的一雙大眼，左頰上有個酒窩兒，看模樣是個丫鬟。她不等竹籃停好，立即跨出，向于管家望了一眼，笑道：「這位定是于大哥了，你的頭頸長，我聽人說過的。」一口京片子，聲音極是清脆。于管家不喜別人說他頭頸，但見這丫鬟滿臉笑容，倒也生不出氣，只好笑著點了點頭。

那丫鬟道：「我叫做琴兒。她是周奶媽，小姐吃她奶長大的。這位是韓嬸子。小姐就愛吃她燒的菜。你快放吊籃去接小姐上來。」

于管家待要詢問是誰家的小姐，琴兒卻咭咭咯咯的說個不停，一面在籃中搬出鳥籠、狸貓、鸚鵡架、蘭花瓶等許許多多又古怪又瑣碎的事物，手中忙著，嘴裏也不閒著，說道：「這山峰真高。唉，山頂上沒甚麼花兒草兒，我想小姐一定不喜歡。于大哥，你整天在這裏住，不氣悶麼？」

于管家眉頭一皺，心道：「主人正要全力應付強敵，卻從哪裏鑽出這門子囉唆個沒完沒了的親戚來？」問道：「你家貴姓？是咱們親戚麼？」琴兒說道：「你猜猜看，怎麼我一猜就知道你是于大哥，你卻連我家小姐姓甚麼都不知道呢？我若是不說我叫琴兒，擔保你猜不到我叫甚麼？啊，啊，別亂跑，小心小姐生氣。」于管家一獃，卻見她俯身抱起一隻小貓，原來她最後幾句話是跟貓兒說的。

于管家幫她把吊籃中的物事取將出來。琴兒說道：「啊唷，你別弄亂了，這箱子裏全是小姐的書，這樣倒過來，書就亂啦。唉，唉，不行。這蘭花聞不得男人氣。小姐說蘭花最是清雅，男人家走近去，它當晚就要謝了。」于管家怔了一怔，忙將手中捧著的一盆蘭花放下，猛聽得背後一人吟道：「欲取鳴琴彈，恨無知音賞。」聲音甚是怪異。

于管家嚇了一跳，急忙回頭，卻見吟詩的是架上那白鸚鵡。他又好氣又好笑，命人放吊籃接小姐上來。

那奶媽卻說要先開箱子，取塊皮裘在籃中墊好，免得小姐嫌籃底硬了，坐得不舒服。她慢吞吞的取鑰匙開了箱子，又跟韓嬸子商量該墊銀狐的還是水貂的。于管家再也忍耐不住，又掛念廳上激鬥情勢，不知阮士中性命如何，當下向一名僕人囑咐好好迎接小姐，自行奔進廳去。

他出外迎賓去了好一陣子，廳上相鬥的情勢卻沒多大變動。阮士中仍被右僮逼在屋角之中，只是情形更為狼狽，左腳鞋子跌落，頭上本來盤著的辮子被割去了半截，頭髮散了開來。曹雲奇、殷吉、周雲陽等已從莊上傭僕處借得兵刃，數次猛撲上前救援，始終被左僮攔住，反而與阮士中越離越遠。劉元鶴等本想乘機劫奪鐵盒，但在左僮的匕首上吃了幾次虧，只得死心，索性退在後面。

于管家心想：「主人出門時把莊上的事都交給了我，現下賓客在莊上受人如此欺辱，主人顏面何存？我拼死也要救了這姓阮的。」當下奔到房中取了自己當年使用的紫金八卦刀，轉回大廳，叫道：「小兄弟再不住手，我們雪峰山莊可要無禮了。」

右僮叫道：「少主人叫我們來下書，又沒叫我們跟人打架。只要賠了我的珠兒，我們就饒他。」說著踏上一步，嗤的一劍，阮士中左肩頭又被劃破了一道口子。

于管家正要接話，只聽背後一個女子聲音說道：「啊唷，別打架，別打架！我就最不愛人家動刀動槍的。」這幾句話聲音不響，可是嬌柔無倫，聽在耳裏，人人覺得真是說不出的受用，不由自主的都回過頭去。

只見一個黃衣少女笑吟吟的站在門口，膚光勝雪，一泓清水般兩隻眼睛在各人臉上轉了幾轉。這少女容貌也非極美，只是明珠生暈、美玉瑩光，眉目間隱然有一股書卷的清氣。廳上這些人都是浪跡江湖的武林豪客，陡然間與這樣一個文秀少女相遇，宛似走進了另一個世界，不自禁的為她一副清雅高華的氣派所懾，各似自慚形穢，不敢褻瀆。

兩個僮兒人小天真，卻對那少女毫不理會，乘著殷吉等人一怔之間，叮叮噹噹一陣響，又將他們手中兵刃逐一削斷。那少女道：「小兄弟，別胡鬧啦，你把人家身上傷得這個樣子，可有多難看。」右僮道：「他不肯賠我的珠兒。」那少女道：「甚麼珠兒？」右僮劍尖指住阮士中胸膛，俯身拾起半邊明珠，哭喪著臉道：「你瞧，是他弄壞的，我要他賠。」

那少女走近身去，接過一看，道：「啊，這珠兒當真好，我也賠不起。這樣罷，琴兒。」她回頭對身後的那丫鬟道：「你取我那對玉馬兒來，給了這兩位小管家。」琴兒心中不願，道：「小姐。」那少女笑道：「偏你就有這麼小氣。你瞧兩個小管家多俊。佩了玉馬那才叫相得益彰呢。」

兩僮對望了一眼，只見琴兒打開描金箱子，取出一對錦囊來，交給少女。那少女解開錦囊，拿出一隻小小玉馬，馬口裏有絲絛為韁。那少女替右僮掛在腰帶上，把另一隻玉馬遞給了左僮。左僮請個安道謝，接在手裏，只見那玉馬晶瑩光潔，刻工精緻異常，無一絲半點刀鑿之痕，知非凡品，只是未明那少女來歷，心下一時未決，不知是否該當受此重禮。右僮又在牆畔撿起另一半邊珠兒，說道：「我這顆是夜明寶珠，和哥哥的是一對兒。就算有玉馬，總是不齊全啦！」

那少女一見兩人相貌打扮，已知他兩兄弟相親相愛，毀了明珠事小，不痛快的是在於將兩人飾物弄成異樣，配不成對，當下拿起玉馬，將兩個半邊明珠放在玉馬雙眼之上，說道：「我有一個主意，將這對珠兒嵌在玉馬眼上。珠子既能夜明，玉馬晚上兩眼放光，豈不好看？」左僮大喜，從辮兒上摘下珠子，伸匕首剖成兩半，說道：「兄弟，咱倆的珠兒和玉馬都一模一樣啦。」

右僮回嗔作喜，向少女連連道謝，又向阮士中請了個安，道：「行啦，您老別生氣。」阮士中滿身血污，心中惱怒異常，卻又不敢出聲罣罵。

右僮拉著左僮的手，正要走出。左僮向那少女道：「多謝姑娘厚賜，不敢請問姑娘尊姓，主人問起，好有對答。」那少女道：「你家主人是誰？」左僮道：「家主姓胡。」那少女一聽之下，登時臉上變色，道：「原來你們是雪山飛狐的家僮。」兩僮一齊躬身道：「正是！」那少女道：「我姓苗，你家主人問起，就說這對玉馬是打遍天下無敵手金面佛苗人鳳的女兒給的！」

此言一出，四座皆驚。眾人都知金面佛威名赫赫，想不到他的女兒是這樣一個婀娜靦腆的少女。瞧她神氣，不是公侯豪門的小姐，就是世代書香人家的閨女，哪裏像是江湖大俠之女。雙僮互相對望一眼，齊齊把玉馬放在几上，一言不發的轉身出廳。

那少女微微一笑，也不言語。琴兒歡天喜地的收起玉馬，說道：「小姐，這兩位孩兒不識好歹，小姐賞賜這樣好的東西，他們都不要，要是我啊－－」那少女笑道：「別多說啦，也不怕人家笑咱們寒蠢。」

寶樹大師越眾而前，朗聲說道：「原來姑娘是苗大俠的千金，令尊可好？」那少女道：「大師法號可是上「寶」下「樹」？家嚴囑晚輩向大師請安。」寶樹笑道：「不敢當。原來苗大俠也曾齒及賤名。姑娘芳名是甚麼？」那少女道：「晚輩小名若蘭。各位請寬坐，晚輩要進內堂拜見伯母。」說著向群豪斂衽行禮。

眾人震於她父親的名頭，哪裏敢有絲毫怠慢，都恭恭敬敬的還禮，心中都想：「這位姑娘沒半點仗勢欺人的驕態，當真難得。」苗若蘭待眾人都坐下了，又告罪一遍，這才入內。只見大門外進來七八個家丁僕婦，都是服飾光鮮，抬著鋪蓋箱籠等物，看來都是跟來服侍苗小姐的。

陶百歲、陶子安父子對望一眼，心中都想：「若是我父子在道上遇見這一批人，定然當作是官宦豪富的眷屬，勢必動手行劫，這亂子可就闖得大了。」

阮士中伸袖拭抹身上血污，幸好右僮並非真欲傷他，每道傷口都只淺淺的劃破皮肉，並無大礙。田青文走近相助，取出金創藥給他止血。阮士中撕開左胸衣襟，讓田青文裹傷，忽然噹啷一響，那隻鐵盒落在地下。群豪不約而同的一齊躍起，各出兵刃，都來搶奪鐵盒。

阮士中站得最近，左手劃了個圈子，擋開眾人，立即俯身拾盒，手指剛觸到盒面，突覺一股大力在自己肩頭一撞，身不由主的跌開數步，待得站定身子抬起頭來，只見鐵盒已捧在寶樹大師手中。群豪都怕他本領了得，只眼睜睜的望著他，沒人敢開口說話。

隔了片刻，曹雲奇道：「大師，這鐵盒是我天龍門的鎮門之寶，請予賜還。」寶樹笑道：「你說這是天龍門的鎮門之寶，那麼盒中是何寶物，這寶物是何來歷，你是天龍掌門，想必知道了。你只要說得明白，那就請取去。」說著雙手托了鐵盒，向前一伸。

曹雲奇滿臉通紅，雙手伸了一半，不敢去接鐵盒，又不好意思縮回，停在空中，慢慢垂下。原來他只見師父田歸農鄭重其事的護守鐵盒，卻從未見他打開過盒蓋，別說寶物來歷，連是甚麼寶物，也不知道。阮士中、殷吉雖是天龍門的前輩高手，亦是面面相覷，說不出個所以。周雲陽忽道：「咱們自然知道，那是一柄寶刀。」

周雲陽在天龍門中論武功只是二流角色，素來不得師父寵愛，為人又非幹練，突然說出這句話來，阮士中等都是一驚，心想：「你知道甚麼？乘早別胡說八道。」哪知寶樹卻道：「不錯，是一柄寶刀。你可知道這寶刀原來是誰的？為甚麼落入天龍門手中？」

阮士中等不料他居然一語中的，無不大為詫異，一齊相望，等他再說。卻見他青白色的臉上紅了一紅，隨即轉青，悻悻的道：「這是我天龍門祖傳下來的，誰得了寶刀，誰就做掌門。」

寶樹搖頭道：「不對，不對！我料你們也不會知道。」周雲陽道：「難道你就知道了？」寶樹道：「二十年前，我曾聽此間莊主說過這回事。雪山飛狐與此間莊主的爭端，也就由此而起。中間若非有這些瓜葛，老衲何必邀各位上山？」天龍群豪、陶氏父子、劉熊師兄弟等吃了一驚，心想：「這老和尚果然不懷好意，原來也想劫奪這盒中寶刀。咱們今日身陷絕地，那可是有死無生了。」眾人想到此處，只聽刷的一聲，一個人亮出了兵刃，接著刷刷、叮叮一陣響聲過去，群豪各執兵刃將寶樹圍住。阮士中等兵刃被雙僮削斷，也俯身把斷刀斷劍搶在手裏。

寶樹在人叢中緩緩轉了個圈子，微笑道：「各位要跟老衲動手麼？」群豪怒目而視，無人接口。劉元鶴躍後數步，叫道：「大夥兒齊上，先殺老和尚。咱們自己的事，下了山慢慢商量。」群豪都感在這山上坐立不安，一聽劉元鶴的話，正要一湧而上。忽聽門外砰的一聲巨響，似是開了一砲。眾人愕然相顧，隔了片刻，于管家匆匆從外奔進，叫道：「各位，大事不妙！」

眾人一齊望著他，只見他臉上神色極是鄭重。曹雲奇首先叫了起來：「雪山飛狐到了麼？」于管家道：「那倒不是。我們上下山峰的長索和絞盤教人家毀了。」眾人嚇了一跳，七嘴八舌的道：

「那怎麼會？」

「沒第二條索兒了麼？」

「有沒別的法兒下去？」

于管家道：「峰上就只這條長索，小人一時不察，給飛狐手下那兩個僮兒毀了。」寶樹變色道：「怎麼毀的？」

于管家道：「弟兄們縋了那兩個僮兒下峰，都進屋休息，忽然聽到爆炸之聲，搶出去一看，那絞盤和長索已炸得粉碎。定是這兩個僮兒在絞盤中放了炸藥，將藥引通下山峰，點了火燒上來。」眾人獃了一獃，搶出門去，果見絞盤炸成了碎片，長索東一段西一段散得滿地。幸好絞盤旁的漢子都已走開，無人死傷。

殷吉問寶樹道：「大師，飛狐此舉有何用意？」寶樹道：「那有甚麼難猜？他要咱們盡數餓死在這峰上。」殷吉道：「咱們與他無怨無仇。」寶樹道：「他可與此間的主人仇深似海。再說，鐵盒在你們手裏，那就是與他結上了梁子。」

眾人都是不寒而慄，默默跟著寶樹回進大廳，只見苗若蘭已從內堂出來，說道：「大師，飛狐行使奸計，要將咱們困死在這兒？」寶樹沉著臉道：「正是。大夥兒同舟共濟，且想個法兒怎麼下峰。」苗若蘭道：「那不用耽心，我爹爹日內就會上峰，自能救咱們下去。」眾人在想，金面佛苗人鳳的女兒在此，他豈能袖手不顧？不由得都略略寬心。

寶樹卻搖頭道：「苗大俠雖然武功蓋世，但這雪峰壁立千仞，一時間怎能上來？」苗若蘭道：「既有人能上來建了莊子，我爹爹怎麼上不來？」寶樹道：「夏天峰上冰融雪消，上來不難。此時正當嚴寒，要待雪消，至少還得三個月。管家，這山上貯備了幾個月糧食？」于管家道：「下山採購糧食的管家預計後日能回。此間所貯糧食本來尚可用得二十多天，現下添了各位賓客與苗小姐帶來的管家使女，算來只有十日之糧了。」

眾人臉上變色，默然不語，心中都在咒罵雪山飛狐歹毒。苗若蘭忽道：「若是大家終於不免餓死，也得知道個緣由。大師，到底雪山飛狐跟咱們有何仇怨？他有甚麼本事，教此間主人這生忌憚？這鐵盒又有甚麼干係？」

# 第五回 舟中喋血

這一問代眾人說出了心頭之話。群豪捨命爭奪鐵盒，有人還因此喪生，可是除了知道盒中藏有重寶之外，沒有一個說得出原委，當下一齊望著寶樹，盼他解釋。

寶樹道：「好，事已至此，急也無用。大家開誠佈公說個明白，齊心合力，也許能籌得下山之策，若是自相火併殘殺，只有死得更快，正好中了飛狐的奸計。」群豪轟然稱是，團團坐下。此時山上寒氣漸增，于管家命人在爐中升起一堆猛火。各人靜聽寶樹說話。

寶樹端起蓋碗，喝了一口茶，先讚聲：「好茶！」這才說道：「此事當真說來話長。咱們先看看盒中的寶刀可好？」眾人一齊叫好。寶樹將鐵盒遞給曹雲奇，說道：「閣下是天龍北宗掌門，請打開給大家瞧瞧。」

曹雲奇想起陶子安曾從盒中射出短箭，傷人性命，只怕鐵盒內更藏有甚麼暗器，雙手將盒子接過，卻不敢去揭盒蓋。寶樹微笑望著他，一語不發。眾人見那盒子鐵鏽斑斕駁雜，腐蝕得凹凹凸凸，顯是百年以上的古物，卻也不見有何異處。曹雲奇心想：「我若不敢動手開盒，豈不教陶子安這賊小覷了。」一咬牙，伸右手去揭盒蓋。哪知一揭之下，盒蓋紋絲不動。他凝目一看，盒上並無鎖孔鈕絆，不知何以竟揭它不開。當下雙手加勁，那鐵盒宛似用一塊生鐵鑄成，全無動靜。

田青文見他脹得滿臉通紅，知道盒中必有機括，如此蠻開硬揭非但無用，只怕反而受傷，低聲道：「周師哥，你來開罷。」周雲陽神色躊躇道：「我－－我不知－－」田青文接過鐵盒，放在他的手中，柔聲道：「我知道你會的。」周雲陽推辭不得，將鐵盒放在桌上，伸手摸著盒蓋，不向上揭，反而在四角挨次掀了三掀，又伸拇指在盒底正中向上一按，啪的一聲，盒蓋彈了開來。

阮士中與曹雲奇同時向他橫了一眼，心中嘀咕：「他怎能識得開啟此盒？」立即轉頭望盒，只見盒中果然是一柄單刀，套在鞘中。

寶樹伸手拿起單刀，指著刀鞘上刻著的一行字道：「眾位請看。」只見那刀鞘上生滿銅綠鐵鏽，只是平平無奇的一把舊刀，鞘身刻著兩行字道：

「殺一人如殺我父，淫一人如淫我母。」

這十四個字極為平易淺白，卻自有一股豪意俠氣，躍然而出。

寶樹道：「各位可知這十四個字的來歷麼？」眾人都道：「不知。」寶樹道：「這是李闖王所下的軍令，這一柄刀，就是李闖王當年指揮百萬大軍、轉戰千里的軍刀。」

眾人一聽，一齊離席而起，望著寶樹，心中都是將信將疑。此時距李闖王已有一百餘年，可是在草莽群豪心中，闖王的聲威仍是顯赫無比。

寶樹橫捧單刀，說道：「各位若是不信，請看此面。」說著將刀鞘翻了過來。只見這一面刻著闖王李三個大字，群豪俱各驚服。

寶樹又道：「當年九十八寨響馬、二十四家寨主結義起事，群推李自成為大元帥，稱為闖王，轉戰十餘載，終於攻破北京，建大順國號。崇禎皇帝迫得吊死煤山。若非漢奸吳三桂賣國，引清兵入關，這天下就是姓李的了。自古草莽英雄，未有如闖王這般成大事的。」他嘆了一口氣道：「唉，只可惜他做不到一個多月皇帝。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闖王破北京，四月十二日出京迎戰清兵，月底兵敗西奔。這江山從此淪入異族之手，我大漢百姓受難無窮。」（闖王破北京原委詳見拙作《碧血劍》第五集。）

劉元鶴向他瞪了一眼，心道：「這和尚好大膽，竟敢出此大逆不道之言。」寶樹緩緩還刀入盒，說道：「闖王與吳三桂大戰時中箭重傷，自河南退到湖廣，將士自相殘殺，部屬星散。後來一路退到武昌府通山縣九宮山，敵兵重重圍困，數次衝殺不出，終於英雄到了末路。」

苗若蘭望著盒中軍刀，想像闖王當年的英烈雄風，不禁神往，待想到他兵敗身死，又自黯然。

寶樹道：「闖王身邊有四位衛士，個個武藝高強，一直赤膽忠心的保他。這四位衛士一個姓胡，一個姓苗，一個姓范，一個姓田，各有各的絕藝，軍中稱為胡苗范田。」殷吉、田青文等心思機敏，一聽到「胡苗范田」四字，已知這四位衛士必與今日之事有重大關連。田青文斜眼望了苗若蘭一眼，只見她拿著一根撥火棒輕輕撥著爐中炭火，兀自出神，她白玉般的臉頰被火光一映，微現紅暈。

寶樹的目光卻盯在劉元鶴臉上，聲音突轉嚴峻，說道：「這四大衛士跟著闖王出生入死，不知經歷過多少艱險，也不知救過闖王多少次性命。闖王自將他們待作心腹。這四人之中，又以那姓胡的武功最強，人最能幹，闖王軍中稱他為飛天狐狸！」眾人聽到這裏，不由自主都「啊」的一聲叫了出來。

寶樹不理眾人，自管自說他的故事：「闖王被圍在九宮山上，危急萬分，眼見派出去求援的使者一到山腳，就被敵軍截住殺害，只得派姓苗、姓范、姓田的三名衛士在黑夜中衝出去求救。那姓胡的孤身留下保衛闖王。哪知等到苗范田三衛士從三處領得援軍前來救駕，闖王卻已被害身死了。

「三衛士大哭了一場，那姓田的當場就要自刎殉主。但另外兩名衛士說道：該當先報這血海深仇。三人在九宮山四下裏細細打聽闖王當日殉難的詳情，看來那姓胡的衛士似乎尚在人間。三人心想此人武藝蓋世、足智多謀，若得有他主持，闖王大仇可復。當下分頭探訪他的下落。」

寶樹喝了一口茶，接著道：「武林中故老相傳，只因這番找尋，生出一場軒然大波。苗范田三位日後將當時情景，都詳詳細細說給了自己的兒子聽，並立下一條家訓，每一代都須將這番話傳給後嗣，好教苗范田三家子孫，世世代代不忘這件事。」他說到這裏，眼望苗若蘭道：「老衲是外人，只知道個大略。苗姑娘若肯給咱們說說這故事，定比老衲說的強得多。」

苗若蘭眼睛望著火盆，說道：「當我七歲那一年，有一晚見爹爹在磨洗一柄長劍。我說我怕刀劍，要爹爹收起了別玩。爹說這柄劍還得殺一個人，才能收起永遠不用。我摟住他脖子，求他不要殺人，他就跟我說了一個故事。

「他說許多許多年以前，老百姓都窮得沒飯吃、沒衣穿，大家只好拿樹皮草根來吃。很多人都餓死了，做媽媽的沒飯吃，生不出奶，許多小孩子也都在媽媽懷裏餓死了。可是官府還是要向老百姓徵糧，財主還要向窮人逼租逼債。老百姓拿不出，又有許多人給官府殺了，給財主捉去關起來。爹爹教我唱了一個歌兒，說是那時候一位文武雙全的公子作的。要不要我唸出來啊？」

眾人齊聲道：「請姑娘唸。」寶樹聽她說「文武雙全的公子」七字，知道必是李自成手下的大將李岩，只聽她唸道：

「年來蝗旱苦頻仍，嚼嚙禾苗歲不登。米價升騰增數倍，黎民處處不聊生。

草根木葉權充腹，兒女呱呱相向哭。釜甑塵飛爨絕煙，數日難求一餐粥。

官府徵糧縱虎差，豪家索債如狼豺。可憐殘喘存呼吸，魂魄先歸泉壤埋。

骷髏遍地積如山，業重難過飢餓關。能不教人數行淚？淚灑還成點血斑。」

此時正當乾隆中葉，雖稱太平盛世，可是每年水災旱災，生民疾苦，比之歌中所述，其實也好不了多少。

眾人聽她一字一句，唸得字正腔圓，聲音充滿了淒楚之情，想起自己在江湖上的所見所聞，都不禁聳然動容。

苗若蘭道：「我爹爹說，到後來老百姓實在再也捱不下去了，終於有一位大英雄出來，領著他們打到北京。但可惜這位英雄沒多久就給奸人害死。他手下的三位衛士於是去找尋另一個衛士，想請他出個主意，給這位大英雄和天下的老百姓報仇。

「這時候異族人來做了皇帝，到處捉拿那位大英雄的朋友，這三個衛士沒法安身，只得喬裝。一個扮成賣藥的江湖郎中，一個扮成叫化子，另一個力氣最大，就扮成了腳伕。他們和那第四個衛士是結義兄弟，數十年來同甘共苦，真比親兄弟還要好。他們時時刻刻想念他，但找了七八年沒半點音訊，想來他一定是在保護那位大英雄的時候戰死了，三個人都是十分傷心。」

眾人聽她說話的語氣聲調，就似是給小孩子講故事一般，料是學著當年父親的口吻，都想金面佛是當代大俠，原來對女兒卻是這般溫柔慈愛。只聽她說道：「再過幾年，他們決定不再尋訪這位義兄了。三人一商量，都說害死大英雄的那個漢奸現在封了王，在雲南享福，決意去刺死他，好替大英雄和義兄報仇。於是三個人動身到雲南去。」劉元鶴、熊元獻師兄弟對望了一眼，心知她所說的漢奸，就是爵封平西王的吳三桂。

苗若蘭又道：「三人到了昆明，在大漢奸所居的五華宮前後探訪明白，到三月初五那天晚上，三人帶了兵刃暗器，越牆進宮。那大漢奸防備得非常周密，三個人剛到寢宮外面，就給侍衛發覺了。那三人武藝高強，一動手，宮中二十多個侍衛或死或傷，阻擋不住，終於被他們衝進了寢宮。眼見那大漢奸逃走不了，哪知旁邊突然閃出一人，擋在大漢奸面前。三人一看，不禁大吃一驚，原來這人就是他們尋訪了十年的義兄。這人武功比他們高，保護著大漢奸，不許三人殺他。三個人又驚又怒，和他動起手來。不久外面又湧進數十名侍衛，三人寡不敵眾，只得逃走。那位扮成腳伕的衛士卻失手被擒。

「大漢奸親自審問。腳伕公公自然一句話不說，被大漢奸打折了雙腿，關在牢裏。那個義兄大概想想不好意思，偷偷到牢中放了他出來。腳伕公公與郎中公公、化子公公會面後，三個人抱頭痛哭，真想不到這個結義兄長居然會變節投敵。三人暗中再一打聽，竟查出一件更教人痛恨萬分的事來，原來這義兄在三人下山求救之後，等了幾天不見援兵，竟親手將大英雄害死，向漢奸投降。那漢奸封了他一個大官，現在已做到提督。」

眾人聽到這裏，臉上一齊變色。他們都曾聽說闖王是在九宮山被手下叛軍所害，卻不知兇手竟是他的心腹衛士。苗若蘭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三個人訪查確實，決意去跟他算帳。只是三人本就難以勝他，現下腳伕公公受了傷，更是不能敵。正在躊躇，忽然那義兄派人送來一封信，約三人三月十五晚間在滇池飲酒。

「三人知他必有詭計，但想他對三人的住處動靜知道得清清楚楚，在此處他大權在握，要避也避不了。事已至此，就是龍潭虎穴，也只好去闖。到了那日，三人身上暗帶兵刃，到滇池邊赴約。只見他早在那裏等候，孤身一人，並沒帶親隨衛兵，穿的也只是一身粗布青衣，就和當年四人同在軍中時所穿的一樣。四人在小酒店裏買了些熟肉、燒雞、饅頭，打了十幾斤白酒，上船到滇池中賞月飲酒。

「四人一面喝酒，一面說些少年時同在軍中的豪事勝概。那三人見他絕口不提那位大英雄的名字，也就忍著不說。但見他一大碗一大碗的喝酒，眼見月至中天，他仰天叫道：『三位兄弟，咱們久別重逢，我今日好歡喜啊！』」

這樣一句豪氣奔放的話，從一個溫柔文雅的少女口中說出來，未免顯得有點不倫不類，可是眾人為故事中四個人當時外張內弛的情勢所懾，皆未在意。只聽她又道：「那位扮成郎中的公公再也忍耐不住，冷笑道：『你做了大官，身享榮華富貴，自然歡喜。只不知元帥爺現下心中如何？』那位大英雄後來做了皇帝，不過四個衛士一直叫他作元帥爺。

「那義兄嘆了口氣道：『唉，元帥爺定然寂寞得緊。待此間大事一了，我就指點三位兄弟去見他。』三人一聽，個個怒氣沖天，心道：『好哇，你還要殺害我們三人，叫我們去陰世去和元帥爺相會。』腳伕公公伸手入懷，就要去摸刀子。郎中公公向他使個眼色，提起酒壺向義兄斟了杯酒。說道：『那日九宮山頭別後，元帥爺到底怎樣了？』那義兄雙眉一揚，道：『今日約三位兄弟來此，就是要說這回事。』叫化公公忽然伸手向他背後一指，叫道：『咦，那是誰來了？』

「那義兄回過頭去看，叫化公公與郎中公公雙刀齊出，一刀砍斷了他的右臂，一刀斬在他背心，深入數寸。那義兄大叫一聲，回過頭來，倏伸左臂，將兩人刀子奪下，拋入了滇池之中，手掌一探，已抓住了郎中公公的胸口穴道，臉色蒼白，喝道：『咱們四人義結金蘭，幹麼施暗算害我？』郎中公公被他這一抓，登時動彈不得。腳伕公公挺刀叫道：『你害死元帥爺，賣主求榮，還有臉提到義氣兩字？』

「那義兄陡起一腳，將他手中刀子踢飛，大笑道：『好，好！有義氣，有義氣。』三人見他一臂被斬，身受重傷，竟然還是如此神勇，不禁都驚得獃了。那義兄笑聲甫畢，忽然流下淚來，說道：『可惜，可惜我大事不成！』隨即放鬆了郎中公公。叫化公公怕他忽施毒手，猛出一拳，正中他的胸膛。這一拳使的是重手法，力道驚人，那義兄『哇』的一聲，噴出一口鮮血，忽地提起左掌，擊在船舷之上，只擊得木屑紛飛，船舷缺了一塊。他苦笑道：『我雖受重傷，要殺卻你們，仍是易如反掌。但你們是我好兄弟，我怎捨得啊！』

「那三人一齊退在船梢，並肩而立，防他暴起傷人。那義兄嘆道：『今日之事，千萬不可洩露。若是給我兒子知道，你們三個不是他的對手。我當自刎而死，以免你們負個戕害義兄的惡名。』說著抽出單刀，在頸中一割，一跤俯跌下去。腳伕公公心中忽然不忍，搶上去扶住，叫道：『大哥！』那義兄道：『好兄弟，做哥哥的去了。元帥爺的軍刀大有關係，他－－他老人家是在石門峽－－』這句話沒說完，咽喉流血，死在船中。

「三人望著他的屍身，又是難過，又是痛快，只見他用來自刎的那柄刀上刻著十四個字，認得就是那位大英雄的軍刀了。」

眾人聽到此處，眼光一齊轉過去望著寶樹手中的那柄單刀。劉元鶴忽然搖頭道：「我不信。」陶百歲怒喝：「你知道甚麼？」劉元鶴道：「那李自成流血千里，殺人如麻，怎麼會下這十四字軍令？」眾人愕然不知所對，于管家接口道：「闖王殺人如麻，是誰見來？」劉元鶴道：「人人都這般說，難道是假？」于管家道：「你們居官之人，自然說他胡亂殺人。其實闖王為民請命，殺的只是貪官污吏、土豪劣紳。這些本就算不得是人。『殺一人如殺我父』之令，是不許部屬妄殺一個好人，這話一些兒也不錯。」劉元鶴欲待再辯，但見他英氣逼人，頓然住口不說。熊元獻意欲打開僵局，道：「苗姑娘，後來怎樣？請你說下去。」

苗若蘭道：「腳伕公公說道：『他說元帥爺在石門峽，那是甚麼意思？』郎中公公道：『難道他說元帥爺葬在石門峽？』叫化公公搖頭道：『這人奸惡之極，臨死還要騙人。』原來大英雄死後，那漢奸將他的遺體送到北京去領賞，皇帝將他首級掛在城門上號令示眾。三名衛士冒了奇險將首級盜來，早已葬在一個險峻萬分、人跡不到的處所。那義兄說他在石門峽，三人自然不信。

「三人殺了義兄後，又去行刺那個漢奸，但那漢奸防範周密，數次行刺都不成功，而他們大義殺兄的事卻在江湖上傳開來了。武林中的英雄好漢聽到，都翹起大拇指，讚一聲：『殺得好！』這消息傳到了那義兄的家鄉，他兒子十分悲傷，就趕到昆明來替父親報仇。」

寶樹接口道：「那做兒子的這就不是了。雖然古語說父仇不共戴天，但他父親做了奸惡之事，人人得而誅之，這仇不報也罷。」苗若蘭道：「我爹當時也這樣說，可是那兒子卻不是這麼想。他到了昆明，不久就在一座破廟之中找到三人。那三人一見到他，臉色大變，當即動起手來。這兒子武功得到父親真傳，那三人果然不是他的對手，鬥了不到半個時辰，三人被他一一打倒。

「那兒子道：『三位叔叔，我爹爹忍恥負辱，甘願背一個賣主求榮的惡名，你們哪裏懂得其中深意？瞧著你們和我爹爹結義一場，今日饒了你們性命。快快回家去理後事，明年三月十五，是我爹爹死忌，我當來登門拜訪。』他說完這番話後，奪了那大英雄的軍刀，揚長而去。

「這時已是隆冬，那三人當即北上，將三家的家屬聚在一起，詳詳細細的將當日舟中喋血之事說了，大家都道：『他害死大英雄，保護大漢奸，自己又做異族人手下的大官，還能有甚麼深意？他兒子強辭狡辯，說出來連小孩子也騙不過。』江湖朋友得到訊息，紛紛趕來仗義相助，到了三月十五那天晚上，那兒子果然孤身趕到。」

田青文忽然輕輕說道：「今日也是三月十五。」她這句話聲音輕微，但眾人聽了，心中都是不由得一震，隨即想到余管家曾說，那雪山飛狐今日也要孤身前來尋仇，苗若蘭所說的，已是百餘年前之事，難道兩者之間，竟有甚麼關連麼？

眾人眼望苗若蘭，等她繼續述說，卻見琴兒捧了一個套著錦緞套子的白銅小火爐，放在她的懷裏。苗若蘭低聲道：「給我點一盤香。」琴兒答應了，不一會捧來一個白玉香爐，放在小姐身旁的几上。只見一縷青煙，從香爐頂上彫著的鳳凰嘴中裊裊吐出，隨即聞到淡淡的幽香，似蘭非蘭，似麝非麝，胸中甚是舒泰。苗若蘭卻道：「我一個兒在房中，可以點這素馨，這裏人多，怎麼又點這個？」

琴兒笑道：「我當真糊塗啦。」捧起香爐，去換了一盤香出來。

苗若蘭道：「這裏風從北來，北邊雖然沒窗，但山頂風大，總有些風兒漏進來。你瞧這香爐放對了麼？」琴兒一笑，將小几端到西北角放下，又給小姐泡了一杯新茶，這才走開。

眾人都想：「金面佛苗人鳳枉稱一代大俠，卻把個女兒嬌縱得這般模樣。」只見她慢慢拿起蓋碗，揭開蓋子瞧了瞧碗中的茶葉與玫瑰花，輕輕啜了一口，緩緩放下，眾人只道她要說了，哪知她道：「我有些兒頭痛，要進去休息一會，諸位伯伯叔叔請寬坐。」說著站起身來，入內去了。

眾人相顧啞然，曹雲奇第一個忍耐不住，正要發作，田青文向他使個眼色。曹雲奇話到口邊，又嚥了下去。苗若蘭進去不久，隨即出來，只見她換了一件淡綠皮襖，一條灰色百摺裙，臉上洗去了初上山時的脂粉，更顯淡雅宜人，風致天然。原來她並非當真頭痛，卻是去換衣洗臉。

琴兒跟隨在後，拿了一個銀狐墊子放在椅上。苗若蘭慢慢坐下，這才啟朱唇、發皓齒，緩緩說道：「這天晚上，郎中公公家裏大開筵席，請了一百多位江湖上成名的英雄豪傑，靜候那義兄的兒子到來。喝酒喝到初更時分，只聽得托的一聲響，筵席前多了一人。廳上好手甚多，卻沒一個瞧清楚他是怎麼進來的。只見他約莫二十歲上下年紀，身穿粗布麻衣，頭戴白帽，手裏拿著一跟哭喪棒，背上斜插單刀。他不理旁人，逕向郎中、叫化、腳伕三位公公說道：『三位叔父，請借個僻靜處所說話。』

「三位公公尚未答話，峨嵋派的一位前輩英雄叫道：『男子漢大丈夫，有話要說便說，何須鬼鬼祟祟？你父賣主求榮，我瞧你也非善類，定是欲施奸計。三位大哥，莫上了這小賊的當。』只聽得啪啪啪、啪啪啪六聲響，那人臉上吃了六記耳光，哇的一聲口吐鮮血，數十枚牙齒都撒在地下。

「席上群豪一齊站起，驚愕之下，大廳中百餘人竟爾悄無聲息，均想：此人身法怎地如此快法？那峨嵋派的名宿受此重創，嚇得話也說不出口。那兒子縱上前去打人時群豪並未看清，退回原處時仍是一幌即回，這一瞬之間倏忽來去，竟似並未移動過身子。那三位公公與他父親數十年同食共宿，知道這是他家傳的百變鬼影之技，只是他青出於藍，似乎猶勝乃父。那兒子道：『三位叔叔，若是我要相害，在昆明古廟中何必放手？現下我有幾句要緊話說，旁人聽了甚是不便。』

「三人一想不錯。那郎中公公當下領他走進內堂的一間小房。大廳上百餘位英雄好漢停杯相顧，側耳傾聽內堂動靜。約莫過了一頓飯功夫，四人相偕出來。郎中公公向群雄作了個四方揖，說道：『多謝各位光臨，足見江湖義氣。』群雄正要還禮，卻見他橫刀在頸中一劃，登時自刎而死。群雄大驚，待要搶上去救援，卻見叫化公公與腳伕公公搶過刀來，先後自刎。這個奇變來得突然之極，群雄中雖有不少高手，卻沒一個來得及阻攔。那義兄的兒子跪下來向三個屍體拜了幾拜，拾起三人用以自刎的單刀，一躍上屋。群雄大叫：『莫走了奸賊！』紛紛上屋追趕，但見微風動樹，明月在天，那人早已不見了蹤影。

「三位公公的子女抱著父親的屍身，放聲大哭。群雄探詢三人的家屬奴僕，竟沒一個，得知這四人在密室中說些甚麼，更不知那兒子施了甚麼奸計，逼得三人當眾自殺。群雄見這三位英雄屍橫當地，個個氣憤填膺，立誓要替三人報仇。

「只是那兒子從此銷聲匿跡，不知躲在何處。那三位公公的子女由群雄撫養成人。得從名師，都學成一身驚人的武功。群雄憐他們的父親仗義報主，卻落得慘遭橫禍，是以各傳絕藝。三家子女博採眾師之長，到後來融會貫通，卓然各自成家。」她說到這裏，輕輕嘆了口氣，喟然道：「他們武功越強，報仇之心愈切。這武功到底對人是禍是福，我可實在想不明白。」

寶樹見她望著爐火只是出神，眾人卻急欲傾聽下文，於是接口道：「苗姑娘這故事說得極是動聽。她雖不提名道姓，各位自亦知道故事中的義兄是闖王第一衛士飛天狐狸，那郎中公公姓苗，化子公公姓范，腳伕公公姓田。三家後人學得絕技後各樹一幟，苗家武功稱為苗家劍，姓范的成為興漢丐幫，姓田的到後來建立了天龍門。」阮士中、殷吉等雖是天龍前輩，但本門的來歷卻到此刻方知，不由得暗自慚愧。

寶樹又道：「這苗范田三家後代，數十年後終於找到了那姓胡的兒子。此時他精力就衰，武功已遠遠不及當年，當被三家逼得自殺。從此四家後人輾轉報復，百餘年來，沒一家的子孫能得善終，我自己就親眼見過這四家後人一場驚心動魄的惡鬥。」

苗若蘭抬起頭來，望著寶樹道：「大師，這故事我知道，你別說了。」寶樹道：「這些朋友們卻不知道，你說給大夥兒聽罷。」苗若蘭搖頭道：「那一年爹爹跟我說了這四位公公的故事之後，接著又說了一個故事。他說為了這件事，他迫得還須殺一個人，須得磨利那柄劍。只是這故事太悲慘了，我一想起心裏就難受，真願我從來沒聽爹說過。」她沉默了半晌，道：「這件事發生的時候，還在我出世之前的十年。不知那個可憐的孩子怎樣了，我真盼望他好好的活著。」

眾人面面相覷，不知她所說的「可憐孩子」是甚麼人，又怎與眼前之事有關？眾人望望苗若蘭，又望望寶樹，靜待兩人之中任誰來解開這個疑團。忽然站在一旁侍候茶水的一個僕人說道：「小姐，你好心有好報，那個可憐的孩子想來定是好好活著。」聽他話聲音，甚是嘶啞。

眾人一齊轉頭望他，只見，這僕人頭髮蒼蒼，年紀已老，缺了一條右臂，用左手托著茶盤，一個大刀疤從右眉起斜過鼻子，一直延到左邊嘴角。眾人心想：「此人受此重傷，居然還能挨了下來？實是不易。」苗若蘭嘆道：「我聽了爹爹講的故事之後，常常暗中祝告，求老天爺保佑這孩子長大成人。只是我盼望他不要學武，要像我這樣，一點武藝也不會才好。」

眾人一怔，都感奇怪：「瞧她這副文雅秀氣的樣兒，自是不會武藝，但她是打遍天下無敵手金面佛苗大俠的愛女，難道她父親竟不傳授一兩手絕技給她？」苗若蘭一見眾人臉色，已知大家心意，說道：「我爹說道，百餘年來，胡苗范田四家子孫怨怨相報，沒一代能得善終，任他武藝如何高強，一生不是忙著去殺人報仇，就是防人前來報仇。一年之中，難得有幾個月安樂飯吃，每每到了七八十歲的高齡，還是給仇家一刀殺死。學了武藝非但不能防身，反足以致禍。所以我爹立下一條家訓，自他以後，苗門的子孫不許學武。他也絕不收一個弟子。我爹說道：縱然他將來給仇人害死，苗家子弟不會武藝，自然無法給他報仇，那麼這百餘年來愈積愈重的血債，愈來愈是糾纏不清的冤孽，或許可因此而一筆勾銷了。」

寶樹合十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苗大俠竟能如此大徹大悟，甘願讓蓋世無雙的苗家劍絕技自他而絕，這雖是武林的大損失，卻也是一件大大善事。」

苗若蘭見那臉有刀疤的僕人目中發出異光，心中微感奇怪，向寶樹道：「我進去歇歇，大師跟各位伯伯叔叔，失陪了。」

說著歛衽行禮，進了內堂。寶樹道：「苗姑娘心地仁柔，不忍再聽此事，她既有意避開，老衲就跟各位說說。」

# 第六回 斗室密談

這一日自清晨起到此刻，只不過幾個時辰，日未過午，但各人均已經歷了許多怪異之事，心中存了不少疑團，都是急欲明白真相，當下聽寶樹說道：「自從闖王的四大衛士相互仇殺以後，四家子孫百餘年來相斫不休。只是那姓胡的賣主求榮，為武林同道所共棄，所以每次大爭鬥，胡家子孫勢孤，十九落在下風。可是胡家的家傳武功，確當真厲害無比，相隔三四十年，胡家每每有一兩個傑出的子弟出來為上代報仇，不論是勝是敗，總是掀起一片的腥風血雨。

「苗范田三家雖然人眾力強、得道多助，但胡家常在暗中忽施襲擊，令人防不勝防。康熙年間，苗范田三家為了爭奪掌管闖王的軍刀，暗中不和，偏巧胡家又出了一對武功極高的兄弟。他們一口氣傷了三家十多人，三家急了，由田家出面，邀請江湖好手，才齊心合力的殺了胡氏兄弟。這一年大江南北的英雄豪傑聚會洛陽，結盟立誓，從此闖王軍刀由天龍門田氏執掌，若是胡家後人再來尋釁生事，由天龍門田氏拿這軍刀號召江湖好漢，共同對付。天下英雄只要見到這柄軍刀，不論身有天大的要事，都得擱下了應召赴義。

「這件事過去了近百年，後人也漸漸淡忘了。只是天龍門的掌門人對這柄寶刀始終十分重視。聽說天龍門後來分為南宗北宗，兩宗每隔十年，輪流掌管，阮師兄、殷師兄，老衲說得可對麼？」阮士中和殷吉齊聲道：「大師說的不錯。」寶樹笑了笑道：「事隔多年，天龍門的門人都道這是本門的鎮門之寶，這柄寶刀到底來歷如何卻已極少有人考究，這原也難怪。只是老衲有一事不明，卻要請教曹世兄。」曹雲奇大聲道：「甚麼事？」寶樹道：「老衲曾聽人說道，天龍門新舊掌門交替之時，老掌門必將此刀來歷說與新掌門知曉，怎麼世兄榮為掌門，竟然不知，難道田歸農老掌門忘了這一條門規麼？」曹雲奇脹紅了臉，待要說話，田青文接口道：「寒門不幸，先父謝世之際，甚是倉卒，來不及跟曹師哥詳言。」寶樹道：「這就是了。唉，此刀我已是第二次瞧見，首次見到，屈指算來，已是二十七年之前的事了。」田青文心道：「那位苗姑娘約莫十七八歲年紀，她說那場慘事發生在她出世之前的十年，那麼這和尚見到此刀，必與苗姑娘所說的事有關了。」

只聽寶樹說道：「那時候老衲尚未出家，在滄州鄉下的一個小鎮上行醫為生。滄州民風好武，少年子弟大都學過三拳兩腳，老衲做的是跌打醫生，得先師傳授，也學過一點武藝。那小鎮地處偏僻，只五六百居民，老衲靠一點兒醫道勉強餬口，自然養不起家，說不上娶妻生子。那一年臘月，老衲喝了三杯淡酒，正自擁被孤眠，忽聽得碰碰碰一陣響，有人用力打門。

「屋子外北風颳得正緊，我炕裏早熄了火，被子又薄，實在不想起來，但敲門聲越來越響，還有人大叫：『大夫，大夫！』那人是關西口音，不是本地人，再不開門，瞧來就要破門而入。我不知出了甚麼事，急忙披衣起來。剛拔開門閂，砰的一響，大門就被人用力推開，若不是我閃避得快，額角準教大門給撞一個老大疙瘩。只見火光一幌，一條漢子手執火把，撞了進來，叫道：『大夫，請你快去。』

「我道：『甚麼事？閣下是誰？』那人道：『有人生了急病！』他不答我第二句話，左手一揮，噹的一響，在桌上丟了一錠大銀。這錠銀子足足有二十兩重，我在鄉下給人醫病，總是幾十文幾百文的醫金，哪裏見過一出手就是二十兩一隻大元寶的？心中又驚又喜，忙收了銀子，穿衣著鞋，那漢子不住口的催促。我一面穿衣，一面瞧他相貌，但見他神情粗豪，一副會家子的模樣，只是臉帶憂色。

「他不等我扣好衣鈕，一手替我挽了藥箱，一手拉了我左手就走。我道：『待我掩上了門。』他道：『給偷了甚麼，都賠你的。』拉著我急步而行，走到了平安客店。那是鎮上只此一家的客店，專供來往北京的驢夫腳伕住宿，地方雖不算小，可是又黑又髒。我想此人恁地豪富，怎能在這種地方歇足？念頭尚未轉完，他已拉著我走進店堂。大堂上燭火點得明幌幌地，站著四五個漢子。拉著我手的那人叫道：『大夫來啦！』大堂上各人臉現喜色，擁著我走進東邊廂房。

「我一進門，不由得嚇了一跳，只見炕上並排躺著四個人，都是滿身血污。我叫那漢子拿燭火移近細看，才見那四人都受了重傷，或臉上受到刀砍，或手臂被斬去一截。我道：『怎麼傷成這樣子？給強人害的麼？』那漢子厲聲道：『你快給他們治傷，另有重謝。可不許多管閒事，亂說亂問。』我心道：『好傢伙，這麼兇！』但見他們個個狠霸霸的，身上又各帶兵刃，不敢再問，替四人上了金創藥，止血包紮定當。

「那漢子道：『這邊還有。』領我走到西廂，炕上也有三個受傷的躺著，其中一個還是婦人。身上也都是兵刃的新傷。我給上藥止了血，又給他們服些寧神減疼的湯藥，七個人先後都睡著了。那幾個漢子見我用藥有效，對我和顏悅色，不再如初時那般兇狠。他們叫店伴在東廂房用門板給我搭一個床，以防傷者有甚麼變化，隨時可以醫治。

「睡到雞鳴時分，門外馬蹄聲響，奔到店前，店中的漢子一齊出去迎接。我裝睡偷看，只見進來兩人，一個叫化子打扮，雙目炯炯有神，另一個面目清秀，年紀不大。這兩人走到炕邊察看傷者，受傷的人急忙忍痛坐起，對兩人極是恭敬。我聽他們叫那化子為范幫主，叫那青年為田相公。」

他說到這裏，頓了一頓，向田青文道：「我初見令尊的時候，姑娘還沒出世呢。令尊為人是很精明的，那天他那副果斷幹練的模樣，今日猶在目前。」田青文眼圈兒一紅，垂下了頭。

寶樹道：「沒受傷的幾個漢子之中，有一人低聲說道：『范幫主，田相公，張家兄弟從關外一路跟隨這點子夫妻南來，查得確確實實，鐵盒兒確是在那點子身上。』」眾人聽到「鐵盒兒」三字，相互望了一眼，都想：「說到正題啦。」寶樹道：「范幫主點了點頭，那漢子又道：『咱們都候在唐官屯接應，派人給您兩位和金面佛苗大俠送信。哪知給那點子瞧破了，他一人攔在道上，說道：「我跟你們素不相識，一路跟著我作甚？你們是苗范田三家派來的是不是？」張大哥道：「你知道就好啦。」那點子臉一沉，夾手將張大哥的刀奪了去，折為兩段，拋在地下，說道：「我不想多傷人命，快滾罷！」咱們見點子手下厲害，一擁而上。張大哥卻飛腳去踢他娘子的大肚子。那點子大怒，說道：「我本欲相饒，你們竟敢如此無禮！」搶了一把刀，一口氣傷了咱們七人。』

「田相公道：『他還說了些甚麼話？』那漢子道：『那點子本來還要傷人，他娘子在車中叫道：「算啦，給你沒出世的孩子積積德罷！」那點子笑了笑，雙手一拗，將那柄刀折斷了。』田相公向范幫主望了一眼，道：『你瞧清楚了？當真是用手折斷的？』那漢子道：『是，小人當時正在他身旁，瞧得清清楚楚的。』田相公嗯了一聲，抬起了頭出神。范幫主道：『賢弟不用擔心，苗大俠定能對付得了他。』

「那漢子道：『他到江南去，定要從此處過。兩位守在這裏，管教他逃不了。』范田二人臉色鄭重，一面低聲商量，慢慢走了出去。

「我等他們出去後，這才假裝醒來起身，給七個傷者換藥。我心裏想：『那點子不知是誰，他可是手下容情，這七人傷勢雖重，卻個個沒傷到要害。』這天傍晚，大家正在廳上吃晚飯，一個漢子快步奔了進來，叫道：『來啦！』眾人臉上變色，投箸而起，一齊抽出兵刃，搶了出去，我悄悄跟在後面，心中有些害怕，可也盼望能瞧瞧熱鬧。

「只見大道上塵土飛楊，一輛大車遠遠駛近。范田二位率眾迎了上去，我跟在最後。那大車駛到眾人面前，就停住了。范幫主叫道：『姓胡的，出來罷。』只聽得車簾內一人說道：『叫化兒來討賞是不是？好，每個人施捨一文！』眼見黃光連閃，眾人啊喲、啊喲的幾聲叫，先後摔倒。范田兩位武功最高，但手腕上還是各中了一枚金錢鏢，一杖一劍，撒手落在地下。田相公叫道：『范大哥，扯呼！』

「范幫主身手好生了得，一彎腰拾起鐵杖，如風般搶到倒在地下的幾名漢子身旁，要給他們解開穴道。我學跌打之時，師父教過人身的三十六道大穴，所以范幫主伸手解穴，我也懂得一點兒。哪知他推拿按捏，忙個不了，倒在地下的人竟是毫不動彈。只聽得車中那人笑道：『好，一文錢不夠，每人再賞一文。』又是一把銅錢撒出來，每人穴道上中了一下，登時四肢活動，一齊躍起身來。

「田相公橫劍護身，叫道：『姓胡的，今日我們甘拜下風，你有種就別逃。』車中那人並不回答，但聽得嗤的一聲，一枚銅錢從車中激射而出，正打在他劍尖之上，錚的一響，那劍直飛出去，插在土中。田相公舉起持劍的右手，虎口上流出血來。

「他見敵人如此厲害，臉色立變蒼白，手一揮，與范幫主率領眾人奔回客店，揹起七個傷者，上馬向南馳去。

「田相公臨去之時，又給了我二十兩銀子。我見他這等慷慨，確是位豪俠君子，心想：『車中定是個窮兇極惡的歹徒，否則像田相公這樣的好人，怎會和他結仇？』正要回家，只見那輛驢車駛到了客店門口停下。我好奇心起，要瞧瞧那歹徒怎生模樣，當下躲在櫃臺後面，望著車門。

「只見門簾掀開，車中出來一條大漢，這人生得當真兇惡，一張黑漆臉皮，滿腮濃髯，頭髮卻又不結辮子，蓬蓬鬆鬆的堆在頭上。我一見他的模樣，就嚇了一跳，心想：『從哪裏鑽出來的惡鬼？』只想快些離開客店回家，但說也奇怪，兩隻眼睛望住了他，竟然不能避開。我心中暗罵：『大白日見了鬼啦，莫非這人有妖法？』只聽那人說道：『勞駕，掌櫃的，這兒哪裏有醫生？』掌櫃的向我一指道：『這位就是醫生。』我雙手亂搖，忙道：『不，不－－』那人笑道：『別怕，我不會將你煮熟來吃了。』我道：『我－－我－－』那人沉著臉道：『若是要吃你，我只生吃。』我更加怕了，那人卻哈哈大笑起來，這才知他原來是說笑。我心想：『你講笑話，也得揀揀人，老子是給你消遣的麼？』但想是這麼想，嘴裏卻哪敢說出來？

「那人道：『掌櫃的，你給我兩間乾淨的上房，我娘子要生產，快去找個穩婆來。』

「他眉頭一皺道：『路上驚動了胎氣，只怕是難產。醫生，請您別走開。』掌櫃的聽說要在他店中生產，心裏老大不願意，但見了他這副兇霸霸的模樣，半句不敢多說，可是鎮上做穩婆的劉婆婆前幾天死啦，掌櫃的只得跟他說實話。那人模樣更可怕了，摸出一錠大銀，拋在桌上，道：『掌櫃的，勞你駕到別處去找一個，越快越好。』我心想：『怎麼這批人一出手都是二十兩銀子？瞧錢面上，我就給你娘子照料照料。』

「那惡鬼模樣的人等掌櫃安排好了房間，從車中扶下一個女人來。這女人全身裹在皮裘之中，只露出了一張臉蛋。這一男一女哪，打個比方，那就是貂蟬嫁給了張飛。我一見那女子，如此美法，不禁又嚇了一跳，心下琢磨：『這定是一位官家的千金小姐，不知怎樣被逼嫁給了這個惡鬼？是了，定是他搶來做壓寨夫人的。』不知怎的，我起了個怪念頭：『這位夫人和田相公才是一對兒，說不定是這惡鬼搶了田相公的，他兩人才結下仇怨。』

「沒過中午，那位夫人就額頭冒汗，哼哼唧唧的叫痛。那惡鬼焦急得很，要想親自去找穩婆，那夫人卻又拉著他手，不許他走開。到未牌時分，小孩兒要出來，實在等不得了。那惡鬼要我接生，我自然不肯，你們想，我一個堂堂男子漢，給婦道人家接生怎麼成？那是一千一萬個晦氣，這種事一做，這一世就註定倒足了霉。那惡鬼道：『你接嘛，這裏有二百兩銀子，不接嘛，那也由你。』他輕輕一拍，將方桌的角兒拍下了一塊。我想：『性命要緊。再說，這二百兩銀子，我做十年醫生也賺不到，倒霉一次又有何妨？』當下給那夫人接下一個白白胖胖的小子。這小子哭得好響，臉上全是毛，眼睛睜得大大的，生下來就是一股兇相，倒真像他爹，日後長大了十九也是個歹人。

「那惡鬼很是開心，當真就捧給我十隻二十兩的大元寶。那夫人又給了我一錠黃金，總值得八九十兩銀子。那惡鬼又捧出一盤銀子，客店中自掌櫃到灶下燒火的，每人都送了十兩。這一下大夥兒可就樂開啦。那惡鬼拉著大夥兒喝酒，連燒火的、掃地的小廝，都教上了桌。大家叫他胡大爺，他道：『我姓胡，生平只要遇到不順眼的，立即一刀殺了，所以名字叫做胡一刀。你們別大爺長大爺短的，我也是窮漢出身，從財主那裏搶了些錢財，算甚麼大爺？叫我胡大哥得啦！』

「我早知他不是好人，他果然自己說了出來。大夥不敢叫他『大哥』，他卻逼著大家非叫不可，後來大夥兒酒喝多了，就跟他大哥長、大哥短起來。這一晚他不放我回家，要我陪他喝酒。喝到二更時分，大家都醉倒了，只有我酒量好，還陪著他一碗一碗的倒。他越喝興致越高，進房去抱了兒子出來，用指頭蘸了酒給他吮，這小子生下不到一天，吮著烈酒非但不哭，反而舐得津津有味，真是天生的酒鬼。

「就在那時，南邊忽然傳來馬蹄聲響，一共有二三十匹馬，漸漸奔近，到店門口就止住了。只聽得拍門聲響，掌櫃的早醉得糊塗啦，跌跌撞撞的去開門。門一打開，進來了二三十個漢子，個個身上帶著兵刃。這些人在門口排成一列，默不作聲，只有一個人走上前來，在一張桌旁坐下，從背上解下一個黃色包袱，放在桌上。燭光下看得分明，包袱上用黑絲線繡著七個字：打遍天下無敵手。」

# 第七回 金面佛

眾人聽到這裏，都抬起頭來，望了望廳中對聯上「打遍天下無敵手，金面佛醉後塗鴉」這十四個字。寶樹道：「金面佛苗大俠愛用這七字做他的外號，直到現下，我還是覺得過於目中無人。那一天晚上見到，更是驚訝，當下細看他容貌。只見他身材極高極瘦，宛似一條竹篙，面皮蠟黃，滿臉病容，一雙破蒲扇般的大手，擺著放在桌上。我說他這對手像破蒲扇，因為手掌瘦得只剩下一根根骨頭。我當時自然不知道他是誰，到後來才知是金面佛苗人鳳苗大俠。

「那胡一刀自顧自逗弄孩子，竟似沒瞧見這許多人進來。苗大俠也是一句話不說，自有他的從人斟上酒來。那幾十個漢子瞪著眼睛瞧胡一刀，他卻只管蘸酒給孩子吮。他蘸一滴酒，仰脖子喝一碗，爺兒倆竟是勸上了酒。我心中怦怦亂跳，不知誰先動手。只要誰一跳起，幾十把刀劍砍將下來，旁人就算僥倖不死，也得帶點兒傷。

「胡一刀和苗大俠悶聲不響的各自喝了十多碗酒，誰也不向誰瞧一眼。忽然房中夫人醒了，叫了聲：『大哥！』那孩子聽到母親聲音，哇的一聲，大哭起來。胡一刀手一顫，嗆啷一聲，酒碗落在地下，跌得粉碎。只見他臉色立變，抱著孩子站起身來。苗大俠『嘿、嘿、嘿』冷笑三聲，轉身出門。眾人一齊跟出，片刻之間，馬蹄聲漸漸遠去。我只道一場惡鬥勢所難免，哪知道孩子這麼一哭，苗大俠竟爾走了。我和掌櫃、夥計們面面相覷，摸不著半點頭腦。

「胡一刀抱著孩子走進房去，那房間的板壁極薄，只聽夫人問道：『大哥，是誰來了啊？』胡一刀道：『幾個毛賊，你好好睡罷！別擔心。』夫人嘆了口氣，低聲道：『不用騙我，我知道是金面佛來啦。』胡一刀道：『不是的，你別瞎疑心。』夫人道：『那你幹麼說話聲音發抖？你從來不是那樣的。』

「胡一刀不語，隔了片刻道：『你猜到就算啦。我不會怕他的。』夫人道：『大哥，你千萬別為了我、為了孩子擔心，你心裏一怕，就打他不過了。』胡一刀嘆了口長氣，道：『也不知道為甚麼？我從來天不怕地不怕，今晚我抱著孩子，見到金面佛進來，他把包袱在桌上一放，眼角向孩子一幌，我就全身出了一陣冷汗。妹子，你說得不錯，我就是害怕金面佛。』夫人道：『你不是自己怕他，是怕他害我，怕他害咱們的孩子。』胡一刀道：『聽說金面佛行俠仗義，江湖上都稱他苗大俠而不名，總不會害女人孩子罷？』他說這幾句話時聲音更加發顫，顯是自己也無把握。我聽了他這番話，忽然可憐他起來，心想：『這人臉上一副兇相，原來心裏卻害怕得緊。』

「只聽夫人輕聲道：『大哥，你抱了孩子向北逃罷。等我養好身子，到關外尋你。』

「胡一刀道：『唉，怎麼成？要死，咱倆死在一塊。』夫人嘆道：『早知如此，當年我不阻你南下跟金面佛挑戰倒好，那時你心無牽掛，準能勝他。』胡一刀笑道：『今日相逢，也未必敗在他手裏。他那個打遍天下無敵手的黃包袱，只怕得換換主兒。』他雖然帶笑而說，但聲音總是發顫，即是隔了一道板壁，我仍然聽得出來。

「夫人忽道：『大哥，你答應我一件事。』胡一刀道：『甚麼？』夫人道：『咱們把一切跟金面佛明說了，憑他怎麼處置。他號稱大俠，難道不講公道？我甘願跪在他面前，向他求情。』胡一刀道：『我在外面一邊喝酒，一邊心中琢磨，十幾條可行的路子都細細想過了。你剛生下孩子，怎能出外？我自己去，一說就僵。倘若有個人可使，你的主意倒可行得。』夫人想了一會，道：『那個醫生人很能幹的，口齒伶俐，不如煩他一行。』胡一刀道：『此人貪財，未必可靠。』夫人道：『咱們重重酬謝他就是。』哈哈，老衲年輕之時，確是好酒貪財，說出來也不怕各位笑話，我一聽『重重酬謝』四字，早就打定了主意：『就是水裏火裏，也要跟他走一遭。』

「他們夫妻倆低聲商量了幾句，胡一刀就出來叫我進房，說道：『明日一早，必有人前來送信。相煩你跟隨他去，送我的回信給金面佛苗大俠，就是剛才來喝酒的那位黃面大爺。』我想此事何難，當下滿口答應。次日大清早，果然一個漢子騎馬送了一封信來給胡一刀。我聽夫人唸信，原來是苗大俠約他比武的，信上要他自擇日子地方。胡一刀寫了一封回信交給我，我向客店掌櫃借了匹馬，跟了那漢子前去。向南走了三十多里，那漢子領我進了一座大屋，苗大俠、范幫主、田相公都在裏面，此外還有四五十人，男的女的、和尚道士尼姑都有。

「田相公看了那信，說道：『不必另約日子了，我們明日準到。』我道：『相公還有甚麼吩咐？』田相公道：『你去跟胡一刀說，叫他先買定三口棺材，兩口大的，一口小的，免得大爺們到頭來破費。』我回到客店，把這幾句話對胡一刀夫婦說了，心想他們必定破口大罵，哪知他們只對望了一眼，一言不發。兩個人輪流抱著孩子，只管親他疼他，好似自知死期已近，多親一刻也好一刻。

「這一晚我儘做噩夢，一會兒夢見胡一刀將苗大俠殺了，一會兒夢見苗大俠將胡一刀殺了，一會兒又夢見這兩人把我殺了。睡到半夜，忽然被一個聲音吵醒，一聽原來是隔壁房裏胡一刀的哭泣聲。我好生奇怪；心想：『瞧他也是個響噹噹的漢子，大丈夫死則死耳，事到臨頭，還哭些甚麼？怎地如此膿包？』卻聽他嗚咽著聲音道：『孩子，你生下三天，便成了沒爹沒娘的孤兒，將來有誰疼你？你餓了冷了，誰來管你？你受人欺侮，誰來幫你？』

「起初我罵他膿包，聽到後來，卻不禁鼻酸，心想：這麼兇惡粗豪的一條猛漢子，對小孩兒竟然如此愛憐。他哭了一陣，他夫人忽道：『大哥，你不用傷心。若是你當真命喪金面佛之手，我決定不死，好好將孩子帶大就是。』胡一刀大喜，道：『妹子，我思前想後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此事。我總想，若是我不幸死了，你怎能活著？現下你肯挑這副重擔，我就沒甚麼擔憂的了。哈哈，人生自古誰無死？痛痛快快跟一位天下第一的高手決一死戰，那也是百年難逢的奇遇啊！』

「我聽了這番說話，覺得他真是個奇人，只聽他大笑了一場，忽又嘆口氣道：『妹子，引刀一割，頸中一痛。甚麼都完事啦，死是很容易的，你活著可就艱難了。我死了之後，無知無覺，你卻要日日夜夜的傷心難過。唉，我心中可真是捨不得你。』夫人道：『我瞧著孩子，就如瞧著你一般。等他長大了，我叫他學你的樣，甚麼貪官污吏、土豪惡霸，見了就是一刀。』

「胡一刀道：『我生平的所作所為，你覺得都沒有錯？要孩子完全學我的樣？』夫人道：『都沒有錯。』胡一刀道：『好，不論我是死是活，這一生過得無愧天地。這隻鐵盒兒等孩子過得十六歲時交給他。』我在門縫中悄悄張望，只見夫人抱著孩子，胡一刀從衣囊中取出一隻鐵盒來，那就是這一隻盒子了。只是那時闖王的軍刀卻在天龍田家手裏，並非放在盒中。

「那麼盒中放的是甚麼呢？你們定然要問，當時我心中也存著老大一個疑竇。只是胡一刀不打開盒子，我自然也沒法看到。

「他交代了這些話後，心中無牽無掛，倒頭便睡，片刻間鼾聲大作。這打鼾聲就如隱隱雷鳴一般。我知道沒甚麼聽的了，想合眼睡覺，但隔壁那鼾聲實在響得厲害，翻來覆去的總是睡不著？我心裏想，這位少年夫人生得如花如玉，卻嫁了胡一刀這麼粗魯的漢子，這本已奇了，而居然還死心塌地的敬他愛他，那更是難以思議。

「第二日天沒亮，夫人出房來吩咐店伴，殺一口豬一口羊，又殺十來隻雞鴨，她親自下廚去做菜。我勸道：『你生孩子沒過三朝，勞碌不得，否則日後腰痠背痛，麻煩可多著了。』她笑了笑道：『眼前的麻煩已夠多了，還管日後呢？』胡一刀見她累得辛苦，也勸她歇歇。夫人也只朝他笑笑，自顧自做菜。胡一刀笑道：『好，再吃一次你的妙手烹調，死而無憾。』我這才明白，原來她知夫妻死別在即，無論如何，要再做一次菜給丈夫吃。

「到天色大亮，夫人已做好了三四十個菜，放滿了一桌。胡一刀叫店伴打來十斤酒，放懷大吃大喝。夫人抱著孩子坐在他身旁，給他斟酒佈菜，臉上竟自帶著笑容。

「胡一刀一口氣喝了七八碗白乾，用手抓了幾塊羊肉入口，只聽得門外馬蹄聲響，漸漸跑近。胡一刀與夫人對望一眼，笑了一笑。胡一刀道：『你去罷。等孩子大了，你記得跟他說，爸爸叫他心腸狠些硬些。就是這麼一句話。』夫人點頭道：『讓我瞧瞧金面佛是甚麼模樣。』

「過不多時，馬蹄聲在門外停住，金面佛、范幫主、田相公帶了幾十個人進來。胡一刀頭也不抬，說道：『吃罷！』金面佛道：『好！』坐在他的對面，端起碗就要喝酒。田相公忙伸手攔住，道：『苗大俠，須防他酒肉之中有甚麼古怪。』金面佛道：『素聞胡一刀是鐵錚錚的漢子，行事光明磊落，豈能暗算害我？』舉起碗一仰脖子，一口喝乾，挾了一塊雞吃了，他吃菜的模樣可比胡一刀斯文得多了。

「夫人向金面佛凝望了幾眼，嘆了口氣，對胡一刀道：『大哥，並世豪傑之中，除了這位金面佛苗大俠，當真再無第二人是敵手。他對你推心置腹，這副氣概，天下就只你們兩人。』胡一刀哈哈笑道：『妹子，你是女中丈夫，你也算得上一個。』夫人向金面佛道：『苗大俠，你是男兒漢大丈夫，果真名不虛傳，我丈夫若是死在你手裏，不算枉了。你若是給我丈夫殺了，也不害你一世英名。來，我敬你一碗。』說著斟了兩碗酒，自己先喝了一碗。

「金面佛似乎不愛說話，只雙眉一揚，又說聲『好！』接過酒碗。范幫主一直在旁沉著臉，這時搶上一步，叫道：『苗大俠，須防最毒婦人心。』金面佛眉頭一皺，不去理他，自行將酒喝了。夫人抱著孩子，站起來，說道：『苗大俠，你有甚麼放不下之事，先跟我說。否則若你一個失手，給我丈夫殺了，你這些朋友未必能給你辦甚麼事。』

「金面佛微一沉吟，道：『四年之前，我有事赴嶺南，家中卻來了一人，自稱是山東武定縣的商劍鳴。』夫人道：『嗯，此人是八卦門的好手，八卦掌與八卦刀都很了得。』金面佛道：『不錯。他聽說我有個外號叫做打遍天下無敵手，心中不服，找上門來比武。偏巧我不在家，他和我兄弟三言兩語，動起手來，竟下殺手，將我兩個兄弟、一個妹子，全用重手震死。比武有輸有贏，我弟妹學藝不精，死在他的手裏，那也罷了，哪知他還將我一個不會武藝的叔父一掌打死。』夫人道：『此人好橫。你就該找他啊。』金面佛道：『我兩個兄弟武功不弱，商劍鳴既有此手段，自是勁敵。想我苗家與胡家累世深仇，胡一刀之事未了，不該冒險輕生，是以四年來一直沒上山東武定縣去。』夫人道：『這件事交給咱們就是。』金面佛點點頭，站起身來，抽出佩劍，說道：『胡一刀，來罷。』

「胡一刀只顧吃肉，卻不理他。夫人道：『苗大俠，我丈夫武功雖強，也未必一定能勝你。』金面佛道：『啊，我忘了。胡一刀，你心中有甚麼放不下之事？』胡一刀抹抹嘴，站起來道：『你若殺了我，這孩子日後必定找你報仇，你好好照顧他罷。』我心想：『常言道：斬草除根。金面佛若將胡一刀殺了，哪肯放過他妻兒？他居然還怕金面佛忘記，特地提上一提。』哪知金面佛道：『你放心，你若不幸失手，這孩子我當自己兒子一般看待。』

「范幫主與田相公皺著眉頭站在一旁，模樣兒顯得好不耐煩。我心中也是暗暗納罕：『瞧胡一刀夫婦與金面佛的神情，互相敬重囑託，倒似是極好的朋友，哪裏會性命相拚？』

「就在此時，胡一刀從腰間拔出刀來，寒光一閃，叫道：『好朋友，你先請！』金面佛長劍一挺，說聲：『領教！』虛走兩招。田相公叫道：『苗大俠，不用客氣，進招罷！』金面佛突然收劍，回頭說道：『各位通統請出門去！』田相公討了個沒趣，見他臉色嚴重，不敢違背，和范幫主等都退出大廳，站在門口觀戰。

「胡一刀叫道：『好，我進招了。』欺進一步，一刀當頭猛劈下去。金面佛身子一斜，劍鋒圈轉，劍尖顫動，刺向對方右脅。胡一刀道：『我這把刀是寶刀，小心了。』一面說，一面揮刀往劍身砍去。金面佛道：『承教！』手腕振處，劍刃早已避開。我在滄州看人動刀子比武，也不知看了多少，但兩人那麼快捷的身手，卻從來沒有見過。兩人只拆了七八招，我已手心中全是冷汗。

「又拆數招，兩人兵刃倏地相交，嗆噹一聲，金面佛的長劍被削為兩截。他絲毫不懼，拋下斷劍，要以空手與敵人相搏。胡一刀卻躍出圈子，叫道：『你去換一柄劍罷！』金面佛道：『不礙事！』

「田相公卻將自己的長劍遞了過去。金面佛微一沉吟道：『我空手打不過你的單刀，還是用劍的好。』接過長劍，兩人又動起手來。我心想：『滄州的少年子弟比武，明明栽了，還是不肯服氣。這位金面佛自稱打遍天下無敵手，手上並未輸招，嘴上卻已洩氣，也算得古怪。』後來我才明白，這兩人都是天下一等一的高手，拆了這幾招，心中都已佩服對方，自然不敢相輕。

「這時兩人互轉圈子，離得遠遠的，突然間撲上交換一招兩式，立即躍開。這般鬥了十多個回合，金面佛陡然一劍刺向胡一刀頭頸。這一劍去勢勁急之極，眼見難以閃避。胡一刀往地下一滾，甩起刀來，噹的一響，又將長劍削斷了。他隨即一躍而起，叫道：『對不起！非是我自恃寶刀，實是你這一招太厲害，非此不能破解。』

「金面佛點點頭道：『不礙事！』田相公又遞了一柄劍上來。他接在手中。胡一刀道：『喂，你們借一柄刀。我這刀太利，兩人都顯不出真功夫。』田相公大喜，當即在從人手中取過一柄刀交給他。胡一刀掂了一掂，金面佛道：『太輕了罷？』長劍一橫，右手拇指與食指拿住劍尖，啪的一聲，將劍尖折了一截下來。這指力當真厲害，我心中暗暗吃驚。只聽得胡一刀笑道：『苗人鳳，你不肯佔人半點便宜，果然稱得上一個「俠」字。』

「金面佛道：『豈敢，有一事須得跟你明言。』胡一刀道：『說罷。』金面佛道：『我早知你武功卓絕，苗人鳳未必是你對手，可是我在江湖上到處宣揚打遍天下無敵手七字，非是苗人鳳不知天高地厚，狂妄無恥，－－』胡一刀左手一擺，攔住了他的話頭，說道：『我早知你的真意。你想找我動手，可是無法找到，於是宣揚這七字的外號，好激我進關。』他苦笑了一下道：『現在我進關了，你若是打敗了我，這七字外號名符其實，儘可用得。進招罷！』

「兩人說了這番話，刀劍閃動，又已鬥在一起。這一次兵刃上扯平，兩人各顯平生絕技，起初兩百餘招中，竟是沒分半點上下。後來胡一刀似乎漸漸落敗，一路刀法全取守勢，范、田諸人臉上均現喜色。只見他守得緊密異常，金面佛四面八方連環進攻，卻奈何不得他半點。突然之間，胡一刀刀法一變，出手全是硬劈硬斫。金面佛滿廳遊走，長劍或刺或擊，也是靈動之極。

「這單刀功夫，我也曾跟師父下過七八年苦功，知道單刀分『天地君親師』五位：刀背為天，刀口為地，柄中為君，護手為親，柄後為師。這五位之中，自以『天地』兩位最為主要，但看那胡一刀的刀法，天地兩位固然使得出神入化，而『君親師』三位，竟也能用以攻敵防身。有時金面佛的長劍從出人不意的部位刺來，用刀背刀口萬難擋架，他竟會突然掉轉刀鋒，以刀柄打擊劍刃，迫使敵人變招。至於『展、抹、鉤、剁、砍、劈』六字訣，更是變換莫測。

「劍上的功夫，那時我可不大懂啦。只是胡一刀的刀法如此精奇，而金面佛始終和他打了個旗鼓相當，自然也是厲害之極。刀劍槍是武學的三大主兵，常言道：刀如猛虎，劍如飛鳳，槍如遊龍。這兩人使刀的果如猛虎下山，使劍的也確似飛鳳翔天，一剛一柔，各擅勝場，誰也勝不了誰。起初我還看得出招數架式，到得後來，只瞧得我頭暈目眩，生怕當場摔倒，只好轉過了頭不看。

「那時耳中只聽得刀劍劈風的呼呼之聲，偶而雙刃相交，發出錚的一聲。我向胡一刀的夫人臉上一望，只見她神色平和，竟絲毫不為丈夫的安危擔心。

「我回頭再看胡一刀時，只見他愈打愈是鎮定，臉露笑容，似乎勝算在握。金面佛一張黃黃的臉皮上卻不洩露半點心事，既不興奮，亦無沮喪。只見胡一刀著著進逼，金面佛卻不住倒退。范幫主和田相公兩人神色愈來愈是緊張。我心想：『難道金面佛竟要輸在胡一刀手裏？』

「忽聽得罷、罷、罷一陣響，田相公拉開彈弓，一陣連珠彈陡然往胡一刀上中下三路擊去。胡一刀哈哈大笑，將單刀往地下一摔，笑道：『苗人鳳，算我輸了。』。金面佛臉一沉，長劍揮動，將彈子都撥了開去，縱到田相公身旁，夾手搶過彈弓，啪的一聲，折為兩截，遠遠拋在門外，低沉著嗓子道：『滾出去！』我心中好生奇怪：『人家怕你打輸，好意相助，你卻如此不識好歹。』田相公紫脹著臉，怒目向金面佛瞪了一眼，又走出門去。

「金面佛拾起單刀，向胡一刀拋去，說道：『咱們再來。』胡一刀伸手接住，順勢一刀揮出，噹的一響，刀劍相交。打了一陣，眼見日已過午，胡一刀叫道：『肚子餓啦，你吃不吃飯？』金面佛道：『好，吃一點。』兩人坐在桌邊，旁若無人的吃了起來。胡一刀狼吞虎嚥，一口氣吃了十多個饅頭。兩隻雞、一隻羊腿。金面佛卻只吃了兩條雞腿。胡一刀笑道：『你吃得太少，難道內人的烹調手段欠佳麼？』金面佛道：『很好。』又挾了一塊雞吃了。

「吃過飯，兩人抹抹嘴再打，不久都施開輕身功夫，滿廳飛奔來去。別瞧胡一刀身子粗壯，進退趨避之際，竟是靈動異常；金面佛手長腿長，自是大佔便宜。這一番撲擊，我看得愈加眼花撩亂，忽聽得啊的一聲，胡一刀左足一滑，跪了下去。這原是金面佛進招的良機，他只要一劍劈下，敵手萬難閃避，哪知金面佛反而向後一躍，叫道：『你踏著彈子，小心了！』胡一刀膝未點地，早已站起，道：『不錯！』左手拾起彈子，中指一彈，嗤的一聲，那彈子從門中直飛出去。

「金面佛叫道：『看劍！』挺劍又上。兩人翻翻滾滾，直鬥到夜色朦朧，也不知變換了多少招式，兀自難分勝敗。金面佛躍出圈子，道：『胡兄，你武藝高強，在下佩服得緊。咱們挑燈夜戰呢，還是明日再決雌雄？』

「胡一刀笑道：『你讓我多活一天罷！』金面佛道：『不敢！』長劍一伸，一招丹鳳朝陽，轉身便走。這丹鳳朝陽式雖為劍招，但他退後三步再使將出來，已變為行禮致敬。胡一刀橫刀腹前，左手按著刀背，這一招鐵索橫江，也是向敵致意。兩人初鬥時性命相搏，但打了一日，心中相互欽佩，是以分手時各使出武林中最恭敬的禮節。」

# 第八回 切磋武功

「胡一刀待敵人去後，飽餐了一頓，騎上馬疾馳而去。我心想，他必是要到南邊大屋窺探敵人動靜，說不定要暗施偷襲，只要將金面佛傷了，餘人沒一個是他對手。我滿心要想去向田相公通風報信，叫他防備，只是害怕撞到胡一刀，卻又不敢出外。這一晚隔房雖然沒人打鼾，我可仍是睡不安穩，一直傾聽胡一刀回轉的馬蹄聲。但守到半夜，還是沒有聲息。我想，去南邊大屋，快馬奔馳，一個時辰可以來回，難道他被金面佛發覺，寡不敵眾，因而殞命？

「他越是遲歸，我越是放心，但聽隔壁房裏夫人輕輕唱著歌兒哄孩子，卻一點不為丈夫擔心，又覺得奇怪。到後來晨雞報曉，五更天時，胡一刀騎著馬回來了。我急忙起來，只見他的座騎已換了一匹，去時騎青馬，回來時騎的卻是黃馬。那黃馬奔到店前，胡一刀一躍落鞍，那馬幌了幾幌，撲地倒了，口吐白沫而死。我過去一看，只見那馬全身大汗淋漓，原來是累死的。瞧這情形，這一晚他竟長途跋涉，不知去了何處。我心想：今日他尚要與金面佛拼鬥，昨晚不好好安睡，養好氣力以備大戰，卻去累了一晚，真是個怪人。

「這時夫人也已起來，又做了一桌菜。胡一刀竟不再睡，將孩子一拋一拋的玩弄。待得天色大明，金面佛又與田相公等來了。兩人對喝了三碗酒，沒說甚麼話，踢開凳子，抽出刀劍就動手。打到天黑，兩人收兵行禮。金面佛道：『胡兄，你今日氣力差了，明日只怕要輸。』胡一刀道：『那也未必。昨晚我沒睡覺，今晚安睡一宵，氣力就長了。』金面佛道：『昨晚沒睡覺？那不對。』

「胡一刀笑道：『苗兄，我送你一件物事。』從房裏提出一個包裹，擲了過去。金面佛接過，解開一看，原來是個割下的首級，首級旁還有一柄紫金的鋸齒刀。范幫主向那首級望了一眼，驚叫道：『是八卦刀商劍鳴！』

「金面佛提起那柄鋸齒刀，在手裏掂了一掂，覺得份量很沉，又見刀刃上刻著四個字：『八卦門商』，說道：『昨晚你趕到山東武定縣了？』胡一刀笑道：『累死了三匹馬，總算沒誤了你的約會。』

「我又驚又怕，怔怔的望著胡一刀。從河北滄州到山東武定，相去近三百里，他一夜之間來回，還割了一個武林大豪的首級，這人行事當真是神出鬼沒。

「金面佛道：『你用甚麼刀法殺他？』胡一刀道：『此人的八卦刀功夫，確是練到了極高的境界，我是用沖天掌蘇秦背劍這一招，破了他八卦刀法的第二十九招反身劈山。』金面佛一怔，道：『沖天掌蘇秦背劍？這是我苗家劍法啊？』胡一刀笑道：『正是，那是我昨天從你這兒偷學來的功夫。我不用刀，是用劍殺他的。』

「金面佛道：『好！你替苗家報仇，用了是苗家劍法，足見盛情。』胡一刀笑道：『你苗家劍獨步天下，以此劍法殺他何難，在下只是代勞而已。』我這時方始明白，胡一刀是處處尊重金面佛。商劍鳴傷了苗家四人，胡一刀若是用刀將他殺了，豈非顯得苗家劍不如八卦刀？更加不如胡家刀法？只是他一日之間，能學得苗家劍的神髓，用以殺了另一個武學名家，這番功夫實不由得令人不為之心寒。他直到這日鬥完，才拿出首級來，毫無居功賣好之意，更是大方磊落，而其自恃不敗之意，亦已顯然。

「我想到此節，范田兩人早已想到。兩人臉色蒼白，互相使了個眼色，轉身便走。金面佛望望夫人手裏抱著的孩子，解下背上的黃包袱，打了開來。我心想這裏面不知裝著些甚麼古怪物事，踮起腳一瞧，卻見包袱裏只是幾件普通衣服。金面佛將那塊黃布一抖，瞧著布上繡著的七個字，低聲道：『嘿，打遍天下無敵手！』伸手抱過孩子，將黃布包在他的身上，對胡一刀道：『胡兄，若是你有甚三長兩短，別怕這孩子有人敢欺侮他。』胡一刀大喜，連連稱謝。

「金面佛去後，胡一刀又飽餐了一頓，這才睡覺。這一睡下來，鼾聲更是驚天動地。待到二更時分，忽聽屋頂上腳步聲響，有人叫道：『胡一刀，快滾出來領死！』胡一刀並沒驚醒，仍是鼾聲大作。不久喝罵聲越來越響，人也越來越多。胡一刀如聾了一般，只是沉睡。我想此人武藝雖高，卻是太不機靈，屋外來了這許多敵人，竟然毫不驚覺。但說也奇怪，胡一刀固然沒有聽見，夫人明明醒著，卻只低聲哼歌兒哄孩子，對窗外屋頂的叫囂，也是置若罔聞。

「屋外那些人儘是吵嚷，卻又不敢闖進屋來，胡一刀則只管打呼。屋內屋外一唱一和，響成一片。吵了半個時辰，夫人忽柔聲道：『孩子，外邊有許多野狗，想吠叫一夜，吵得爹爹睡不成覺，教他明兒跟苗伯伯比武輸了。你說這群野狗壞不壞？』孩子生下來還只幾天，自然不會說話，只是咿咿啊啊幾聲。夫人道：『真是乖孩子，你也說野狗壞。讓媽媽去趕走了，好不好？』那孩子又是啊啊幾聲。夫人道：『嗯，你也說好，真不枉了爹媽疼你。』她左手抱了孩子，右手從床頭拿起一根綢帶，推開窗子，颼的一下，躍了出去。

「我大吃一驚，瞧不出這樣嬌滴滴的一個女子，輕功竟如此了得。我忙走到窗邊，在窗格紙上刺了一個孔。向外張望，只見屋面上高高矮矮，站了二三十條大漢，手中都拿了兵刃，正在大聲叱喝。夫人右手一揮，一條白綢帶如長蛇也似的伸了出去，捲住一條大漢手上的單刀，一奪一放，那大漢叫聲啊喲，單刀脫手，身子卻從屋面上摔了下去，蓬的一聲，結結實實的跌在地下。

「其餘的漢子嘩然叫嚷，紛紛撲上。月光下只見夫人手中的白綢帶如白龍飛舞，縱橫上下，但聽得啷嗆、啷嗆、啊喲、啊喲、砰蓬、砰蓬之聲連響，只一頓飯功夫，幾十條漢子的兵刃全被夫人用綢帶奪下，人都摔到了地下。這些人哪敢再鬥，爬起身來便逃，有些連馬也不敢騎，把牲口撇下也不要了。這只把我瞧得目瞪口獃，心驚肉跳。夫人將那些兵刃從屋頂踢在地下，也不撿拾，抱了孩子進屋餵奶。胡一刀始終鼾聲如雷，似乎渾不知有這一回事。

「次日早晨，夫人做了菜，命店伴拾起兵刃，用繩子繫住，一件件都掛在屋簷下，北風一吹，刀啦、劍啦、錘啦、鞭啦，相互撞擊，叮叮噹噹的當真好聽。吃過早飯，金面佛又來啦。他聽得聲音，抬頭一瞧，見了這些兵刃，已知原委，向跟隨他來的那些漢子狠狠瞪了一眼。那些人心中害怕，低了頭不敢瞧他。金面佛罵道：『不要臉！算甚麼男子漢？都給我滾開！』那些人不敢作聲，都退了幾步。

「金面佛道：『胡兄，這批膽小鬼吵得你難以安睡。咱們今日停戰，你好好睡一覺，明日再比。』胡一刀笑道：『是內人打發的，兄弟睡著不知。來罷！』單刀一振，立個門戶。金面佛道：『既是如此，多謝夫人手下容情，饒了這些膽小鬼的性命。』兩人客氣幾句，隨即刀劍相交。

「這一日打到天黑，仍是不分勝負。金面佛收劍道：『胡兄，今日是你孩子三朝，兄弟不回去啦，想跟你痛飲一番，然後抵足而眠，談論武藝。』胡一刀大笑，叫道：『妙極，妙極。兄弟參研苗兄劍法，尚有許多不明之處，今晚正好領教。』金面佛向范幫主、田相公道：『你們走罷，今晚我住在這裏。』

「胡苗兩人本來自稱『在下』，這日卻改口稱了『兄弟』，神態越來越是親熱。范幫主聽他竟要與大仇人抵足而眠，不由得大驚失色，說道：『苗大俠，小心他的奸計－－』金面佛冷然道：『我愛怎麼便怎麼，你管得著？』田相公道：『你別忘了殺父之仇，做個不孝子孫。』金面佛臉一沉。范田二人不敢再說，帶著眾人走了。

「這一晚兩人當真一面喝酒，一面切磋武功。金面佛將苗家劍的精要一招一式的講解給胡一刀聽，胡一刀也把胡家刀法傾囊以授，兩人越談越投機，大有相見恨晚之感。兩人喝幾碗酒，站起來試演幾招，又坐下喝酒。他們談的都是最精深的武功，我清清楚楚的聽在耳裏，卻一句也不懂。

「說到半夜，胡一刀叫掌櫃的開了一間上房，他和金面佛當真同榻而眠。我暗自尋思：『兩個活人進房，明日房中定然有個死人，卻不知誰先下手？金面佛似乎不是奸險小人，這一回他可要糟了。』

「我轉念又想，胡一刀粗豪鹵莽，遠不如金面佛精細，兩人武功雖不相上下，但說到鬥智弄巧，定是金面佛勝過一籌，那麼明日出來的想必是金面佛而不是胡一刀了。

「我好奇心起，偷偷走到他們房外的窗邊，側著耳朵傾聽。那時兩人已不是講論武功，卻在交談江湖上的奇聞秘事，以及往年兩人的所作所為。有時金面佛說到他在哪裏殺了一個貪官，有時胡一刀說甚麼時候救了一個苦人，說到痛快處，兩人一齊拍掌大笑。只把我聽得張大了口合不攏來。我想胡一刀窮兇極惡，做這些事並不奇怪，但金面佛的外號中有個『佛』字，竟然也是如此的殺人不眨眼。

「說到後來，金面佛忽然嘆道：『可惜啊可惜！』胡一刀道：『可惜甚麼？』金面佛道：『若使你不姓胡，或者我不姓苗，咱倆定然結成生死之交。我苗人鳳一向自負，今日見了你，那可真是口服心服了。唉，天下雖大，除了胡一刀，我苗人鳳再無可交之人。』胡一刀道：『我若死在你手裏，你可與我內人時時談談，她是女中豪傑，遠勝你那些膽小鬼朋友。』金面佛怒道：『哼，他們哪裏配得上做我朋友？』

「他們說來說去，總是不涉及上代結仇之事。偶爾有人碰到一點，另一個立即把話題岔開。這一晚他們竟沒睡覺，累得我也在窗外站了半夜。這院子裏寒風刺骨，把我兩隻腳凍得沒了知覺。到天色大明，金面佛忽然走到窗邊，冷笑道：『哼，聽夠了麼？』但聽得格的一響，胡一刀道：『苗兄，此人還好，饒了他罷！』我只覺得頭上被甚麼東西一撞，登時昏了過去。

「待得醒轉，我已睡在自己炕上，過了老半天，這才想起，定然金面佛發覺我在外偷聽，隔窗打了我一拳。若非胡一刀代我求情，我這條小命是早已不在了。我爬下炕來，只覺得腦子昏昏沉沉的，拿鏡子一照，半邊臉全成了紫色，腫起一寸來高。我嚇了一大跳，噹啷一聲，鏡子掉在地下摔得粉碎。

「這一日苗胡兩人在堂上比武，我不敢出去瞧，本來我一直盼望金面佛得勝，但臉上腫起處陣陣發疼，反而盼望胡一刀給我報仇，在他身上砍一兩刀。到得天黑，金面佛道：『胡兄，我原想今晚再跟你聯床夜話，只是生怕嫂夫人怪責。明晚若是仍舊不分勝敗，咱們再談一夜如何？』胡一刀哈哈大笑，叫道：『好，好。』

「金面佛辭去後，夫人斟了一碗酒，遞給胡一刀，說道：『恭喜大哥。』胡一刀接過酒碗，一口喝乾了，笑道：『恭喜甚麼？』夫人道：『明天你可打敗金面佛了。』胡一刀愕然道：『我跟他拆了數千招，始終瞧不出半點破綻，明天怎能勝他？』夫人微笑道：『我卻看出了一點毛病。孩子，你爹才是打遍天下無敵手啊。』她最後一句話卻是向孩子說的。

「胡一刀忙問：『甚麼毛病？怎麼我沒瞧出來？』夫人道：『他這毛病是在背後，你跟他正面對戰，自然見不到。』胡一刀沉吟不語。夫人道：『你跟他連戰四天，我從頭到尾細細瞧他的劍路，果然門戶嚴密，沒有絲毫破綻。我看得又驚又怕，心想長此下去，你終有一個疏神失手的時候，而他卻始終立於不敗之地。但到今日下午，我才無意中瞧出了他的毛病。他的劍法中你說哪幾招最厲害？』胡一刀道：『洗劍懷中抱月、迎門腿反劈華山、提撩劍白鶴舒翅、沖天掌蘇秦背劍－－』夫人道：『毛病就出在提撩劍白鶴舒翅上。』胡一刀道：『這一招以攻為守，剛中有柔，狠辣得緊啊。』夫人道：『大哥，你用穿手藏刀、進步連環刀、纏身摘心刀這些招式時，他有時會用提撩劍白鶴舒翅反擊。但他在出這一招之前，背心必定微微一聳，似乎有點兒怕癢。』

「胡一刀奇道：『當真有此事？』夫人道：『今日他前後使了兩次，每次背心必聳。明日比武之時，我見到他背心一聳，立即咳嗽，那時你制敵機先，不待他這一招使出，搶先用八方藏刀式強攻，他非撤劍認輸不可。』胡一刀大喜，連叫：『妙計！』我聽了兩人說話，本該去通知金面佛，叫他提防，但一摸到臉上疼處，心想他擊我這一拳用了如此重手，打輸是他活該。

「次日比武是第五日了，我臉上的腫稍稍退了些，又站在旁邊觀戰。這天上午夫人沒有咳嗽，想是金面佛沒使這招。中午吃飯之時，夫人給丈夫斟酒，連使幾個眼色，我在旁瞧得清楚，知道是叫他誘逼金面佛使出此招，以便乘機取勝。胡一刀搖搖頭，似乎心中不忍。夫人指指孩子，將孩子在凳上重重一摔，孩子大哭起來。我知道夫人用意，那是說你如比武失手，孩子沒了父親，那可終身受苦了。胡一刀聽到孩子啼哭，緩緩點了點頭。

「午後兩人交手，拆了數十招。胡一刀猛砍幾刀，只聽得夫人咳嗽一聲，胡一刀眉頭微皺，不進反退，金面佛果然使了一招提撩劍白鶴舒翅。這一招我本來不識，但昨晚胡一刀與夫人研商定計之時，曾見夫人連使幾次。我心想：『夫人的眼光好厲害。』若是胡一刀依她之計行事，此時已經勝了，但他竟臨時縮手，不是他起了惺惺相惜之意，不忍傷害金面佛，那便是覺得有人在旁相助，勝之不武。我忽然想起胡一刀曾囑咐夫人，待孩子長大，只告訴他一句話，要叫他心腸狠些硬些。事到臨頭，居然下不了手。

「夫人在孩子手臂上用力一捏，孩子大哭起來。刀劍叮噹相交聲中，雜著孩子的哭聲，忽然聽得嘿的一響，夫人又是一聲輕咳。胡一刀踏上一步，八方藏刀式，刀光閃閃，登時把金面佛的劍路盡數封住。

「眼見得金面佛無法抵擋，他那招提撩劍白鶴舒翅只使得出半招。按那劍法，他右手一劍斜刺，左手上揚，就與白鶴將雙翅撲開來一般，但胡一刀搶了先著，金面佛雙手剛要展開，被他左右連臂兩刀，那金面佛這對臂膀，豈非自行送到刀上去給他砍了下來？

「哪知金面佛的武功，當真練到出神入化，就在這危急之間，他雙臂一曲，劍尖陡然刺向自己胸口。胡一刀大吃一驚，只道他比武輸了，還劍自戕，忙叫道：『苗兄！』殊不知金面佛的劍尖在第一日比武時就用手指拗斷了的，劍尖本身是鈍頭，他再胸口一運氣，那劍刺在身上，竟然反彈出來。這一招一來變化奇幻，二來胡一刀一心勸他不可自殺，絲毫沒防備他竟是出奇制勝，但見長劍一彈，劍柄正好點在胡一刀胸口『神藏穴』上。

「這『神藏穴』是人身大穴，一被劍尖點中，胡一刀登時軟倒。金面佛伸手扶住，叫道：『得罪！』胡一刀笑道：『苗兄劍法，鬼神莫測，佩服佩服。』金面佛道：『若非胡兄好意關心，此招何能得手？』兩人坐在桌邊一口氣乾了三碗燒酒。胡一刀哈哈一笑，提起刀來往自己頸中一抹，咽喉中噴出鮮血，伏桌而死。

「我驚得獃了，看夫人時，她臉上竟無悲痛之色，只道：『苗大俠，請你稍待，我再餵一次奶，讓孩子吃得飽飽的。』走進房去，過了一頓飯時分，重又出來，在孩子臉上深深一吻，笑道：『他吃飽了睡著啦。』將孩子交給金面佛，道：『我本答應咱家大哥，要親手把孩子養大，但這五日之中，親見苗大俠肝膽照人，你既答允照顧孩子，我就偷一下懶，不挨這二十年的苦楚了。』

「說著向金面佛福了幾福，拿過胡一刀的刀來，也是在頸上一割。夫妻倆並排坐在一條長凳上，夫人拉著胡一刀的手，只見她身子慢慢軟倒，伏在丈夫身上，就此不動了。我不忍再看，回過頭來，見苗大俠臂中抱著的孩子睡得正沉，小臉兒上似乎還露著一絲微笑。」

# 第九回 缺回漏目

寶樹說完這故事，大廳中靜寂無聲，群豪大都是心腸剛硬之人，但聽了胡一刀夫婦慷慨就死的事跡，心中均感惻然。忽聽一個女子的聲音道：「寶樹大師，怎麼我聽到的故事有點兒不同呢？」眾人轉頭一看，原來說話的是苗若蘭。大家凝神傾聽寶樹述說，都沒留意她何時又回到了廳上。

寶樹道：「年代久遠，只怕有些地方是老衲記錯了。卻不知令尊怎麼說？」苗若蘭道：「這件事爹爹曾原原本本對我說過。其餘也跟大師說的一模一樣，只是胡一刀伯伯和胡伯母逝世的情景，卻與大師所說大不相同。」

寶樹臉色微變，「嗯」了一聲，卻不追問。田青文道：「苗姑娘，令尊怎麼說？」

苗若蘭從身邊一隻錦緞盒子中取出一根淡灰色線香，親手燃著了，插在香爐中，眾人隨即聞到一縷幽幽清香。苗若蘭臉上神色莊嚴肅穆，說道：

「我從小見爹爹每到冬天，總是顯得鬱鬱不樂，不論我怎麼逗他歡喜，都難得引他發笑。每年快過年的時候，爹爹總要在一間小室裏供兩個神位，一個寫著：『義兄胡公一刀大俠之靈位』，另一個寫：『義嫂胡夫人之靈位』，靈位旁邊還放了一柄單刀，這把刀生滿了鐵鏽，並無甚麼特異之處。

「爹爹必定叫廚子做了滿桌菜，倒幾十碗酒，從十二月廿二起，一連五天，他每晚在靈位邊把這幾十碗酒喝乾，喝到後來，常常痛哭一場。

「起初我問爹爹，靈位上那位胡伯伯是誰，爹爹總是搖頭。有一年，爹爹說我年紀大了，能懂事啦，於是把他與胡伯伯比武的故事說給我聽。」

「他說胡伯伯害死了田叔叔的父親，而苗范田三家向來休戚與共，他雖然心中瞧不起田叔叔的為人，但礙於江湖義氣，只好找胡伯伯比武。比武的經過，寶樹大師說得很詳細了。

「爹爹跟胡伯伯一連比了四天，兩人越打是越投契，誰也不願傷了對方。到第五天上，胡伯母瞧出爹爹背後的破綻，一聲咳嗽，胡伯伯立使八方藏刀式，將我爹爹制住。寶樹大師說我爹爹忽用怪招，勝過了胡伯伯。但爹爹說的卻不是這樣。當時胡伯伯搶了先著，爹爹只好束手待斃，無法還手。胡伯伯突然向後躍開，說道：『苗兄，我有一事不解。』爹爹道：『我輸了。你要問甚麼事？』

「胡伯伯道：『你這劍法反覆數千招，絕無半點破綻。為甚麼在使提撩劍白鶴舒翅這一招之前，背上卻要微微一聳，以致被內人看破？』爹爹嘆道：『先父教我劍法之時，督率得甚是嚴緊。當我十一歲那年，先父正教我這一招，背上忽有蚤子咬我，奇癢難當。我不敢伸手搔癢，只好聳動背脊，想把蚤子趕開，但越聳越癢，難過之極。後來先父看到我的怪樣，說我學劍不用心，狠狠打了我一頓。自此以後，每當使到這一招，我不由自主的背上發癢。尊夫人當真好眼力。』

「胡伯伯笑道：『我有內人相助，不能算贏你！接住了。』說著將手中單刀拋給爹爹。爹爹接住單刀，不明他的用意。胡伯伯從爹爹手裏拿過長劍，道：『經過這四天的切磋，你我的武功相互都已了然於胸。這樣罷，我使苗家劍法，你使胡家刀法，咱倆再決勝負。不論誰勝誰敗，都不損了威名。』

「我爹爹一聽此言，已知他的心意。因我苗家與胡家累世深仇，是百餘年前祖宗積下來的。我爹爹與胡伯伯以前從未會過面，本身並無仇怨。雖然江湖上傳言，我祖父死在外鄉，田歸農田叔叔的父親突然暴疾而亡，都是胡一刀下的毒手，我爹爹卻是將信將疑，未敢斷定。這次他受范田兩家之邀，到滄州攔住胡伯伯比武，雖說為的是殺父之仇，但首先卻要親自向胡伯伯查問真相。

「後來一問之下，我祖父與田公公果然是胡伯伯害的，我爹爹雖然愛惜他英雄，但父仇不能不報。只是我爹爹實在不願這四家的怨仇再一代一代的傳給子孫，極盼在自己手中了結這百餘年的世仇，聽胡伯伯說要交換刀劍比武，正投其意。因為若是我爹爹勝了，那是他用胡家刀打敗苗家劍，倘若胡伯伯得勝，則是他用苗家劍打敗胡家刀。這勝負只關個人，不牽涉到兩家武功的威名。

「當下兩人換了刀劍，交起手來。這一場拼鬥，與四日來的苦戰又自不同。因為兩人雖然都是高手，但使的兵刃招數都不順便，兼之自己所用的一招一式，對方無不爛熟於胸，要憑這四天之中從對方學來的武功剋制對方，那真是談何容易？我爹爹說，這一天的激戰，是他生平最兇險的一次。胡伯伯貌似粗魯，其實聰明之極，那苗家劍法施展開來，竟似曾下過數年苦功一般，單以他用苗家劍破去山東大豪商劍鳴的八卦刀，可就想見其餘。我爹爹悟性沒胡伯伯高，幸好他十八般武藝件件皆通，胡家刀法雖是初見，但少年時曾練過單刀，總算在這點上佔了便宜，所以還可與他打成平手。

「鬥到午後，兩人各走沉穩凝重的路子，出手越來越慢。胡伯伯忽道：『苗兄，你這招閉門鐵扇刀，還是使得太快了些，勁力不長。』我爹爹道：『多承指教，我只道已經夠慢了。』兩人全神拼鬥，但對方招數若有不到之處，卻相互誠心指點，毫不藏奸。

「翻翻滾滾，又戰數百合，兩人招數漸臻圓熟，我爹爹見他的苗家劍法越使越精，暗暗驚心，尋思：『他學劍的本事比我學刀的本事好，時間一長，我少年時所練的刀法根基就要不管用，須得立時變招，否則必敗無疑。』當下使一招浮雲起落，本來是先砍下手刀，再砍上手刀，但我爹爹故意變招，先砍上手刀，再砍下手刀。

「胡伯伯一怔，剛說得聲：『不對！』我爹爹叫道：『看刀！』單刀陡然翻起，第二刀下手刀竟又變為上手刀。這是他自創的刀法，雖是脫胎於胡家刀法，但新奇變幻，令人難測。倘若與他對戰的是另一個高手，多半能避過這招，偏偏胡伯伯熟知胡家刀法，萬料不到我爹爹臨時變招，新創一式，一個措手不及，我爹爹的刀鋒已在他左臂上劃了一道口子。

「旁觀眾人，一齊驚呼，胡伯伯驀地飛出一腿，我爹爹一跤摔出，跌在地下，再也爬不起來，原來被他踢中了腰間的『京門穴』。范幫主、田相公和其他的漢子一齊搶上，胡伯伯拋去手中長劍，雙手忽伸忽縮，抓住眾人一一擲了出去，隨即扶起我爹爹，解開他的穴道，笑道：『苗兄，你自創新招，果然厲害。只是我這胡家刀法，每一招都含有後著，你連砍兩招上手刀，腰間不免露出空隙。』

「我爹爹默然不語，腰間陣陣抽痛，話也說不出口。胡伯伯又道：『若非你手下容情，我這條左膀已教你卸了下來。今日咱們只算打成平手，你回去好好安睡，明日再比如何？』我爹爹忍痛道：『胡兄，我出刀時固然略有容讓，但即令砍下你的左臂，你這一腿仍能致我死命。瞧你這等為人，絕不能暗害我爹爹。你倒親口說一句，到底我爹爹是怎樣死的？』胡伯伯臉上露出驚詫之色，道：『我不是跟你說得明明白白了麼？你不相信，定要動武，我只好捨命陪君子。』

「我爹爹大是詫異，道：『你跟我說了？幾時說的？』胡伯伯轉過頭來，指著旁邊一人道：『你－－你－－』只說得兩個『你』字，忽然雙膝一軟，跪倒在地。我爹爹大驚，忙伸手扶起，只見他臉色大變，叫道：『好、好、你－－』頭一垂，竟自死了。

「我爹爹驚異萬分，心想他身子壯健，手臂上輕輕劃破一道口子，如何能夠致命？抱著他身子，連叫：『胡兄，胡兄。』但見他臉頰漸漸轉成紫色，竟自中了劇毒之象，急忙撕開他的衣袖，但見一條手臂已腫得粗了一倍，傷口中汨汨流出黑血。胡伯母又驚又悲，拋下手中孩子，拿起我爹爹所用的那柄單刀細看。那時我爹爹也知是刀口上餵了劇毒的藥物。

「胡伯母見我爹爹沉吟不語，說道：『苗大俠，這柄刀是向你朋友借的。咱家大哥固然不知刀上有毒，諒你也不知情，否則這等下流兵刃，你兩人怎能用它？這是命該如此，怪不得誰。我本答應咱家大哥，要親手將孩子養大，但這五日之中，親見苗大俠肝膽照人，你既答允照顧孩子，我就偷一下懶，不挨這二十年苦楚了。』說著橫刀在頸中一割，立時死去。

「我親聽爹爹述說，胡伯伯逝世的情形是如此。但寶樹大師說的竟是大不相同。雖然事隔二十餘年，或有記不周全之處，但想來不該參差太多，卻不知是甚麼緣故？」

寶樹搖頭嘆息，說道：「令尊當時身在局中，全神酣鬥，只怕未及旁觀者看得清楚，也是有的。」苗若蘭「嗯」了一聲，低頭不語。忽然旁邊一個嘶啞的聲音道：「兩位說的事蹟不同，因為有一個人是在故意說謊。」

眾人聽得這聲音突如其來，都是一驚，一齊轉過頭去，見說這話的原來是那臉有刀疤的僕人。寶樹和苗若蘭都是外客，雖聽他說話無禮，卻也不便發作。曹雲奇人最魯莽，搶先問道：「是誰說謊了？」那僕人道：「小人是低三下四之人，如何敢說？」苗若蘭道：「若是我說得不對，你不妨明言。」她意態閒逸，似乎漫不在意。

那僕人道：「適才大師與姑娘所說之事，小人當時也曾親見，各位若是不嫌聒噪，小人也來說說。」寶樹突然站起身來，喝道：「你當時也曾親見？那你是誰？」那僕人道：「小人認得大師，大師卻不認得小人。」寶樹鐵青了臉，厲聲道：「你是誰？」那僕人不答，卻向苗若蘭道：「姑娘，只怕小人欲說之事，難以講得周全。」苗若蘭道：「為甚麼？」那僕人道：「只要講得一半，小人的性命就不在了。」苗若蘭向寶樹道：「大師，今日在這峰上，一切由您作主。你是武林前輩，德高望重，只要您老人家一句話，無人敢傷他性命。」

寶樹冷笑道：「苗姑娘，你是激我來著？」那僕人搶著道：「小人自己的死活，倒也沒放心上，就只怕我心中所知的故事無法說完。」苗若蘭微一沉吟，指著那副木板對聯的下聯，道：「你給我除下來。」那僕人不明她的用意，但依言除下，放在她面前。苗若蘭道：「你瞧清楚了，這上面寫著打遍天下無敵手金面佛幾個字，這是我爹爹的名號。你將這木聯抱在手裏，儘管放膽而言。若是有人傷你，那就是有意跟我爹爹過不去。」眾人相互望了一眼，心想他以金面佛作護符，還有誰敢去傷他？

那僕人臉露喜色，微微一笑，只是這一笑牽動臉上傷疤，更是顯得詫異，當下果真將木聯牢牢抱住。寶樹坐回椅上，凝目相望，心中回憶二十七年前之事，卻始終想不起此人是誰。苗若蘭道：「你坐下了好說話。」

那僕人道：「小人站著說的好。請問姑娘，胡一刀大爺遺下的那個孩子，後來怎樣了？」

苗若蘭輕輕嘆息，道：「我爹爹見胡伯伯、胡伯母都死了，心中甚是難過，望著兩人屍身，獃了半天，跪下拜了八拜，說道：『胡兄、大嫂，你夫婦儘管放心，我必好好撫養令郎。』拜罷起身，回頭去抱孩子，哪知竟抱了個空。我爹爹大驚，急忙詢問，可是大家都瞧著胡伯伯夫婦之死，誰也沒留心孩子。我爹爹忙叫大家趕快追尋。他忍住腰間疼痛，忽聽得屋後有孩子啼哭，聲音十分洪亮。我爹爹大喜，急奔過去，哪知他腰間中了胡伯伯這一腿，傷勢不輕，猛一用力，竟摔在地下爬不起來。待得旁人扶他起身，趕到屋後，只見地下有一灘鮮血，我爹爹給孩子裹身的黃布包袱，以及孩子的一頂小帽掉在地下，孩子卻已不知去向。

「這客店後面是一條水流很急的河，眼見血跡一直流到河邊，想必孩子被人一刀殺死，屍身投入河裏，登時被水沖走了。我爹爹又驚又怒，召集一干人，細細盤問，卻始終不知兇手是誰。這件事他無日不耿耿於懷，立誓要找到那殺害孩子之人。那一年我見他磨劍，他說須得再殺一人，就是要殺那個兇手了。我卻跟爹爹說，或許孩子被人救去，活了下來，也未可知。我爹爹雖說但願如此，然而心中卻未能相信。唉，這可憐的孩子，我真盼他是好好的活著。有一次爹爹對我說：『蘭兒，我愛你勝於自己的性命，但若老天許我用你去掉換胡伯伯的孩子，我寧可你死了，胡伯伯的孩子卻活著。』」

那僕人眼圈一紅，聲音哽咽，道：「姑娘，胡一刀大爺地下有靈，定感你父女高義。」于管家本來以為他是苗若蘭帶來的男僕，但瞧他神情，聽他言語，卻越來越覺不似，正想出言相詢。他卻說起故事來，見眾人靜坐傾聽，自亦不便打斷他的話頭，只聽他說道：

「二十七年之前，我是滄州那小鎮上一家客店中灶下燒火的小廝。那年冬天，我家中遭逢大禍。我爹三年前欠了當地財主五兩銀子，利上加利，一年翻一翻，過得三年，已算成四十兩。那財主把我爹抓去，逼他立下文書，把我媽賣給財主做小老婆。我爹定然不肯，被財主的狗腿拷打得死去活來。我爹回得家來，跟媽商量，眼見這四十兩銀子再過一年，就變成了八十兩，這筆債咱們是一輩子還不起的了，我爹媽就想圖個自盡，死給他看，卻又捨不得我，三個人只是抱著痛哭。我白天在客店裏燒火，晚上回家守著爹媽，心中擔驚受怕，生怕他倆尋了短見，丟下我一人孤零零的在這世上。

「一晚店中來了好多受傷的客人，灶下事情忙，店主不讓我回家。第二日胡一刀大爺來了，他生了一位少爺，要燒水燒湯，店主更是不許我回家去。我牽記爹媽，毛手毛腳的撞爛了幾隻碗，又給店主打了幾巴掌。我燒好了水，一個人躲在灶邊偷偷的哭，胡大爺走過廚房，聽見我哭聲，就進來問我甚麼事。我見他生得兇惡，不敢說話。他越是問，我越是哭得厲害。後來他和和氣氣的好言好語，我才把家裏的事跟他說了。

「胡大爺很是生氣，說道：『這財主如此橫行霸道，本該去一刀殺了，只是我有事在身，不及跟他算帳。我給你一百兩銀子，你去拿給你爹，叫他還債，餘下的錢好好過日子，可千萬別再借財主的債了。』我只道他說笑話哄我，哪知他當真拿了五隻大元寶給我。我哪裏敢拿，胡大爺道：『我今日生了兒子，我甚是疼他憐他，將心比心，你爹媽疼你也是這般。你快回家去。我跟店主說，是我叫你回家的，他不敢難為你。』

「我仍是獃獃望著他，心裏噗咚噗咚直跳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胡大爺拿了一塊包袱，把五隻大元寶包了，替我縛在背上，再在我屁股上輕輕踢了一腳，笑道：『傻小子，這不跟我快滾！』我糊哩糊塗的奔回家去，跟爹媽一說。三個人樂得瘋了，真難以相信天下有這般好人，說是做夢罷，白花花的五隻大元寶明明放在桌上。我媽和我扶著爹到客店去，想跟胡大爺磕頭道謝，他連連搖手，說生平最不愛別人謝他，將我們三個推了出來。

「我和爹媽正要回去，忽聽馬蹄聲響，幾十個人趕來客店，原來是胡大爺的仇家。我不放心，讓爹媽先回家去，自己留著要瞧個究竟。我想胡大爺救了我一家三口的性命，只要有用得著我之處，水裏就水裏去，火裏就火裏去，絕不能皺一皺眉頭。

「金面佛苗大俠跟胡大爺坐著對飲，胡大爺捨不得兒子這些情形，寶樹大師說得一點不錯。只是他多半不知道，那跌打醫生在隔房聽胡大爺夫婦說話，卻教一個灶下燒火的小廝全瞧在眼裏。」

他說到這裏，寶樹猛地站起身來，指著他喝道：「你到底是誰？受誰指使在這裏胡說八道？」那僕人不動聲色，語調甚是平穩，說道：「我叫做平阿四。我識得跌打醫生閰基，那跌打醫生閰基，自然不識得我這燒火的小廝癩痢頭阿四。」寶樹聽到他說起「閰基」二字，臉上微微變色，想起當年，那小客店之中，依稀記得果然有個癩痢頭小廝，只是他的面貌神情，當日就未留意，此時更是半點也記不起了。他向平阿四懷中抱著的木聯狠狠瞪了一眼，「呸」了一聲。

平阿四道：「我半夜裏聽到胡大爺的哭聲，實在放心不下，走到他的房外，卻見到隔房窗子上映出一個黑影，一動也不動的伏著。我起了疑心，到門縫裏一張，原來是那閰基將耳朵就在板壁上，偷聽胡大爺夫婦說話。我正想去跟胡大爺說，胡大爺卻走到閰基房裏來了，跟他說了很多很多話。這些話寶樹大師始終沒跟各位提起一字半句，不知是何緣故。

「胡大爺的話說得很長，自然有好些話我聽了不懂，但我明白，胡大爺是派他次日去跟金面佛苗大俠解釋幾件事。這些事情牽連重大，本來不該讓一個不相干的外人去說，只是胡夫人剛生了孩子，不能走動；胡大爺又脾氣暴躁，若親自去跟對頭講述，勢必與范幫主、田相公他們引起爭執，一個說不明白，到頭來還是動刀動槍，就跟不說一般，沒奈何只得讓閰基去傳話。適才寶樹大師說道，胡大爺派他送信去給金面佛，事成之後必有重謝，這話就不對了。想送一封信輕而易舉，何必重謝？何必夫婦倆商量半日？寶樹大師或許忘了胡大爺當時的說話，我卻一句也沒忘記。」

眾人聽了這些話，知道寶樹出家之前，俗家姓名叫做閰基，瞧這兩人神情，寶樹與胡一刀之死必有重大關連，而他先前的話中，也必有甚多不盡不實之處。各人好奇心起，都盼平阿四揭破這個疑團，但又怕他當真說出甚麼重大秘密，寶樹腦羞成怒，突施毒手，這雪峰上沒一人是他對手，難以阻攔，縱然日後金面佛找到寶樹算帳，但平阿四一死，這秘密只怕永遠隨他而逝了。

各人都代平阿四擔心，但他一張臉上神色木然，毫無懼意，竟似有恃無恐，只聽他說道：「胡大爺跟閰基說話之時，我就站在閰基的窗外。我倒不是有心想偷聽胡大爺說話，只是我知道這跌打醫生一向奉承那欺侮我爹媽的財主，實在不是好人，只怕胡大爺上了他的當。那時我年輕識淺，胡大爺的話自是不能盡曉，但一字一句，我卻都記在心裏，等我後來年紀大了，慢慢也都懂了。那一晚胡大爺叫閰基去說三件事。第一件說的是胡苗范田四家上代結仇的緣由。第二件說的是金面佛之父與田相公之父的死因。第三件則是關於鐵盒與闖王軍刀之事。」眾人一齊轉頭，向桌上鐵盒與軍刀望了一眼，欲知之心更是迫切。

平阿四道：「胡苗范田四家上代因何結仇，苗姑娘適才說了，只是中間另有一個重大秘密，卻非外人所知。這秘密起因於闖王永昌二年，那年是乙酉年，也就是滿清順治二年，當時胡苗范田四家祖宗明言，若是清朝不亡，須到一百年後的乙丑年，方能洩露這個秘密。乙丑年是乾隆十年，距今已有三十餘年，所以當二十七年前胡大爺與閰基說話之時，百年期限已過，這個大秘密已不須隱瞞了。

「這個秘密，果然是牽連重大。原來當日闖王兵敗九宮山，他可沒有死！」

此言一出，眾人都是一震，一齊站起身來，不約而同的問道：「甚麼？」只有寶樹端坐無異，顯是早已知曉，不為所動。平阿四道：「不錯，闖王沒有死。只是當時敵軍重重圍困，實是難以脫身。苗范田三位衛士衝下山去求救，援兵遲遲不至，敵軍卻愈迫愈近。眼見將士傷亡殆盡，闖王心灰意懶，舉起軍刀要橫刀自刎，卻被號稱飛天狐狸的姓胡衛士攔住。他智計多端，情急之下，生了一計，從陣亡將士之中撿了一個和闖王身材大小相仿的屍首，換上闖王的黃袍箭衣，將闖王的金印掛在屍首頸中。他再舉刀將屍首面貌砍得稀爛，教人難以辨認，親自馱了，到清營中投降，說已將闖王殺死，特來請功領賞。這是一件何等大功，清將呈報上去，自會升官封爵，莫說絲毫沒疑心是假，即令有甚麼懷疑，也要極力蒙蔽掩飾，以便領功升官。假闖王這麼一死，清軍即日解了九宮山之圍。真闖王早已易容改裝，扮成平民，輕輕易易的脫險下山。唉，闖王是脫卻了危難，這位飛天狐狸可就大難臨頭了。

「那飛天狐狸行這個計策，用心之苦，實在是苦到了極處。江湖上英雄好漢，為了『俠義』二字，好朋友兩脅插刀原非難事，可是他為了相救闖王，不但要委屈萬分的投降敵人，還得干冒一個賣主求榮的惡名。想那飛天狐狸本來名震天下，武林人物一提到他的名頭，無不翹起大拇指讚一聲：『好漢子！』現下要他自污一世英名，那可比慷慨就義要難上十倍了。

「他投降吳三桂後，積功升到提督，由於他智勇雙全、精明能幹，極得吳三桂的歡心。他想李闖王大順國的天下，硬生生斷送在吳三桂手裏，此仇不報，非丈夫也。他若要刺死吳三桂，原只一舉手之勞，可是此人智謀深沉，豈肯如此輕易了事？數年之間，他不露痕跡的連使巧計，安排下許多事端，一面使滿清皇帝對吳三桂大起疑心，另一面使吳三桂心不自安，到頭來不得不舉兵謀反。他將吳三桂在雲南招兵買馬、跋扈自大的種種事跡，暗中稟報清廷，而清廷各種猜忌防範的手段，他又刺探了去告知吳三桂。

「如此不出數年，吳三桂勢在必反。那時南中震動，滿清大傷元氣，自是闖王復國的良機。即令吳三桂的反叛迅即敉平，闖王復國不成，但吳三桂也非滅族不可，這比刺死他一個人自是好得多了。當那姓胡、姓范、姓田三個結義兄弟找到昆明去行刺吳三桂之時，飛天狐狸的計謀正已漸著成效，是以他在危急之中出來攔阻，使那三人功敗垂成。

「那年三月十五日，他與三個義弟會飲滇池，正要將闖王未死、吳三桂將反的種種事跡直說出來，哪知三個義弟忌憚他武功了得，不敢與他多談，乘他一個措手不及，將他殺死。飛天狐狸臨死之際，流淚說道：『可惜我大事不成。』就是指的此事。他又道：『元帥爺是在石門峽－－』原來闖王是在石門縣夾山普慈寺出家，法名叫做奉天玉和尚。闖王一直活到康熙甲辰年二月，到七十歲的高齡方始逝世。闖王起事時稱為奉天倡義大元帥，他的法名實是『奉天王』，為了隱諱，才在『王』字中加一點，成為『玉』字。」

眾人聽苗若蘭先前所述故事，只道飛天狐狸奸惡無比，哪知中間另有如此重大的秘密，只是過於怪異，一時令人難以置信。

金庸按：李闖王之死，共有四種說法。他出家為僧，至康熙甲辰坐化云云，是據《灃州志》所載，江賓谷《李自成墓誌》中曾詳加考證，近人阿英所做史劇《李闖王》即據此說。四種說法均無確證，作者以為「假死逃禪說」較有可能，亦最富傳奇性。《明史》稱李自成在九宮山為人擊斃，但又稱：『我兵遣識者驗其屍，朽莫辨。』可見這屍首到底是否李自成，當時即無法肯定。

# 第十回 奇珍異寶

平阿四見眾人將信將疑，苗若蘭臉上也有詫異之色，接著道：「苗姑娘，你先前說道，飛天狐狸的兒子三月十五那天找到三位結義叔叔家裏，跟他們在密室中說了一陣子話，那三人就出來當眾自刎。你道在那密室之中，四人說了些甚麼話？」苗若蘭道：「莫非那兒子將飛天狐狸的苦心跟三位叔叔說了？」

平阿四道：「是啊，這三人若不是自恨殺錯了人，怎能當眾自刎？他們一知不但錯殺好人，而且壞了大事，自是痛悔交迸，非自刎不足以報義兄。可是那時闖王尚在人世，這機密萬萬洩露不得，即令是對最親最近之人，亦絕不能透露半點風聲。只可惜這三人雖然心存忠義，性子卻過於魯莽，殺義兄已是錯了，當眾自殺卻又快了一步，事先沒囑咐子弟不得找那姓胡的兒子報仇，以致一錯再錯。胡苗范田四家世世代代結下深仇大怨。

「那兒子與三位叔叔在密室中言明，這秘密必須待至百年之後的乙丑年，方能公之於世，那時闖王壽命再長，也必已經逝世，若是洩露早了，清廷定然大舉搜捕，自須危及闖王性命。胡家世代知這秘密，苗范田三家卻不知曉。待傳到胡一刀胡大爺手裏，百年之期已過，於是他命那跌打醫生閰基去對金面佛說知此事。

「那第二件事，說的是金面佛之父與田相公之父的死因。在此十餘年前，這姓苗姓田的兩位上輩同赴關外，從此影蹤全無。這兩人武藝高強，威震江湖，如此不明不白的死了，那定是為一個大有來頭之人所害。胡大爺向在關外，胡家與苗田兩家又是世仇，任誰想來，都必是他下的毒手。金面佛與田相公曾數次到關外尋父，不但訪不出半點端倪，連胡大爺也始終見不到一面。金面佛無法可施，這才大肆宣揚他打遍天下無敵手的七字外號，好激胡大爺進關。胡大爺知道他的用意，只作不知，一面卻也在到處尋訪苗田兩位上輩，心想只有訪到這兩人的下落，方能與金面佛相見，洗刷自己的冤枉。

「皇天不負苦心人，他訪查數年，終於得知二人確息。正好胡夫人這時懷了孕，她是江南人，一有了身孕，忽然思鄉之情異常熱切，於是夫婦兩人間關南下。行到唐官屯，他先與范田二人動上了手，後來又遇到金面佛。胡大爺命閰基去跟他說，若是他要知道先人下落，待他送夫人回歸故鄉之後，可親自帶他去迎回父親屍首，他父親如何死法，一看便知。只是苗田這兩位上輩死得太是卑鄙可恥，胡大爺不便當面述說，只好領他們親自去看。

「第三件事，則是關涉到闖王的那柄軍刀了。這柄軍刀之中，藏著一個極大的寶藏，黃金白銀不必說，奇珍異寶也就不計其數。」

眾人大奇，心想這柄軍刀之中連一隻小元寶也藏不下，還說甚麼奇珍異寶不計其數？只聽平阿四道：「那天晚上胡大爺跟閰基說起這回事的緣由，眾位一聽，那就毫不奇怪。闖王破了北京之後，明朝的皇親國戚、大臣大將盡數投降，這些人無不家資豪富，闖王部下的將領逼他們獻出金銀珠寶贖命，數日之間，財寶山積，難以盡述。後來闖王退出北京，令一個親信將領押著財寶去藏在一個極穩妥的所在，以便將來捲土重來之時作為軍餉。

「他將藏寶的所在繪成一圖，而看圖尋寶的關鍵，卻置在軍刀之中。九宮山兵敗逃亡，闖王將寶藏之圖與軍刀都交給了飛天狐狸。後來飛天狐狸被殺，一圖一刀落入三位義弟手中，但不久又被飛天狐狸的兒子奪去。

「百年來輾轉爭奪，終於軍刀是由天龍門田氏掌管，藏寶之圖卻由苗家家傳。只是苗田兩家素來不知這其中有這樣一個重大秘密，是以從來不因此而去發掘寶藏。這秘密由胡家世代相傳，可是他們沒有軍刀地圖，自也無法找到寶藏。

「胡大爺將這事告知金面佛，請他去掘出寶藏，救濟天下窮人，甚而以此為大舉起事之資，驅逐滿人出關，還我漢家河山。

「胡大爺所說這三件事，無一件不是關係極大。金面佛得知之後，何以仍來找他比武，非拼個你死我活不可，胡大爺直到臨死，仍是不解。只怕金面佛枉稱大俠，是非曲直，卻也辨不明白，又或因這三件事說來都是聳人聽聞，金面佛一件都不相信，亦未可知。」說到這裏，不禁長長嘆了一口氣。

鎮關東陶百歲一直在旁傾聽，默不作聲，此時忽然插口道：「金面佛何以仍要找胡一刀比武，其中原因我卻明白。此事暫且不說。我問你，你到這山上來幹甚麼？」

這正是眾人心中欲問之事，只聽平阿四凜然道：「我是為胡大爺報仇來的。」陶百歲道：「報仇？找誰報仇？」

平阿四冷笑一聲道：「找害死胡大爺的人。」苗若蘭臉色蒼白，低聲道：「只可惜我爹爹還沒上山。」平阿四道：「害死胡大爺的不是金面佛，是從前叫做跌打醫生閰基、現下出了家做和尚、叫作寶樹那人。」

寶樹長身站起，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好啊，你有本事就來殺我。快動手罷！」平阿四道：「我早已動了手，從今天算起，管教你活不過七日七夜。」眾人一驚，心想不知他怎樣暗中下了毒手？寶樹又怎麼害死胡一刀？寶樹不禁暗暗心驚，嘴上卻硬罵道：「憑你這點臭本事，也能算計於我？」平阿四厲聲道：「不但是你，這山峰上男女老幼，個個活不過七日七晚！」

眾人都是一驚，或愕然離座，或瞪目欠身。各人自上雪峰之後，一直心神不安，平阿四此言雖似荒誕不經，但此時聽來，無不為之聳然動容。寶樹厲聲道：「你在茶水點心中下了毒藥麼？」平阿四冷然道：「若是叫你中毒，死得太快，豈能如此便宜？我要叫你慢慢餓死。」曹雲奇、陶百歲、鄭三娘等一齊叫道：「餓死？」

平阿四不動聲色，道：「不錯！這峰上本有十日之糧，現下一日也沒有了，都給我倒下山峰去了！」眾人驚叫聲中，寶樹突施擒拿手，抓住了他的左臂。平阿四右臂早斷，毫不抗拒，只是微微冷笑。曹雲奇與周雲陽躍躍欲試，站在他的身前。只要他微有動武之意，立即發拳毆擊。

于管家急奔入內，過了片刻回到大廳，臉色蒼白，顫聲道：「大師，莊子裏的米糧、牛羊、雞鴨、蔬菜，一股腦兒給這廝倒下了山峰。」只聽砰的一響，曹雲奇一拳打在平阿四的胸口。這一拳勁力好大，平阿四哇的一聲，吐出一口鮮血，但臉上仍是微微冷笑，竟無半點懼色。

寶樹道：「糧倉和廚房裏都沒人麼？」于管家道：「有三個幹粗活的，都教這廝給綁了。唉，那兩個小鬼在這兒廳上鬧事，大夥兒出來觀看，誰知是那雪山飛狐的調虎離山之計。苗姑娘，咱們只道這廝是您帶來的下人。」苗若蘭搖頭道：「不是，我卻當他是莊上的管家。」寶樹道：「吃的東西一點都沒留下麼？」于管家慘然搖頭。曹雲奇舉起拳頭，又要一拳打去，苗若蘭道：「且慢，曹大爺，你忘了我說過的話。」曹雲奇愕然不解，拳頭舉在半空，卻不落下。苗若蘭道：「他抱著我爹爹的名號，我說過誰也不許傷他。」曹雲奇道：「咱們大夥兒性命都要送在他手裏，你－－你怎麼－－」

苗若蘭搖頭道：「死活是一回事，說過的話算不算數又是一回事。這人盡棄峰上糧食，大家固然要餓死，他自己可也活不成。一個人拼著性命不要來做一件事，總有極重大的原因。寶樹大師，曹大爺，生死有命，著急也是無用。且聽他說說，到底咱們是否當真該死。」

她這番話說得心平氣和，但不知怎的，卻有一股極大的力量，寶樹放開了平阿四的手臂，曹雲奇也自氣鼓鼓的歸座。苗若蘭道：「平爺，你要讓大夥兒一齊餓死，這中間的原因能不能給咱們說說？你是為胡一刀胡伯伯報仇，是不是？」

平阿四道：「你稱我平爺可不敢當。我這一生中只有稱別人做爺的份兒，可沒福受人家這麼稱呼。苗姑娘，當年胡大爺給我銀子，救了我一家三口性命，我自是感激萬分。可是有一件事我是同樣的感激，你道是甚麼事？人人叫我癩痢頭阿四，輕我賤我，胡大爺卻叫我『小兄弟』，一定要我叫他大哥。

「我平阿四一生受人呼來喝去，胡大爺卻跟我說，世人並無高低，在老天爺眼中看來，人人都是一般。我聽了這番話，就似一個盲了十幾年眼的瞎子，忽然間見到了光明。我見胡大爺只不過一天，心中早就將他當作了親人。

「胡大爺和金面佛接連鬥了幾天，始終不分勝敗，我自然很為胡大爺擔心。到最後一天相鬥，胡大爺終於受了毒刀之傷而死，胡夫人也自殺殉夫，那情形正如苗姑娘所說，我是親眼目睹，當時情景，絕不會忘了半點。閰大夫，那天你左手挽了藥箱，背上包裹中裝著十多錠大銀，是也不是？那天你穿著青布面的老羊皮袍，頭上戴一頂穿窟窿的煙黃氈帽，是也不是？」

寶樹鐵青著臉，拿著唸珠的右手微微顫動，雙目瞪著他，一言不發。平阿四又道：「早一日晚上，胡大爺與金面佛同榻長談，閰大夫在窗外偷聽，後來給金面佛隔窗打了一拳，只打得眼青鼻腫，滿臉鮮血。他說他挨打之後，就去睡了。可是，我瞧見他在睡覺之前，還做了一件事。胡大爺與金面佛同房而睡，兩人光明磊落，把兵刃都放在大廳之中，閰大夫從藥箱裏取出一瓶藥水，悄悄去塗在兩人的刀劍之上。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十多歲的孩子，毫不懂事，一點也沒知他是在暗使詭計，直至胡大爺受傷中毒，我才想到閰大夫在兩人兵刃上都塗了毒藥，他是盼望苗胡二人同歸於盡。唉，閰大夫啊閰大夫，你當真是好毒的心腸啊！

「他要金面佛死，那自是為了報那一擊之恨。可是胡大爺與他往日無冤，近日無仇，他幹麼在金面佛的劍上也要塗上毒藥？我細細一想，猜到了他的心意，哼，此人向來貪心，必是圖謀胡大爺那隻鐵盒。

「閰大夫說他不知那鐵盒中裝著何物，那是說謊，他是知道的。胡大爺將那鐵盒交給夫人之時，將盒中各物一起倒在桌上，滿桌耀眼生光，都是珍寶飾物。胡大爺說道：『妹子，你一身本事，貪官豪富家中的金銀，但有所需，自是手到拿來。只是出手多了，難免有差失之日，我－－我－－』夫人道：『大哥放心。你若有不測，我一心一意撫養孩子，這些珠寶慢慢變賣，也儘夠母子倆使一輩子的了。我不再跟人動刀動槍，也不再施展空空妙手如何？』胡大爺大笑叫好，拿起一本書道：『這是一本拳經刀譜，是我高祖親手所書。』夫人接口笑道：『好啊，飛天狐狸一身的本事，都寫在這裏。你瞞得好穩啊，連我也不知道。』胡大爺笑道：『我祖宗遺訓是傳子不傳女，傳姪不傳妻，這才叫做胡家刀法啊。』夫人笑道：『待孩子識了字，讓他自看，我絕不偷學就是。』胡大爺嘆了口氣，將各物都收入鐵盒，再將盒子放在夫人枕頭底下。後來我見夫人一死，急忙奔到她房中，哪知閰大夫已先進了房，手中還抱著那個孩子。

「我心中怦怦亂跳，急忙在門後一縮，只見閰大夫左手抱著孩子，右手從枕頭底下取出鐵盒，在盒子四角掀了三掀，又在盒底一按，那盒蓋便彈了開來。他取出珍寶珍飾在手裏把玩，饞涎都掉了下來，一時玩得愛不釋手，將孩子往地下一放，又從盒裏取出那本拳經刀譜來翻看。孩子沒人抱了，放聲大哭。閰大夫怕人聽見，隨手在炕上拉了棉被，將孩子連頭連腦的罩住。

「我大吃一驚，心想時候一長，孩子不悶死才怪，念及胡大爺待我的好處，決意要去搶孩子出來。只是我年紀小，又不會武藝，絕不是閰大夫的對手，只見門邊倚著一根大門閂，當下悄悄提在手裏，躡手躡腳走到他的身後，在他後腦上猛力打了一棍。

「這一下我是用盡了平生之力，閰大夫沒有提防，哼也沒哼一聲，俯身跌倒，珠寶摔得滿地。我忙揭開棉被，抱起孩子，心想這裏個個都是胡大爺的仇人，我得將孩子抱回家去，給我媽撫養。我知道那本刀譜關係重大，不能落在旁人手中，當下到閰大夫手中去拿。哪知他暈去時牢牢握著，我心慌意亂，用力一奪，嗤的一聲，將拳經刀譜的前面兩頁撕了下來，留在他的手中。只聽得門外人聲喧嘩，金面佛苗大俠在找孩子，我顧不到旁的，抱了孩子溜出後門，要逃回家去。

「從那時起直到今日，我沒再見閰大夫的面，豈知他竟會做了和尚。是不是他自覺罪孽深重，因而出家懺悔呢？他偷得了拳經的前面兩頁，居然練成一身武藝，揚名江湖。他只道這世上再沒人知道他的來歷，想不到當日腦後打他一門閂那人，現在還好好活著。閰大夫，你轉過身來，讓大夥兒瞧瞧你腦後的那塊傷疤，這是當年一個灶下燒火小廝一門閂打的啊。」

寶樹緩緩站起身來。眾人屏息以觀，心想他勢必出手，立時要了平阿四的性命。哪知他只唸了兩聲「阿彌陀佛」，又坐回椅上，說道：「二十七年來，我一直不知是誰在我後腦打了一門閂，這個疑團，今日總算揭破了。」眾人萬料不到他竟會承認此事，都是大感詫異。苗若蘭道：「那個可憐的孩子呢？後來他怎樣了？」

平阿四道：「我抱著孩子溜出後門，只奔了幾步，身後有人叫道：『喂，小癩痢，把孩子抱回來！』我不理會，奔得更快。那人咒罵幾句，趕上來一把抓住我的手臂，就要搶奪孩子。我急了，在他手上用力咬了一口，只咬得他滿手背都是鮮血－－」曹雲奇突然衝口而出：「是我師父！」田青文橫了他一眼，曹雲奇好生後悔，但話已出口，難以收回，見眾人都望著自己，心中甚不自安。

平阿四道：「不錯，是田歸農相公。他手背上一直留下牙齒咬的傷痕。我猜他不會跟你們說是誰咬的，更不會說為了甚麼才給咬的。」

田青文、阮士中、曹雲奇、周雲陽四人相互對視了一眼，心想田歸農果然從來不曾說起過此事。平阿四又道：「我這一咬是拼了性命，田相公武功雖高，卻也經受不起，只痛得他臉色登時慘白，拔出寶劍，在我臉上砍了一劍，又一劍將我的手臂卸了下來。他盛怒之下，飛起一腳，將我踢入了河中。我一臂雖斷，另一臂卻仍牢牢抱著那個孩子。」

苗若蘭低低的「啊」了一聲，平阿四道：「我掉入河中時早已痛得人事不知，待得醒轉，卻是躺在一艘船上，原來給人救了上來。我大叫：『孩子，孩子！』船上一位大娘笑道：『總算醒過來啦，孩子在這裏。』我抬頭一看，卻見她抱著孩子在餵奶。後來我才知道，我被救上船到醒轉，已隔了六日六夜。那時我離家鄉已遠，又怕仇人害這孩子，自然不敢回去。聽苗姑娘說來，苗大俠是當這孩子已經死了。」

苗若蘭喜道：「是啊，原來這可憐的孩子還活著，是不是？爹爹知道了一定會十分喜歡。他在哪裏，你帶我們去瞧這孩子好不好？」她隨即想到，自己一直叫他「可憐的孩子」，其實他已是個二十七歲的男子，比自己還大著十歲，臉上不禁一紅。

平阿四道：「你是瞧他不著了，這裏的人，誰也不會活著下山。」苗若蘭道：「我爹爹，必會上峰相救，我一點也不擔心。」平阿四道：「你爹爹打遍天下無敵手，打的是凡人。他武藝再強，也耐何不了這萬仞高峰。」苗若蘭道：「是那孩子叫你來害死我們麼？」

平阿四搖頭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這孩子豪放任俠，和他父親一模一樣，若是知道我來幹這種陰毒勾當，他定要攔阻。」曹雲奇怒道：「好啊，原來你也知道這是陰毒的勾當。」苗若蘭問道：「那孩子是個怎麼樣的人？叫甚麼名字？武功好麼？他在幹甚麼事？」

她自小見父親每年祭奠胡一刀夫婦，一直以未能撫養那孩子為畢生恨事，是以極為關心。平阿四嘆道：「若不是我炸毀了長索，苗姑娘，你今日就能見到他啦。」苗若蘭奇道：「甚麼？」平阿四道：「他與此間主人有約，今日午時要來拜山。眼見午刻已到，這會兒想來已至山峰之下了。」眾人齊聲叫道：「是雪山飛狐？」平阿四道：「不錯，胡一刀胡大爺的兒子，叫做雪山飛狐胡斐。」

眾人聽了半天故事，對胡一刀的為人甚是神往，聽說雪山飛狐是他兒子，心中都起了一種異樣之感，雖想見了他未必有甚好處，但不禁渴欲一見，又想此間主人遍邀高手，以備迎戰，只怕此人本領亦不在乃父之下。苗若蘭忽然驚道：「啊喲，此間主人所邀的幫手和我爹爹都未上山，如在山下和那雪山飛狐撞到，定要動手。我爹爹不知他是胡伯伯的兒子，若是一劍將他殺了，那便如何是好？」

平阿四淡淡一笑，道：「苗大俠雖說是打遍天下無敵手，可是要說能一劍殺了胡相公，卻也未必能夠。」他臉上一個長長的傷疤，這麼一笑，牽動肌肉，顯得極是詭異。

他又道：「胡相公今日上山，原是要找苗大俠比武復仇。只是我親眼見到當年胡一刀胡大爺與苗大俠的交情，胡大爺之死又非苗大俠的本心，我勸胡相公別上這兒來找苗大俠比武，可是說甚麼也勸他不聽。後來我在山下見到了這位閰大夫，當下跟上峰來，炸索毀糧，大夥兒一齊餓死，總算是報了胡大爺待我的恩義啦。」

這一席話，只把眾人聽得面面相覷，心想寶樹當年謀財害命，今日自是死有應得，只是各人與此事並不相干，卻在這兒陪上一條性命，也可算得極冤。寶樹見了眾人臉色，知道大家對自己頗有怪責之意，站起身來喝道：「今日之事，咱們只有同舟共濟，一齊想個下山的法兒。這個惡徒嘛－－」

一語未畢，忽聽撲翅聲響，一隻白鴿飛進大廳，停在桌上。苗若蘭道：「啊，白兒，你跟著來啦。」上前拿起白鴿，卻見牠腳上縛著一條絲線。這絲線從鴿腳上一直通到門外，苗若蘭向裏拉扯，那線竟是極長，拉了好一大截，始終未見線頭。她好奇心起，雙手交互收線，那線竟似無窮無盡一般。田青文上前相助，兩人收了數十丈，忽覺絲線漸漸沉重，看來線頭彼端縛得有物。苗若蘭大喜，叫道：「咱們有救啦！」眾人齊道：「怎麼？」苗若蘭道：「這白鴿是我家養之物，我爹爹帶在身邊，用以傳遞消息。此時爹爹必已到了山下，在絲線上縛著救咱們下峰的物事。」平阿四聽了此語，臉色大變，狂吼一聲，撲上去要拉斷絲線。殷吉站在鄰近，身子一幌，已攔在他面前，雙掌起處，將他推倒在地。

田青文道：「姊姊，小心拉斷了絲線。」苗若蘭點了點頭。那絲線雖細，卻極堅韌，兩人手上愈來愈沉，絲線始終不斷。再拉一會，苗若蘭似乎有點吃力。陶子安道：「苗姑娘你歇歇，我來拉。」走近去接過了絲線。

阮士中、曹雲奇、劉元鶴等早已搶出門去，要看那絲線上吊的是甚麼救星。陶田二人收了一會，忽聽門外歡呼聲起，手上登鬆，想來所吊之物已上了峰。廳上各人一齊走出，只見阮士中與曹雲奇站在崖邊，雙手此起彼落，忙碌異常，仍是在收線，原來絲線上縛的是一根較粗的絲索，待那絲索收盡，又引上一根極粗的繩索。

眾人一齊高呼，七手八腳，將那粗索縛在崖邊兩株大松樹上。劉元鶴道：「咱們走罷，待我先下。」雙手抓住繩索，就要往下溜去。鎮關東陶百歲喝道：「且慢，幹麼讓你先下？誰知你在下面要搗甚麼鬼？」

# 第十一回 白衣男子

劉元鶴橫眉怒道：「依你說便怎地？」陶百歲一怔。心想這峰上之人個個各懷私心，互不信任，不論誰先下去，旁人都難放心，給他這麼一問，倒也說不出個妥善之策。曹雲奇道：「讓幾位女客先下去，咱們男子漢拈籌以定先後。」熊元獻細聲細氣的道：「這樣罷，天龍門、飲馬川山寨、跟咱們平通鏢局的，每一家輪流下去一位，大夥兒互相監守，誰也不用怕誰使奸行詐。」

阮士中道：「那也好。寶樹大師，請您將鐵盒兒見還罷。」說著走上一步，向寶樹伸出手去。眾人初時只顧念自己的生死安危，此時危難已過，又都想到了那件寶物。各人本來只知這鐵盒是件武林異寶，到底異在哪裏，寶於何處，卻均不甚了了，及至知是闖王遺下的軍刀，已覺此物非同小可，待聽平阿四說這柄刀關連著闖王的大寶藏，那更是個個眼紅心熱。故老相傳，闖王進京之後，部屬大將劉宗敏等拷掠明朝的宗室大臣，所得珍寶堆積如山，不久兵敗，這批珍寶從此不知下落，若是由這鐵盒寶刀而掘得寶藏，世上尚有何種財物能與之相比？

寶樹冷笑道：「老衲想請問一聲，你天龍門何德何能，要獨佔這柄寶刀？天龍門掌管了近百年，現下該當換換主兒了。」阮士中愕然，殷吉、曹雲奇、周雲陽不約而同的搶上一步，站在阮士中身旁。寶樹仰天笑道：「哥兒們想動武，是不是？想當年天龍門在刀頭上得寶，今日在刀頭上失寶，那也是公平得緊啊。」阮士中等大怒，恨不得撲上去將這老和尚砍成幾段，奪過寶盒，但忌憚他的武功了得，卻又不敢動手，在他炯炯有神的雙目凝視之下，反而倒退了數步。

一時雪峰邊寂靜無聲，忽然服侍苗若蘭的婢女琴兒指著山下叫道：「小姐，你瞧，誰來啦。」眾人一驚，心道：「怎麼下山的先後議論未定，反倒有人上來了？」都走到崖邊向下張望，只見繩索上一個白衣男子，捷逾猿猴的援索而上。田青文道：「苗姊姊，這位是令尊麼？」苗若蘭搖頭道：「不是，我爹爹從來不穿白衣的。」

說話之間，那男子爬得更加近了。于管家叫道：「喂，尊駕是哪一位？」但聽半山裏傳來一聲長笑，那笑聲極是洪亮，只震得山谷鳴響，似乎滿山都是大笑之聲。

阮士中見寶樹手捧鐵盒，站在崖邊，輕輕一拉曹雲奇的手，指指寶樹背心，用右肩作了個相撞的姿態。曹雲奇會意，知道師叔命自己將他撞下山峰，他本領再高，從這萬仞高的山峰上掉將下去，哪裏保得住性命？這鐵盒寶刀卻是跌不壞的，待會下去尋找便是。阮曹二人一點頭，同時發足，猛然衝向寶樹後心。此時寶樹離崖邊不過尺許，全神注視山下，絲毫不知有人在背後突施暗算。

待得聽到腳步聲響，阮曹二人已同時衝到身後，寶樹見那白衣男子上來時的身法神態，心中正自驚疑不定，突覺背心被襲，更是大吃一驚，危急中倏施鐵板橋功夫，身子向前斜出。這鐵板橋功夫，原是閃避敵人暗器的救命絕招，通常是暗器來得太快，不及躍起或向旁避讓，只得身子僵直，突然向後仰天斜倚，讓那暗器掠面而過，雙腳卻仍是牢牢釘住地下。功夫越高，背心越能與地面接近，講究的是起落快，身形直，所謂「足如鑄鐵，身挺似板，斜起若橋」是也。寶樹這一招鐵板橋，又與通常所用的不同，並非向後仰倚，卻是向前俯斜，兩足釘在崖邊，身子凌空，已憑虛傾在雪峰之外。

阮士中與曹雲奇撞到寶樹背後，只道襲擊得逞，心中正自大喜，突覺這一撞之下，前面受力之處忽地消失。

阮士中武功精湛，急忙一個觔斗，滾在一旁。曹雲奇卻收腳不住，一衝而出，直往雪峰下掉落。

眾人齊聲驚呼，寶樹手持唸珠，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，罪過，罪過！」田青文一嚇，已暈倒在地。陶子安站在她的身旁，急忙伸手扶住。餘人望著曹雲奇一個魁梧的身軀向下直落，無不心驚魄動。眼見他勢必摔得粉身碎骨，那白衣男子忽地雙足勾住繩索，左手在峰壁上用力一推，那繩索帶著他的身子，如盪鞦韆般向曹雲奇急飛過去。

這一下時機與用力都是恰到好處，那白衣人右手一探，已抓住曹雲奇的後心。不料曹雲奇身軀本重，這一墮之勢，更是厲害異常，但聽得喀喇一響，衣衫破裂，竟又掉了下去，那白衣人雙足一鬆，放脫繩索，向下直撲，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抓住了他的右足足踝。足踝雖已抓住，可是兩人仍是向下急落，但見兩人身形愈來愈小，一墮數百丈。那繩索離兩人在一丈以外，半空中無著力之處，白衣人武功再高，除了下墮之外，絕難左右移動。眼見他仗義救人，卻要累上自己一條性命，哪知他右手忽然用力一甩，將曹雲奇的身子如兵刃般向繩索甩去。

曹雲奇早已神智迷糊，雙手碰到繩索，立即牢牢抓住。凡溺水之人，即令在水中碰到一根水草，他必全力抓住，至死不放，此是人之求生本性，此時曹雲奇也是如此。按他平素武功，本不足以抓住繩索，以抗這兩人急墮之勢，但危難之際，不知怎的力氣登時大了數倍，那繩索直幌出去，帶著二人向左飛盪。

那白衣人借到繩索之力，腰間使勁，身子倒翻，左手已抓住繩索。他在曹雲奇耳邊說了一句話，拍拍他的背，道：「快上去。」

曹雲奇驚魂未定，但聽了他的話，有如接到綸音聖旨一般，急忙雙手交互拉繩，攀援而上。

眾人在崖邊見了這場驚心動魄的奇險，無不撟舌難下，見曹雲奇攀到峰邊，殷吉與周雲陽搶上去拉住他的雙手，提了上來，齊問：「這白衣人是誰？」曹雲奇喘了幾口氣，朗聲道：「那位英雄命我上來稟報，說道是雪山飛狐胡斐到了。」

眾人為那白衣人的氣勢所懾，一時盡皆怔住，也不知是誰首先叫了聲：「啊喲！」往莊內便奔。眾人不及細想，一窩蜂的往大門搶去，陶百歲、劉元鶴、阮士中三人一齊擠在門口，你推我擁，爭先而入。曹雲奇與陶子安搶著去扶暈在地下的田青文，又是險些動武。只一陣亂，門外眾人走得乾乾淨淨。于管家與琴兒扶著苗若蘭走在最後，險些兒被關在門外。

殷吉見熊元獻閉上大門，立即取過門閂，橫著閂上。陶百歲只怕不固，又取過撐柱，牢牢撐住。此時田青文已醒了過來，說道：「那雪山飛狐與咱們素不相識，怕他怎的？」阮士中橫了她一眼道：「素不相識？哼，你父親是他父親的大仇人，他肯放過你麼？」劉元鶴也道：「咱們傷了平阿四，那雪山飛狐豈肯干休？」

陶子安忽向牆頭一指，道：「咱們撐住大門，他從上面不能進來麼？」阮士中道：「對，陶世兄快上高守著。」陶子安冷笑道：「阮師叔武功高，還是阮師叔上去。」一言輔畢，猛聽喀喇喇幾聲巨響，那撐柱與門閂突然迸斷，砰一響，兩扇大門已被人推開。眾人齊聲驚呼，直往內院奔去，霎時之間，大廳上又是闃無一人。群豪初聽平阿四說那胡一刀的往事之際，頗想見見他遺下的孤兒，可是待得雪山飛狐當真上山，身手竟如此了得，想起自己或多或少與他有一些怨仇，不禁心寒膽怯，又見旁人躲避，相互驚嚇，你怕我更怕。平素的豪氣雄風，盡數丟到九霄雲外去了。

于管家欲覓寶樹出去抵擋一陣，可是四下張望，寶樹早已不見，不知躲到了哪裏，他想：「主人將這莊上之事託付了我，拼著一死，也得去全了主人的體面。」當下向苗若蘭低聲道：「苗姑娘，你快到夫人房去，與夫人一同躲入地窖密室，可別讓人瞧見，這裏的人沒一個安著好心。待我出去見他。」

苗若蘭向鄭三娘與田青文望了一眼，道：「我帶這兩位姊姊一起去地窖罷。」于管家急忙搖頭，低聲道：「不，苗姑娘，這兩個女人未見得就是好人。姑娘與夫人是千金貴體，莫理會旁人。」苗若蘭道：「那姓胡的若是要殺人放火，你擋得了麼？」于管家一按腰間刀柄，慘然道：「今日是于某以死報主之時。但求夫人與姑娘平安，小人就對得起主人了。」苗若蘭想了一想道：「我跟你一齊出去會他。」于管家大急，道：「苗姑娘，你不聽那和尚說，令尊苗大俠與他有殺父大仇？你若不躲開，落在此人手中，那－－那－－」

苗若蘭道：「自從我爹爹說了胡伯伯的往事，我就一直就盼那個孩子還活在世上，也盼終須有日能見一見他。今日之事雖險，但若從此不能再與他相見，我可要抱恨一生了。」她這幾句雖說得輕柔溫文，然語意極為堅定，于管家竟爾不能違抗。他心道：「這位姑娘手無縛雞之力，卻剛勇如此，真不愧是金面佛苗大俠之女。甚麼鎮關東、威震天南，名號兒叫得響亮，與苗姑娘一比，倘不愧死，也可算得臉皮厚極。」他本來心中害怕，但見苗若蘭行若無事，恐慌之心倒去了一大半，當下緊一緊腰帶，在茶盤中放了兩隻青花細瓷的蓋碗，沖上了茶，走出廳去。苗若蘭跟隨在後。

于管家轉出廳壁，高聲道：「胡大爺遠來，不曾遠迎，當請恕罪。」說著請了個安，獻上茶去。只見那白衣人臉朝外、背向裏，腰間微彎，俯在那張紅木方桌旁不知在做些甚麼。他聽見于管家說話，回過頭來，但見苗若蘭弱態生嬌，明波流慧，怯生生的站在當地，不禁怔了一怔。

苗若蘭見這人滿腮虯髯，根根如鐵，一頭濃髮，卻不結辮，橫生倒豎般有如亂草，也是微微一驚。她自幼對胡一刀之子心懷憐惜悲憫之情，今日相見，卻不料他竟是如此粗豪猛惡的一條漢子，她隨即想到：「胡一刀胡伯伯容貌威嚴，他生的孩子也是這般，又何足為奇？倒是我自己一向將他想錯了。」當下上前盈盈一福，輕聲說道：「相公萬福。」

雪山飛狐胡斐此番上峰，準擬與滿山高手作一場龍爭虎鬥，哪知莊中出來相見的竟是一個姣好少女，心下大是詫異，暗道：「且瞧他們使甚麼詭計。」當下還了一禮，說道：「在下胡斐奉揖。不敢請問姑娘高姓？」

于管家向苗若蘭使個眼色，叫她捏造個假姓，千萬不可吐露是苗人鳳之女，哪知苗若蘭竟似不解，說道：「胡世兄，咱們是累代世交，可惜從來從未會面，我姓苗。」胡斐心中更是一凜，臉上卻不動聲色，道：「姑娘與金面佛苗大俠怎生稱呼？」于管家大急，在苗若蘭身旁暗扯她的衣袖，她仍是不理，道：「金面佛就是家父。」胡斐仰天打個哈哈，說道：「幸會，幸會。令尊怎麼不出來相見？」

于管家手按刀柄，只怕胡斐出手相害，斜眼微晲苗若蘭時，卻見她神色如常，心道：「這位姑娘年幼無知，眼前是個殺父的大仇人，她竟不知天高地厚，盡吐真相。」只聽她道：「家父尚未上山。他若知胡世兄是故人之子，縱有天大的要事，也早擱下，必已趕來與世兄相見。」胡斐更是奇怪，道：「姑娘知道在下身世，令尊卻不知曉，敢問何故？」苗若蘭道：「適才我是聽令友平君說的。」胡斐道：「啊，原來平四叔到了這兒，他人呢？」

于管家一怔，在廳中四下一望，不見了平阿四的人影，只見地面上的一灘鮮血，在地下兀自未乾，心道：「自那鴿兒帶線入來，人人想著下峰逃生，竟都將此人忘了。他是胡斐的救命恩人，若是有甚不測，禍患又加深了一層。」胡斐見他望著地下的一灘鮮血，臉色有異，大聲問道：「這是平四叔的血麼？」

于管家不敢打誑，只得應聲道：「是。」胡斐父母早喪，自幼由平阿四撫養長大，與他情若父子，他天性又最純篤，聞此言如何不驚？當下一躍而前，握住于管家的右臂，厲聲道：「他在哪裏？他－－他怎樣了？」于管家只覺手臂劇痛，宛似一道鋼箍越收越緊，只得咬緊了牙齒竭力忍痛，額頭上黃豆大的汗珠一粒粒的滲將出來，竟說不出一句話。

苗若蘭緩緩的道：「胡世兄不必焦急，平四爺好好的在那邊。」說著伸手指向東邊廂房一指。胡斐手掌一鬆，放脫了于管家的手臂，隨即騰身而起，砰的一聲，已將東廂房門踢開，只見平阿四躺在榻上，不住喘息。胡斐大喜，叫道：「四叔，你沒事麼！」平阿四在廂房裏早就聽到他的聲音，低聲道：「還好，你放心。」胡斐搶上前去，但見他臉如金紙，呼吸低微，適才一時之間的喜悅又轉為擔憂，道：「四叔，你怎麼受的傷？」平阿四道：「此事說來話長。若不是苗姑娘搭救，今生是不能再與你相見了。」

原來眾人一見白鴿傳絲，一窩蜂般的湧出大廳，苗若蘭乘機與琴兒將他扶到了廂房，後來寶樹欲待一掌將他擊死，卻已找不到他，當時情勢緊急，不及仔細尋找，平阿四因此而保存了一命。胡斐點點頭，從衣囊中取出一顆龍眼大的朱紅丸藥，塞在他的口裏，道：「四叔，你先服了這顆傷藥。」

他見平阿四將傷藥嚼爛吞下，稍稍放心，回到廳上，向苗若蘭一揖到地，道：「苗姑娘多謝你相救平四叔。」苗若蘭急忙還禮，道：「平四爺古道熱腸，小妹欽仰得緊。些些微勞，何足掛齒？」

胡斐聽她吐屬文雅，遊目向四壁一望，見苗人鳳所書的那副木聯上聯掛在中堂，下聯卻倚在桌邊，朗聲吟道：

「九死時拼三尺劍，千金來自一聲盧。」

舉起茶碗喝了一口，道：「令尊這副對聯筆力雄健，英氣逼人，小可不才，卻想和上幾句，就只怕貽笑方家。」

苗若蘭見他神情粗獷，舉止疏放，心想這原是豪士本色，不料他竟會說這幾句話，忙道：「那好極了，定要請教。」胡斐微微一笑，左掌在牆壁上一拍，只聽得砰的一聲響，牆上一口鐵釘突了出來。他右手大拇指與食指拿住鐵釘，微一用力，已將鐵釘拔在手中。

于管家雖久歷江湖，可是如他這般驚人的掌力指力，確也是聞所未聞，只見他將鐵釘挾在食指內側，在那方桌面上寫起字來，一筆一劃，都是深入桌面辦寸有奇。那方桌是極堅硬的紅木所製，他手指雖借助鐵釘之力，但這般隨指成書，揮寫自如，那指上的功夫更是高到了極處。

于管家是武人，觸目關注的只是武學功力，苗若蘭留神的卻是他所書寫的字跡，見他寫道：

「生來骨骼稱頭顱，未出鬚眉已丈夫。

九死時拼三尺劍，千金來自一聲盧。

歌聲不屑彈長鋏，世事惟堪擊唾壺－－」

他寫到這裏，抬頭向著屋樑，思索下面兩句。苗若蘭忽接口道：

「結客四方知己遍，相逢先問有讎無？」

胡斐一笑，叫道：「正是。」將這兩句詩接著寫在桌面。口中連吟：

「結客四方知己遍，相逢先問有讎無？」

苗若蘭道：「胡世兄遠來，莊上無以為敬。琴兒，快取酒餚出來。」胡斐道：「此間主人約在下今日午時相會，怎麼到此刻還不出來相見？」苗若蘭道：「主人因有要事下山，相救一位朋友，想來一時未易得手，致誤世兄之約，小妹先此謝過。」

胡斐聽她應對得體，心中更奇：「苗范田三家向稱人才鼎盛，怎麼男子漢都縮在後面，卻叫這樣一個弱不禁風的少女出來推搪？而這少女見我絲毫不示怯意，難道她竟是一身武藝，卻有意的深藏不露麼？」正字沉吟，見琴兒托了一隻木盤，盤中放著一大壺酒，一隻酒杯，放在桌上，在杯中斟上了酒，笑道：「胡相公，山上的雞鴨魚肉、蔬菜瓜果，統通給你的平四爺毀啦，對不起，只好請你喝白酒。」

胡斐見那木盤正端到他與苗若蘭身體之間，當即伸出左手，在盤邊輕輕一推，那木盤直向苗若蘭肩上撞去。這一推雖似出手甚輕，其實借勁打人，受著的人若是不加抵禦，就如中了兵刃之傷一般。苗若蘭不會武藝，只是順乎自然的微微一讓，並未出招化勁，眼見這一下要身受重傷。

于管家大驚，他自知武功與胡斐差得太遠，縱然不顧性命的上前救援，也必無濟於事，只叫得一聲：「啊喲！」卻見胡斐左手兩根手指已快如閃電般的拉住了木盤，這一下時機湊合得妙極，盤邊與苗若蘭的外衣微一碰觸，立即縮回，她絲毫不知就在這一瞬之間，自己已從生到死、從死到生的走了一個循環。

胡斐道：「令尊的武功打遍天下無敵手，何以不傳授姑娘？素聞苗家劍門中子女一視同仁啊。」苗若蘭道：「我爹爹立志要化解這場百餘年來糾纏不清的仇怨，是以苗家劍法，至他而絕，不再傳授子弟。」胡斐愕然，拿著酒杯的手停在半空，隔了片刻，方始舉到口邊，一飲而盡，叫道：「苗人鳳啊苗人鳳，你果然稱得上『大俠』二字！」

苗若蘭道：「我曾聽爹爹說起令尊當日之事，那時令堂請我爹爹飲酒，旁人說道須防酒中有毒。我爹爹道：『胡一刀乃天下英雄，豈能行此卑劣之事？』今日我請你飲酒，胡世兄居然也是坦率飲盡，難道你也不怕別人暗算麼？」胡斐一笑，從口中吐出一顆紅色的藥丸，說道：「我爹爹中人奸計而死，我若再不防，豈非癡獃？這藥丸善能解毒，諸害不侵，只是適才聽了姑娘之言，倒顯得我胸襟狹隘了。」說著自斟了一杯酒，又是一飲而盡。

苗若蘭道：「山上無下酒之物，殊為慢客。小妹量窄，又不能陪敬君子。古人以漢書下酒，小妹有家傳漢琴一張，欲撫一曲以助酒興，但恐有污清聽爾。」胡斐大喜，道：「願聞雅奏。」琴兒不等小姐再說，早進內室去抱了一張古琴出來，放在桌上，又換了一爐香點起。

苗若蘭輕抒素腕，「仙翁、仙翁」的調了幾聲，彈將起來，隨即倚琴唱道：

「來日大難，口燥舌乾。今日相樂，皆當喜歡。

經歷名山，芝草翻翻。仙人王喬，奉藥一丸。」

唱到這裏，琴聲未歇，歌辭卻止了。

胡斐知她唱的是「善哉行」，那是古時宴會中主客贈答的歌辭，自漢魏以來，少有人奏，不意今日上山報仇，卻遇上這件饒有古風之事。她唱的八句歌中，前四句勸客盡歡飲酒，後四句頌客長壽，適才胡斐含藥解毒，歌中正好說到靈芝仙藥，那是又有雙關之意了。胡斐見壁上懸有一柄長劍，說道：「有酒有歌，豈可有琴而無劍？」走過去拔出劍來，只覺寒氣逼人，與一泓秋水相似，原來是一口寶劍，當下斟滿了酒，左手持杯，右手執劍，舞將起來，口中唱道：

「自惜袖短，內手知寒。慚無靈輒，以報趙宣。」

意思是說主人慇勤相待，自慚沒有甚麼好東西相報。

苗若蘭聽他也以「善哉行」中的歌辭相答，心下甚喜，暗道：「此人文武雙全，我爹爹知道胡伯伯有此後人，必定歡喜。」當下唱道：

「月沒參橫，北斗闌干。親交在門，飢不及餐。」

意思是說客人光臨，高興得飯也來不及吃。胡斐接著唱道：

「歡日尚少，戚日苦多，以何忘憂？彈箏酒歌。

淮南八公，要道不煩，參駕六龍，遊戲雲端。」

最後四句是祝頌主人成仙長壽，是與主人首先所唱之辭相答的。

胡斐唱罷，將長劍擲在半空，舉杯飲盡，接劍而立。苗若蘭錚的一聲，劃絃而止，站了起來。兩人相對行禮。

胡斐將長劍歸入壁上劍鞘。道：「主人既然未歸，明日當再造訪。」大踏步走向東廂房，將平阿四負在背上，向苗若蘭微微躬身，走出大廳。苗若蘭出門相送，只見他背影在崖邊一閃，拉著繩索溜下山峰去了。

苗若蘭望著滿山白雪，深深出神。琴兒道：「小姐，你想甚麼？快進去罷，莫著了冷。」苗若蘭道：「我不冷。」她自己心中其實也不知到底在想甚麼。琴兒催了兩次，苗若蘭才慢慢回進莊子。

一進大廳，只見滿廳都坐滿了人，適才躲得影蹤不見的眾人，突然之間都轉來了。各人見苗若蘭回廳，一齊站起相詢：

「他走了麼？」

「他說些甚麼？」

「他說甚麼時候再來？」

「他上山是來報仇麼？」

「他要找誰？」

苗若蘭心中鄙視這些人膽怯，危難之時個個逃走，留下她一個弱女子抵擋大敵，當下淡淡的道：「他甚麼也沒說。」寶樹道：「我不信。你在廳上陪了他這許久，總有些話說。」苗若蘭指著紅木方桌道：「他要說的，都寫在這桌上了。」寶樹早就見到桌上字跡，想到「相逢先問有讎無」這一句，心下惴惴不安，不再言語了。

苗若蘭見眾人神色有異，有意嚇嚇他們，說道：「那位胡世兄說道，他這次上山，為的是報殺父之仇，可惜仇人躲了起來。現在他守在山下，待那仇人下去，下一個，殺一個；下兩個，殺一雙。」眾人一凜，都想：「山上沒有糧食，山下又守著這一個兇煞太歲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苗若蘭對胡苗范田四家結仇之事，心中尚存著好些疑團，心想正好乘機套出各人的秘密，於是說道：「胡世兄言道：山上眾人，個個與他有仇，只是有的仇深，有的仇淺。他恩怨分明，深者重報，淺者輕報，不願錯害了好人。他要我代詢各位，為何齊來這關外苦寒之地，是否要合力害他？」

除了寶樹之外，餘人異口同聲的說道：「雪山飛狐之名，咱們以前從未聽到過，與他有甚仇怨？更加說不上合力害他。」苗若蘭向鎮關東陶百歲道：「陶伯伯，姪女有一事不明，要想請教。」

陶百歲道：「姑娘請說。」苗若蘭道：「適才那位平阿四平四爺說道：胡一刀胡伯伯請寶樹大師去轉告我爹爹三件大事，可是我爹爹說到此事經過之時，卻從未提起。陶伯伯曾說知道此中原委，不知能開誠見告否？」

陶百歲道：「姑娘即使不問，我也正要說。」他指著阮士中、殷吉、曹雲奇等人，大聲道：「這幾位天龍門的英雄，誣指我兒害死田歸農田親家，哼哼！」他嗓門本就粗大，這時心中憤激，更加說得響了：「我將這事從頭說來，且聽各位秉公評個是非曲直。」殷吉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，咱們正要向陶老前輩請教。」

# 第十二回 缺回漏目

陶百歲道：「我在少年之時，就和歸農一起做沒本錢的買賣。」眾人都知陶百歲身在綠林，是飲馬川山寨的大寨主，卻不知田歸農也曾為盜，大家互望了一眼。曹雲奇叫道：「放屁！我師父是武林豪傑，你莫瞎說八道，污了他的名頭。」

陶百歲厲聲道：「你瞧不起黑道上的英雄，可是黑道上的英雄還瞧不起你這種狗熊呢！我們開山立櫃，憑一刀一劍掙飯吃，比你們看家護院、保鏢做官，又差在哪裏了？」曹雲奇站起身來，欲待再辯。田青文拉拉他的衣襟，低聲道：「師哥，別爭啦，且讓他說下去。」曹雲奇一張臉脹得通紅，雙目瞪著陶百歲，緩緩坐下。

陶百歲大聲道：「我陶百歲自幼身在綠林，打家劫舍，從來不曾隱瞞過一字，大丈夫敢作敢當，又怕甚麼了？」苗若蘭聽他說話岔了開去，於是道：「陶伯伯，我爹爹也說，綠林中儘有英雄豪傑，誰也不敢小覷了。你請說田家叔父的事罷。」陶百歲指著曹雲奇的鼻子道：「你聽，苗大俠也這麼說，你狠得過苗大俠麼？」曹雲奇「呸」了一聲，卻不答話。

陶百歲胸中忿氣略舒，道：「歸農年輕時和我一起做過許多大案，到後來成婚，這才洗手不幹。他若是瞧不起黑道人物，幹麼又肯將獨生女兒許配給我孩兒？不過話又得說回來，他和我結成親家，卻也未必當真安著甚麼好心。他是要堵住我的口，要我隱瞞一件大事。

「那日歸農與范幫主在滄州截阻胡一刀夫婦，我是在做歸農的副手。胡一刀在大車中飛擲金錢鏢，被打中穴道的諸人之中，有一個就是我陶百歲。後來胡夫人在屋頂用白絹奪刀擲人，被拋下屋頂的諸人之中，有一個就是我陶百歲。」他說到這裏，苗若蘭不禁低的「啊」了一聲。

聽他又道：「胡一刀夫婦臨死的情景，我也是在場親眼所睹，那恰如苗姑娘與那平阿四所述，寶樹大師說的卻是謊話。苗姑娘問道：苗大俠若知胡一刀並非他殺父仇人，何以仍去找他比武？各位心中必想，定是寶樹心懷惡意，沒將這番話告知苗大俠了。」眾人心中正都如此想，只是礙於寶樹在座，不便有所顯示。陶百歲卻搖頭道：「錯了，錯了。想那跌打醫生閰基當時本領低微，哪敢在苗胡兩位面前弄鬼？他確是依著胡一刀的囑咐，去說了那三樁大事，只是苗大俠卻沒聽見。他去大屋之時，苗大俠有事出外，是田歸農接見。他一五一十的說給田歸農聽，歸農道：『是麼，你回去罷，我自會轉告苗大俠，你見到他時不必再提。胡一刀問起，你只說已當面告知苗大俠就是。』說著賞了他三十兩銀子。那閰基瞧在銀子面上，自然遵依。

「苗大俠所以再去找胡一刀比武，就因為歸農始終沒跟他提這三件大事。為甚麼不提呢？各位定想：田歸農對胡一刀心懷仇怨，想借手苗大俠將他殺了。這麼想嘛，只對了一小半。歸農確是盼胡一刀喪命，可是他更加盼望的，卻是要借胡一刀之手，將苗大俠殺了。」

眾人聽到這裏，臉上都有不以為然之色，心想：「田歸農欲殺胡一刀為父報仇，自己力量不及，自盼苗大俠得勝。若他反而盼胡一刀殺死苗大俠，那豈非瘋了？」陶百歲道：「好，你們不信，我就說出其中的道理來。苗大俠的－－」苗若蘭突然插口道：「陶伯伯，你不必說啦，我知道他為甚麼想害我爹爹。」

陶百歲道：「嗯，我還是不說的好。總而言之，他交給我一盒藥膏，叫我去設法塗在胡一刀與苗大俠比武所用的刀劍之上，我不得其便，就轉交給了那跌打醫生閰基。各位請想，胡一刀是何等的功夫，若是中了尋常毒藥，焉能立時斃命？他閰基當時只是個鄉下郎中，哪有甚麼江湖好手難以解救的毒藥？胡一刀中的是甚麼毒？那就是天龍門獨一無二的秘製毒藥了。武林人物聞名喪膽的追命毒龍錐，就全仗這毒藥而得名。」

餘人本來將信將疑，聽到這裏，卻已信了八九成，向阮士中、曹雲奇等天龍弟子望了幾眼，阮曹等心中惱怒，卻是不便發作。

陶百歲道：「那一日田歸農閉門封劍，大張宴席，請了數百名江湖上的成名英雄。我和他是兒女親家，自然早幾日就已趕到，助他料理一切。按著天龍門的規矩，北宗掌門封劍之後，天龍門的劍譜，歷祖宗牒，以及這隻鎮門之寶的鐵盒，都得交由南宗接掌。殷兄，我說得不錯罷？」殷吉點了點頭。

陶百歲又道：「這位威鎮天南殷吉殷大財主，是天龍門南宗掌門，他也是早幾日就已到了。田歸農是否將劍譜、宗牒、與鐵盒按照祖訓交給你，請殷兄照實說罷。」

殷吉咳嗽一聲，站起身來說道：「這事陶寨主不提，在下原不便與外人明言，可是中間實有許多蹺蹊之處，在下若是隱藏在心，只怕教我們北宗的諸位師兄起了疑心。那日田師兄宴客之後，退到內堂，按著歷來規矩，他就得會集南北兩宗門人，拜過闖王的神位，將鐵盒傳交在下。哪知他進了內室，始終沒再出來，一直等到半夜，外客早已散盡，青文姪女忽從內室出來對我說道，田師兄身體不適，授譜之事待明日再行。

「我心下好生奇怪，適才田師兄謝客敬酒，臉上沒一點疲態，怎麼突然感到不適？再說傳譜授盒，只是拜一拜列祖列宗，片刻可了，一切都已就緒，何必再等明日？莫非田師兄不肯交出鐵盒，故意拖延推諉麼？」

阮士中插口道：「殷師兄你這般想，那就不是了。你若單是為了受譜受盒而去，田師哥早就交給了你。你邀了許多硬手同來，顯然不安著好心。」殷吉冷笑道：「嘿，我能有甚麼壞心眼兒了？」

阮士中道：「你是想一等拿到譜牒鐵盒，就勒逼我們南北歸宗，讓你做獨一無二的掌門人。」

殷吉臉上微微一紅，道：「天龍門分為南北二宗，原是權宜之計。當年田師兄初任北宗掌門之時，他何嘗不想歸併南宗？兄弟意欲兩宗合一，光大我門，原是一樁美事。這總比阮師兄你閣下竭力排擠雲奇、意圖自為掌門好些罷？」

眾人聽他們自揭醜事，原來各懷私欲，心中均感幸災樂禍。苗若蘭對這種武林中門戶宗派之爭不欲多聽，輕輕的道：「後來怎麼了？」

殷吉道：「我回到房裏，與我南宗的諸位師弟一商議，大家說田師兄必有他意，咱們不能聽憑欺弄，於是推我去探明真情。

「當下我到田師兄臥室去問候探病，青文姪女一雙眼睛哭得紅紅的，攔在門口，說道：『爹已睡著啦，殷叔父請回，多謝您關懷。』我見她神情有異，心想田師兄若是當真身子有甚不適，她也不用哭得這麼厲害，這中間定有古怪，當下回房待了半個時辰，換了衣服，再到田師兄房外去探病－－」

阮士中左掌在桌上用力一拍，喝道：「嘿，探病！探病是在房外探的麼？」殷吉微微冷笑，道：「就算是我偷聽，卻又怎地？我躲在窗外，只聽田師兄道：『你不用逼我。今日我閉門封劍，當著江湖豪傑之面，將天龍北宗的掌門人傳給了雲奇，怎麼還能更改？』又聽這位七星手阮士中阮師兄說道：『我怎敢逼師哥？但想雲奇與青文做出這等事來，連孩子也生下了，我門中上上下下，哪一個還能服他？』」

殷吉剛說到這裏，咕咚一響，田青文連人帶椅，往後便倒，又自暈了過去。陶子安舉起單刀，迎面往曹雲奇頭頂劈下。曹雲奇手中沒有兵刃，只得舉起椅子招架。陶百歲聽得未過門的媳婦竟做下這等醜事，只惱得哇哇大叫，也舉起一張椅子，夾頭夾腦往曹雲奇頭上砸去。

天龍諸人原來齊心對外，但這時五人揭破了臉，竟無人過去相助曹雲奇，眼見廳上又是亂成一團。苗若蘭叫道：「大家別動手，我說，大家請坐下！」她這話中自有一種威嚴之意，不知怎的，竟是教人難以抗拒。陶子安怔了一怔，收回單刀。陶百歲兀自狂怒，揮椅猛擊。陶子安接住父親打過去的椅子，道：「爹，咱們別先動手，好教這裏各位評個是非曲直。」陶百歲聽兒子說得有理，這才住手。

苗若蘭道：「琴兒，你扶田姑娘到內房去歇歇。」這時田青文已慢慢轉醒，臉色慘白，低下頭自行走入內堂。眾人眼望殷吉，盼他繼續講述。

殷吉道：「只聽得田師兄長嘆一聲，道：『作孽，作孽！報應，報應！』他反來覆去，不住口的說『作孽，報應』，隔了好一陣，才道：『此事明天再議，你去罷。叫子安來，我有話跟他說。』」

殷吉向陶氏父子望了一眼，續道：「阮師兄還待爭辯，田師兄拍床怒道：『你是不是想逼死我？』阮師兄這才沒有話說，推門走出。我聽他們說的是自己家中醜事，倒跟我南宗無關，又怕阮師兄出來撞見，大家臉上不好看，當下搶先回到自己房中。」阮士中冷笑道：「那晚我和田師哥說了話出來，眼見黑影一閃，喝問：『哪個狗雜種在此偷聽？』當時沒人答話，我只道當真是狗雜種，原來卻是殷師兄，這可得罪了。」說著向殷吉一揖，他明是賠罪，實是罵人。殷吉臉色微變，但他涵養功夫甚好，回了一禮，笑道：「不知者不罪，好說好說。」

陶子安道：「好，現下輪到我來說啦。既然大家撕破了臉，我－－我也不必再隱瞞甚麼。我－－我－－」說到這裏，喉頭哽咽，心情激動，竟然說不下去，兩道淚水卻流了下來。眾人見他這樣一位氣宇昂藏的少年英雄，竟在人前示弱，心中都有些憐惜之情，於是射向曹雲奇的目光之中，自亦含著三分氣憤，三分怪責。

陶百歲喝道：「這般不爭氣幹甚麼？大丈夫難保妻賢子孝，好在這媳婦還沒過門，玷辱不到我陶家的門楣。」陶子安伸袖擦了眼淚，定了定神，說道：「以前每次我到田－－田伯父家中－－」曹雲奇聽他稍一遲疑，對田歸農竟稱為「伯父」，不再稱他「岳父」，心中暗喜：「哼，他這小子不認青妹為妻，我正是求之不得。」只聽他續道：「青妹在有人處總是紅著臉避開，不跟我說話，可是背著在沒人的地方，咱倆總要親親熱熱的說一陣子話。我每次帶些玩意兒給她，她也總有物事給我，繡個荷包啦、做件馬甲啦，從來就短不了－－」曹雲奇臉色越來越是難看，心道：「哼，還有這門子事，倒瞞得我好苦。」

陶子安續道：「這次田伯父閉門封劍，我隨家父興興頭頭的趕去，一見青妹，就覺得她容顏憔悴，宛似生過了一場大病。我心中憐惜，背著人安慰，問她到底生了甚麼病。她初時支支吾吾，我尋根究底細問，她卻發起怒來，搶白了我幾句，從此不再理我。

「我給她罵得糊塗啦，只有自個兒納悶。那日酒宴完了，我在後花園涼亭中與她撞見，只見她一雙眼哭得紅紅的，我不管甚麼，就向她陪不是，說道：「青妹，都是我不好，你就別生氣啦。」哪知她臉一沉，發作道：『哼，當真是你不好，那也罷了，偏生是別人不好，我還是死了的乾淨。』我更加摸不著頭腦，再追問幾句，她頭一撇就走了。我回房睡了一會，越想越是不安，實在不明白自己甚麼地方得罪了她，於是悄悄起來，走到她的房外，在窗上輕輕彈了三彈。往日我們相約出來會面，總用這三彈指的記號。哪知這晚我連彈了幾次，房中竟是沒半點動靜。

「隔了半晌，我又輕彈三下，仍是沒聽到聲息。我奇怪起來，在窗格子上一推，那窗子竟沒閂住，應手而開，房中黑漆漆的，沒瞧見甚麼。我急於要跟她說話，就從窗裏跳了進去－－」曹雲奇聽到此處，醋意不可抑制，喝道：「你半夜三更的，偷入人家閨房，意欲何為？」陶子安正欲反唇相譏，苗若蘭的侍婢快嘴琴兒卻搶著道：「他們是未婚夫婦，你又管得著麼？」

陶子安向琴兒微一點頭，謝她相幫，接著道：「我走到她床邊，隱約見床前放著一對鞋子，當下大著膽子，揭開羅帳，伸手到被下一摸，觸手處是一個包袱般之物，青妹卻不在床上。我更是奇怪，摸一摸那是甚麼包袱，手上一涼，把我嚇了一大跳，似乎是個嬰兒。再仔細一摸，那不是嬰兒是甚麼？只是全身冰涼，早已死去多時，看來是把棉被壓在孩子身上將他悶死的。」只聽得嗆啷一響，苗若蘭失手將茶碗摔在地下，臉色蒼白，嘴唇微微發顫。

陶子安道：「各位今日聽著覺得驚恐，當日我黑暗之中親手摸到，更是駭異無比，險些兒叫出聲來。就在此時，房外腳步聲響，有人進來，我忙往床底下一鑽。只聽那人走到床邊，坐在床沿，嚶嚶啜泣，原來就是青妹。她把死孩子抱在手裏，不住親他，低聲道：『兒啊，你莫怪娘親手害了你的小命，娘心裏比刀割還要痛哪。只是你若活著，娘可活不成啦。娘是狠心，對不起你。』

「我在床下只聽得毛骨悚然，心中這才明白，原來她不知與哪個狗賊私通，生下了孩兒，竟下毒手將孩兒害死。她抱著死嬰哭一陣，親一陣，終於站起身來，披上一件披風，將嬰兒罩住，走出房去。我待她走出房門，才從床下出來，悄悄跟在她後面。那時我心裏又悲又憤，要查出與她私通的那狗賊是誰。

「只見她走到後園，越牆而出，我一路遠遠掇著，見她走了半里多路，到了一個墳場。她從披風下取出一把短鏟，正要掘地掩埋，忽然數丈外傳來鐵器與土石相擊之聲，深夜中竟另外也有人在掘地。她吃了一驚，急忙蹲下身子，過了好一陣，彎著腰慢慢爬過去察看。我想這必是盜墓賊在掘墳，當下也跟著過去，只見墳旁一盞燈籠發著淡淡黃光，照著一個黑影正在掘地。

「我凝目一瞧，這人卻非掘墳，而是在墳旁挖個土坑，也在掩埋甚麼。我心道：『這可奇了，難道又有誰在埋私生兒？』

「但見那人掘了一陣，從地下捧起一個長長的包裹，果真與一個嬰兒屍身相似。那人將包裹放入坑中，鏟土蓋土，回過頭來，火光下看得明白，不由得我心中一驚，原來此人非別，卻是這位迴龍劍周雲陽周師兄。」

周雲陽臉上本來就無血色，聽陶子安說到這裏，更是蒼白。陶子安接著道：「當時我心下疑雲大起：『難道與青妹私通的竟是這畜生？那怎麼他自己也來掩埋一個死嬰？』青妹一見是他，身子伏得更低，竟不出來與他相會。周師兄將土踏實，又鏟些青草鋪在上面，再在草上推了好多亂石，教人分辨不出，這才走開。

「周師兄的身形在墳堆中一消失，青妹忙掘了一坑，將死嬰埋下，隨即搬開周師兄所放的亂石，要挖掘出來，瞧他埋的是甚麼物事。我心想：『就算你不動手，我也要掘，現下倒省了我一番手腳。』青妹舉起鐵鏟剛掘得幾下，周師兄突然從墳後出來，叫道：『青文妹子，你幹甚麼？』原來他用心極細，埋下之後假裝走開，過一會卻又回來察看。青妹嚇了一跳，將鐵鏟落在地下，無話可說。

「周師兄冷冷的道：『青文妹子，你知道我埋甚麼，我也知道你埋甚麼。要瞞呢，大家都瞞；要揭開呢，大家都揭開。』青妹道：『好，那麼你發個誓。』周師兄當即發個毒誓，青妹跟著他也發了誓。兩人約定了，互相隱瞞，一齊回進莊去。

「我瞧兩人神情，似乎有甚麼私情，但又有點不像，當下悄悄跟在後面，手裏扣了餵毒的暗器，只要兩人有絲毫親暱之態，有半句教人聽不入耳的說話，我立時將他斃了。

「總算他運氣好，兩人從墳場回進莊子，始終離得遠遠的，一句話也沒說。青妹回到自己房裏，不斷抽抽噎噎的低聲哭泣。我站在她的窗下，思前想後，甚麼都想到了。我想闖進去一刀將她劈死，想放把火將田家莊燒成白地，想把她的醜事抖將出來讓人人知道，可又想抱著她大哭一場。終於我打定了主意：『眼下須得不動聲色，且待查明奸夫是誰再說。』

「我全身冰冷，回到房中，爹爹兀自好睡，我卻獨個兒站著發獃。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忽然阮師叔來叫我，說田伯父有話跟我說。我心道：『這話兒來了，且瞧他怎生說？是要我答應退婚呢，還是欺我不知，送一頂現成的綠頭巾給我戴戴？』阮師叔說夜深不陪我了，叫我自去。我生怕有甚不測，叫醒爹爹，請他防備，自己身上帶足了兵刃暗器，連弓箭也暗藏在長袍底下。

「到了田伯父房裏，見他躺在床上，眼睛望著床頂，獃獃的出神，手裏拿著一張白紙，竟沒覺得我進房。我咳嗽一聲，叫道：『阿爹！』他吃了一驚，將白紙藏入了褥子底下，道：『啊，子安，是你。』我心想：『明明是你叫我來的，卻這麼裝腔作勢。』但瞧他神色，卻當真是異常驚恐。他叫我閂上房門，卻又打開窗子，防備有人在窗外偷聽，這才從棉被裏拿出這隻鐵盒，交給我道：『子安，這隻鐵盒我傳了給你。我目下危在旦夕，全憑你救我一命。』」

# 第十三回 一張白紙

曹雲奇心中憋了半天，聽到這裏，猛地站起身來，戟指叫道：「放屁，放屁！我師父是何等功夫，你這小子有甚麼本事救他？」陶子安眼睛望也不望他，只當他沒說過話，向著寶樹等人說道：「我聽了他這兩句話，大是驚疑，忙道：『岳父，你但有所命，小婿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。』田伯父點點頭，從棉被中取出一個長長的錦緞包裹，交在我的手裏，道：『你拿了這東西，連夜趕赴關外，埋在隱蔽無人之處。若是不讓旁人察覺，或許能救得我一命。』

「我接過手來，只覺那包裹又沉又硬，似是一件鐵器，問道：『岳父，那是甚麼東西？有誰要來害你？』田伯父將手揮了幾揮，神色極為疲倦，道：『你快去，連你父也不可告知，再遲片刻就來不及啦。這包裹千萬不得打開。』我不敢再問，轉身出房。剛走到門口，田伯父忽道：『子安，你袍子底下藏著甚麼東西？』我嚇了一跳，心道：『他眼光好厲害！』只得照實說道：『那是兵刃弓箭。今日客人多，小婿怕混進了歹人來，所以特地防著點兒。』田伯父道：『好，你精明能幹，雲奇能學著你一點兒，那就好了。唉，你把弓箭給我。』

「我從袍底下取出弓箭，遞給了他。他抽出一枝長箭，看了幾眼，搭在弓上，道：『你快去罷！』我見了這副模樣，心下倒有些驚慌：『他別要在我背心射上一箭！』裝著躬身行禮，慢慢反退出去，退到房門，這才突然轉身。出房門後我回頭一望，只見他將箭頭對準窗口，顯是防備仇家從窗中進來。

「我回到自己房裏，對這事好生起疑，心想田伯父的神色之中，始終透著七分驚惶、三分詭秘，可以料定他對我絕無好意。於是我叫醒爹爹，將這事對他說了，但為了怕惹他生氣，青文妹子的事卻瞞著不說。爹爹道：『先瞧瞧這包中是甚麼東西。』我也正有此意，兩人打開包裹，原來正是這隻鐵盒。

「這鐵盒是天龍門的鎮門之寶，我早就聽青妹說過。爹爹與田伯父是多年老友，更親眼目睹田伯父從胡一刀的遺孤手中搶來，後來就將闖王的軍刀放在盒裏。爹爹道：『這就奇了。』他知道鐵盒旁藏有短箭，也知道鐵盒的開啟之法，當即依法打開。爺兒倆一看之下，面面相覷，說不出話來。原來盒中竟是空無一物。爹爹道：『那是甚麼意思？』我早就瞧出不妙，這時心中更已明白了八分，知道必是田伯父陷害我的一個毒計，他將寶刀藏在別處，卻將鐵盒給我。他必在路上派人截阻，拿到我後，誣陷我盜他寶刀，逼我交出。我交不出刀，他縱不殺我，也必將青妹的婚事退了，好讓她另嫁曹師兄。爹爹不知其中原委，自然瞧不透他的毒計。」

曹雲奇大叫：「你害死我師父，偷竊我們至寶，卻又來胡說八道。這套鬼話，連三歲孩兒也瞞騙不過。」陶子安冷笑道：「田伯父雖已死無對證，我手上卻有證據。」曹雲奇更是暴跳如雷，喝道：「證據？甚麼證據？拿出來大家瞧瞧。」陶子安道：「到時候我自會拿出來，不用你著忙。各位，這位曹師兄老是打斷我的話頭，還不如請他來說。」寶樹道：「曹雲奇，你想把老衲撞下山去，老衲還沒跟你算帳呢！你瞪眼珠粗脖子幹麼？」曹雲奇心中一寒，不敢再說。

陶子安道：「我知道事勢緊迫，只要拿著鐵盒一出田門，即無殺身之禍，也必鬧個身敗名裂。我道：『爹，這中間大有蹊蹺，我把包裹去還給岳父，不招攬這門子事。』當下將鐵盒包在錦緞之中，心下琢磨了幾句話，要點破他的詭計，大家來個心照不宣。

「待我捧著包裹趕到田伯父房外，他房中燈火已熄，窗子房門都已緊閉。我想這件事隨時都能鬧穿，一刻延挨不得，當下在窗外叫了幾聲：『岳父，岳父！』房裏卻沒應聲。我心下起疑：『田伯父這等武功，縱在沉睡之中也必立時驚覺，難道他故意不理我？』

「我越想越怕，似覺天龍門的弟子已埋伏在側，馬上就要一擁而上，逼我交出寶刀。我一面拍門，一面把話說明在先：『岳父！我爹爹要我把包裹還你。我們有要事在身，沒能跟您老辦事。』拍了幾下，房中仍是寂靜無聲。我急了，取出刀子撬開了門閂，推門進去，幌火摺點亮蠟燭，不由得驚得獃了，只見田伯父已死在床上，胸口插了一枝長箭，那正是我常用的羽箭。他臉色驚怖異常，似乎臨死之前曾見到甚麼極可怕極怪異的鬼物一般。

「我獃了半晌，不知如何是好，眼見門窗緊閉，不知害死田伯父的兇手怎生進來，下手後又從何處出去？抬頭向屋頂一張，但見屋瓦好好的沒半點破碎，那就不是從屋頂出入的了。我再想查看，忽聽得走廊中傳來幾個人的腳步之聲。我想田伯父死在我的箭下，此時若有人進來，我如何脫得了干係？忙在被上取過我的弓箭，正要去拔他胸口的羽箭，燭光下突然見到床上有兩件物事，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，手一顫，燭臺脫手，燭火立時滅了。

「各位定然猜不到我見到的是甚麼東西？原來一樣是這柄寶刀，另一樣卻是青妹埋在墳中的那個死嬰。當時我只道是這嬰兒不甘無辜枉死，竟從墳中鑽出來索命，慌亂之下，順手搶了寶刀就逃。剛奔到門口，忽然想起一事，回來到田伯父的褥子下一摸，果然摸到了那張白紙。我料到田伯父之死與這張紙大有干係，當時不敢點燭細看，只往懷中一塞，正要伸手再去拔箭，突然腳步聲近，有三個人走到了門口，我暗叫：『糟糕！這一下門口被堵，我陶子安性命休矣！』

「危急之下，眼見無處躲藏，只得往床底下一鑽，但聽得那三人推門進來，原來是阮師叔和曹周兩位師兄。阮師叔叫了兩聲：『師哥！』不聽見應聲，就命周師兄去點蠟燭來。我想待會取來燭火，他們見到田伯父枉死，一搜之下，我性命難保，此時乘黑，正好衝將出去。

「阮師叔與曹師哥都是高手，我一人自不是他二人之敵，但出其不意，或能脫身，此時須得當機立斷，萬萬遷延不得，當下慢慢爬到床邊，正要一躍而出，突然手臂伸將出去，碰到一人的臉孔，原來床底下已有人比我先到。我險些失聲驚呼，那人手掌一翻，已扣住我的脈門。我心中暗暗叫苦，那人卻用手指在我掌心寫道：『併肩子出去。』我心中大喜，就在此時，眼前一亮，周師哥已提了燈籠來到。

「只聽得噗的一聲，那人發了一枚暗器，將燈籠打滅，一翻手，竟來奪我手中的寶刀。我一個打滾，滾出床底，急衝而出。床底那人追將出來。只聽阮師叔叫道：『好賊子！』揮掌打去。阮師叔武功極高，那人竟爾脫不了身。我急忙奔回房中，叫了爹爹，連夜逃出田家。

「這件事的始末就是如此。這鐵盒是田伯父親手交給我的，他叫我埋在關外，我是依他的遺命而為。天龍門的師叔師兄們見到田伯父胸上羽箭，自然疑心是我下手害他，這原是難怪。只可惜我不知床底那人的底細，否則大可找來給我做證。但縱然床下人不肯露臉，我也知害死田伯父的兇手是誰。各位請看，這張紙是田伯父見到我時塞在褥子底下的，他心中害怕仇家前來相害，他彎弓搭箭對準窗口，等的就是此人。可是此人終於要來，而田伯父也終於逃不出他的毒手。」他說到這裏，從懷裏取出一隻繡花的錦囊。眾人見這錦囊手工精緻，都知是田青文所作，不由得轉頭去望曹雲奇。陶子安打開錦囊，摸出一張白紙，要待交給寶樹，但微一遲疑，卻遞給了苗若蘭。

那白紙摺成一個方勝，苗若蘭接過來打開一看，輕輕咦了一聲，只見紙上濃墨寫著兩行字道：「恭賀田老前輩閉門封劍，福壽全歸。門下侍教晚生胡斐謹拜。」這兩行字筆力清秀挺拔，與左右雙僮送上山來的拜帖筆致一模一樣，確是雪山飛狐胡斐的親筆。苗若蘭拿著白紙的手微微顫動，輕聲道：「難道是他？」

阮士中從苗若蘭的手中接過白紙一看，道：「那確是胡斐的筆跡。這樣說來，咱們倒是錯怪子安了。」他突然回過頭來，望著劉元鶴道：「劉大人，那你躲在我田師哥床底幹甚麼？你是給雪山飛狐臥底來啦，是不是？」眾人聞言，都吃了一驚，連曹雲奇與周雲陽也都摸不著頭腦。當晚黑暗之中，那床底人與阮士中交手數合，隨即逸去，三人事後猜測，始終不知是誰，怎麼他此時突然指著劉元鶴叫陣？

但見劉元鶴冷笑一聲，卻不答話。阮士中道：「那晚黑暗之中，在下未能得見床下君子的面貌，心中卻佩服此公武藝了得，咱們師叔姪三人不但未能將他截住，連他的底細來歷也是摸不到半點邊兒。今日雪地一戰，得與劉大人過招，那正是當日床下君子的身手。嘿嘿，幸會啊幸會！嘿嘿，可惜啊可惜。」周雲陽知道師叔此時需要一個搭檔，就如說相聲的下手，否則接不下口去；於是問道：「師叔，可惜甚麼？」阮士中雙眉一揚，高聲道：「想不到堂堂一位御前侍衛劉大人，卻幹這等穿堂入戶、偷雞摸狗的勾當！」

劉元鶴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阮大哥罵得好，罵得痛快，那晚躲在田歸農床下的，不錯正是區區在下。你罵我偷雞摸狗，原也不假。」他說到這裏，臉上顯出一副得意的神情，又道：「只是在下的偷雞摸狗，卻是奉了皇上的聖旨而行！」

眾人一驚，初時都覺他胡說八道，但轉念一想，他是清宮侍衛，只怕當真是奉旨對付天龍門，亦未可知。飲馬川山寨向來與官府作對，倒也不甚在意，天龍諸人卻都是有家有業之人，聞言不禁氣沮。殷吉是兩廣著名的大財主，心中尤其驚懼。

劉元鶴見一句話把眾人懾伏了，更是洋洋自得，說道：「事到如今，我就把這事跟各位說說，待會或者尚有借重各位之處。這一件東西，或者各位從未見過。」說著從懷中取出一個黃色的大封袋來。封袋外寫著「密令」二字，他開了袋口，取出一張黃紙，朗聲讀道：「奉聖旨，令御前一等帶刀侍衛劉元鶴依計行事，不得有誤。總管賽。」讀畢，將那黃紙攤在桌上，讓眾人共觀。殷吉、陶百歲等多見博聞，知道那是侍衛總管賽尚鄂新所下的密令。那賽總管向稱滿州武士的第一高手，素為乾隆皇帝所倚重。

劉元鶴道：「阮大哥，你不必跟我瞪眼珠吹鬍子，這件事從頭說來，還是令師兄田歸農起的因頭。有一日，賽總管邀了咱們十八個侍衛到總管府去吃晚飯。這十八個人哪，外邊朋友送咱們一個外號，叫做『大內十八高手』。其實憑我們這一點三腳貓本事，哪裏說得上『高手』二字？不過朋友們要這麼叫，要給咱們臉上貼金，那也沒有法兒，是不是？

「咱們一到，賽總管就說，今日要給大夥兒引見一位武林中響噹噹的腳色。咱們忙問是誰，賽總管微笑不說。待會開了酒席，賽總管到內堂引出一個人來。只見他腰板筆挺，步履矯健，確是一把好手。他兩鬢雖已灰白，但面目仍是極為英俊清秀，想當年定是一位美男子。

「賽總管朗聲道：『各位兄弟，這位是天龍門北宗掌門，武林中的泰山北斗田歸農田大哥！』

「咱們一聽，都是微微一驚。田歸農的名頭大家都是知道的，只是天龍門素來不與官府往來，不知賽總管憑了甚麼面子能把他請到。飲酒中間，大夥兒逐一向他把盞敬酒，田大哥也是客氣之極，說了許多仰慕的話，可一句不提他上京的原因。直到吃喝完了，賽總管請大夥兒到東廂房喝茶，他兩人才把其中原委，說了出來。

「原來田大哥雖然身在草莽，可是忠君報國之心，卻一點沒比咱們當差的少了。他這次上京，為的是要向皇上呈獻一個大寶藏。這大寶藏嘛，那就是反賊李自成在北京所搜括的金銀財寶了。田大哥道，要找尋這個寶藏，共有兩個線索，須得兩個線索拼湊起來，方能尋到。一個線索是李自成的一把軍刀，那是他天龍門掌管，他就攜帶在身。另一個線索可就難了，那是一幅寶藏所在的地圖，自來由苗家劍苗家世代相傳。單有地圖而無軍刀，不知尋寶關鍵；單有軍刀而無地圖，不知寶藏的所在。若是二寶合璧，取那寶藏就如探囊取物一般。

「咱們雖在官家當差，可個個出身武林，一聽到苗家劍三字，都想：『那打遍天下無敵手金面佛〉苗人鳳何等厲害，誰敢惹他？』

「田大哥見我們臉現難色，微微一笑，道：『在下若非想到了對付苗人鳳之策，哪敢輕易前來驚動各位？』賽總管忙問何策。田大哥抵掌而談，說出一席話來，只把眾人聽得連連點頭，齊叫妙計。他到底說的是何妙計，時機一到，各位自然知曉，此刻也不必多說。

「次日田大哥告別離京，賽總管就派咱們依計而行。後來賽總管細細琢磨此事，總覺田大哥一不想升官、二不想發財，平白無端送咱們這樣一份大禮，天下哪有這等好人？只怕其中必有別因，於是派了幾人暗中出京打探。我離京不久，就聽到田大哥閉門封劍的訊息，當下備了一份禮物，上門道賀。

「一見田大哥，他歡喜得很，說我來得正好，將我拉在一邊，要我辦一件事。殷大哥，說出來你可別生氣，他是要我知會官府，隨便誣陷你一個罪名，將你拿在獄裏。」

殷吉嚇了一跳，心中一涼，說道：「這種事田師兄原也做得出來，幸蒙劉大人明鑒，高抬貴手，小的必有厚報。」劉元鶴道：「好說，好說。當時我就問他跟殷大哥有甚仇怨。他道，仇怨是沒有，只是依他們天龍門規矩，一屆北宗掌門人封門封劍之期，李自成那把軍刀就須傳給南宗，片刻延挨不得。若是落到了殷大哥手裏，再要索回就多一番周折了。

「這話雖是不錯，可是我疑心更甚，當時跟他唯唯否否，既不答應，也不拒卻，酒席之後，只是在一邊廂冷眼旁觀，卻瞧出許多破綻來。

「那晚上田大哥與殷大哥在後室為了交管軍刀之事，起了爭執，我想，田大哥這件事難以推托，我倒有法兒給他幫個忙。若是我暗中將他軍刀收起，他自然無法交出，殷大哥縱然不滿，卻也無計可施。這正是我立大功報聖恩的良機，豈能輕易放過？於是我悄悄走進田大哥房中，待要找尋那柄軍刀，卻聽見門外腳步聲響，原來是田大哥回來了。事急之下，我只得躲入了床下。

「只聽得田大哥走進房來，打開箱子，取出鐵盒，突然驚呼：『咦，寶刀呢？』聽他這呼聲驚惶異常，實非作假，看來這刀是被人盜去了。他立時去把女兒田姑娘叫進來來詢問，田姑娘毫不知情，也很為父親焦急。不久阮大哥進來了。師兄弟倆為了立掌門的事又起爭執，提到了曹雲奇曹師兄與田姑娘的曖昧之事，田姑娘惱著先走，後來又去叫了陶子安陶世兄來。田大哥將鐵盒交給陶世兄，命他去埋在關外。我在床下聽得清清楚楚，暗想陶子安這傻瓜這番上了大當，卻不知後來尚有這許多事端。陶世兄走後，我在床下聽得田大哥只是搥床嘆息，喃喃自語：『好胡一刀，好苗人鳳！』

「當時我只道苗人鳳盜了他的刀去，卻原來他接到了胡一刀之子胡斐的拜帖，自知難逃一死。

「過了好半天，田姑娘匆匆進房，說道：『爹，我查到了你寶刀的下落。』田大哥一躍而起，叫道：『在哪裏？』田姑娘走近幾步，輕聲道：『給周師兄偷去了。』田大哥道：『當真？他人呢？刀呢？』田姑娘道：『我親眼見到他將刀埋在一個處所。』田大哥道：『好，你快去掘來。』田姑娘道：『爹，我要做一件事，你可莫怪我。』田大哥道：『甚麼事？』田姑娘道：『你去把周師兄叫來，我躲在門後，你問他是不是盜了寶刀。他若認了，我就在他背上釘一枚毒龍錐。』

「我心裏想，這位姑娘的手段好狠啊。只聽田大哥道：『我打折他雙腿就是，不必取他性命。』田姑娘道：『你不依我，我就不給你取刀。』田大哥微一遲疑，道：『好，你先去取了刀來，憑你怎麼處置他。』於是田姑娘轉身出去。當時我不知田姑娘跟她師兄有甚仇怨，今日聽了陶師兄之言，方知田姑娘是要殺他滅口，原來她埋藏私生兒之事，教他瞧見啦。

「我索性在床下臥倒，靜候瞧這幕殺人的活劇，再則，我還得等那柄刀呢，何況田大哥醒著躺在床上，我怎能出去？等了不久，田姑娘匆匆回來，顫聲道：『爹，那刀給他掘去啦，我好胡塗，竟遲了一步，他－－他還－－』田大哥道：『他還怎麼？』田姑娘其實想說：『他連我孩兒的屍體也掘去啦！』但這句話怎說得出口，獃了一獃，叫道：『我找他去！』拔足急奔而出。想是驚恐過甚，奔到門邊時竟一跤摔倒。

「我在床下憋得氣悶，寶刀又沒拿回來，本想乘機打滅燭火逃出，哪知田大哥見她女兒摔倒，只嘆了口長氣，卻不下床去扶。田姑娘站起身來，扶著門框喘息一會方走。田大哥下床去關上門，坐在椅上。但見他將長劍放在桌上，手裏拿了弓箭，鐵青著臉，神色極是怕人。我心中也是惴惴不安，要是給他發覺，他一個翻臉無情，那只怕性命不保。

「過了半個多時辰，眼見蠟燭只剩了一小半截，這半個多時辰之中，田大哥坐在椅上竟一動也不動，宛如僵直了一般，但雙目卻是精光閃爍，顯得心下極為煩躁不安。四下裏一片死寂，只聽得遠處隱隱有犬吠之聲，接著近處一隻狗也吠了起來，突然之間，這狗兒悲吠一聲，立時住口，似是被人用極快手法弄死了。田大哥猛地站起，房門上卻起了幾下敲擊之聲。這聲音來得好快，聽那狗兒吠叫聲音總在數十丈外，豈知他一弄死狗兒，轉瞬間就到門外。

「田大哥低沉著聲音道：『胡斐，你終於來了？』門外那人卻道：『田歸農，你認得我聲音麼？』田大哥臉色更是蒼白，顫聲道：『苗－－苗大俠！』門外那人道：『不錯，是我！』田大哥道：『苗大俠，你來幹甚麼？你說過永遠不伸手害我的。』門外那人道：『哼，我不來害你，是給你送東西來啦！』田大哥遲疑片刻，放下弓箭，去開了門。

「只見一個又高又瘦、臉色蠟黃的漢子走了進來。我在床底留神瞧他模樣，心道：『此人號稱打遍天下無敵手，是當今武林中頂兒尖兒的腳色，果然是不怒自威，氣勢懾人。』只見他手裏捧著兩件長長的物事，放在桌上，說道：『這是你的寶刀，這是你的外孫兒子。』原來那包長長的東西竟是一個死嬰。

「田大哥身子顫了一顫，倒在椅中。苗大俠道：『你徒弟瞞著你去埋刀，你女兒埋著你去埋私生兒，都給我瞧見啦，現下都掘出來還你。』田大哥道：『謝謝你。我－－我家門不幸，言之有愧。』苗大俠突然眼框一紅，似要流淚，但隨即滿臉殺氣，一個字一個字的道：『她是怎麼死的？』」

只聽得噹啷一響，苗若蘭手裏的茶碗摔在地下，跌得粉碎。她行動舉止本來十分的溫文柔和，不知怎的，竟然把持不定。琴兒忙取出手帕，抹去她身上茶漬，輕聲道：「小姐，進去歇歇罷，別聽啦！」苗若蘭道：「不，我要聽他說完。」

劉元鶴向她望了一眼，接著道：「田大哥道：『那天她受了涼，就傷風咳嗽。我請醫生給她診治，醫生說不礙事，只是輕感冒，服一劑藥發汗退燒就行了。哪知她說藥太苦，將煎好的藥潑了去，又不肯吃飯，這一來病勢越來越沉。我急忙喚醫生，但她不服藥，不吃東西，說甚麼也勸不聽。』」

# 第十四回 釵中秘密

苗若蘭聽到這裏，不由得輕輕啜泣。熊元獻等都感十分奇怪，不知道這不肯服藥吃飯的人是誰，與田歸農及苗氏父女三人又有甚麼關連。陶氏父子與天龍諸人卻知說的是田歸農的續絃夫人，但苗大俠何以關心此事，苗若蘭何以傷心，卻又不明所以了，心道：「難道田夫人是苗家親戚？怎麼咱們從來沒聽說過？」

劉元鶴道：「當時我在床下聽得摸不著半點頭腦，不知他們說的是誰。但聽苗大俠又問：『這麼說來，是她自己不想活了？』田大哥道：『不論我怎樣跪在地下哀求，她始終不理。』苗大俠道：『她留下了甚麼話？』田大哥道：『她叫我等她死後，將她將屍體火化，把骨灰撒在大路之上，叫千人萬人踐踏！』苗大俠跳了起來，厲聲道：『你照她的話做了沒有？』田大哥道：『我做了一半。屍體是火化了，骨灰卻在這裏。』說著站起身來，從裏床取出一個小小的瓷罈，放在桌上。苗大俠望著瓷罈，臉上神色又是傷心又是憤怒。我只看了一眼，就不敢再望他的臉。

「田大哥又從懷裏取出一枚鳳頭珠釵，放在桌上道：『她要我把這珠釵還給你，或者交給苗姑娘，說這是苗家之物。』」

眾人聽到此處，齊向苗若蘭望去，只見她鬢邊果然插了一枚鳳頭珠釵，微微幌動。那鳳頭打得精緻無比，幾顆珠子也是顆大圓淨，只是珠身已現微黃，似是歷時已久的古物。

劉元鶴道：「苗大俠接過珠釵，從自己頭上拔下一根頭髮，緩緩穿到鳳頭的口裏，那頭髮竟從釵尖上透了出來，原來釵身中間是空的。但見他將頭髮兩端輕輕一拉，鳳頭的一邊跳了開來。苗大俠側過珠釵一倒，從鳳頭裏落出一個紙團。他將紙團攤了開來，冷冷的道：『你瞧見了麼？』田大哥臉如土色，隔了半晌，嘆了口氣。

「苗大俠道：『你千方百計要弄這張地圖到手，可是她終於瞧穿了你的面目，不肯將機密告知你，仍將珠釵歸還苗家。寶藏的地圖是在這珠釵之中，哼，只怕你做夢也難以想到！』他說了這幾句話，又將紙團還入鳳頭，用頭髮拉上機括，將珠釵放在桌上，說道：『開鳳頭的法兒我是教了你啦，你拿去按圖尋寶罷！』田大哥哪裏敢動，緊閉著口一聲不響。我在床下卻瞧得焦急異常，地圖與寶刀都在一起了，可是就沒法取得到手。

「就在此時，苗大俠忽然做了一件大大出人意料之外的事。他揭開瓷罈，提起茶壺，倒了半壺茶在罈中，伸手將骨灰攪成泥漿，如麵粉團般一口口都吃了下肚中。」只聽得輕輕一聲呻吟，苗若蘭臉無血色，伏在桌上哭了出來，鬢邊那鳳頭珠釵起伏顫動不已。

劉元鶴接著道：「田大哥待他吃完骨灰，伸手在桌上一拍，道：『苗大俠，你動手殺我罷，我死而無怨。』苗大俠哈哈一笑，道：『我何必殺你？一個人活著，就未必比死了的人快活。想當年我和胡一刀比武，大戰數日，終於是他夫婦死了，我卻活著。我心中一直難過，但後來想想，他夫婦恩愛不渝，同生同死，可比我獨個兒活在世上好得多啦。嘿嘿，你已到了手的寶貝，卻又親手交還給我。我何必殺你？讓你懊惱一輩子，那不是強得多麼？』說著拿起珠釵，大踏步出房。田大哥手邊雖有弓箭刀劍，卻哪敢動他？

「只聽得那狗兒汪的一聲，又叫了起來，原來當時苗大俠並沒殺牠，只是踢中了牠的暈穴，這時回去，又替牠解開。

「田大哥唉聲嘆氣，將死嬰和寶刀都放在床上，回身閂上了門，喃喃的道：『一個人活著，就未必比死了的人快活。』坐在床上，叫道：『蘭啊蘭，你為我失足，我為你失足，當真是何苦來？』接著嘿的一聲，甚麼東西戳入了肉裏，他在床上掙了幾掙，就此不動了。

「我吃了一驚，忙從床底鑽將出來，只見他將羽箭插在自己胸口，竟已氣絕。各位，田大哥是自盡死的，並非被旁人用箭射死。害死他的既不是陶子安，更不是胡斐，那是他自己。我跟陶胡二人絕無交情，犯不著給他們開脫。

「我見他死了，當下吹滅燭火，正想拿了寶刀溜出，陶世兄卻已走到房外拍門，我只得躲回床底。以後的事，陶世兄都已說了。他拿了寶刀，逃到關外來。我在床底下憋了這老半天，豈能就此了事？加上我這位熊師弟跟飲馬川向來有梁子，咱哥兒倆就跟著來啦。」他一番話說完，雙手拍拍身上灰塵，恰似剛從床底下鑽出來一般，喝了兩口茶，神情甚是輕鬆自得。

眾人聽了半天故事，心頭疑團倒解了大半，只是飢火上衝，茶越喝得多越是肚餓。陶百歲大聲道：「現下話已說明白了，這柄刀確是田歸農親手交於我兒的，各位不得爭奪了罷？」劉元鶴笑道：「田大哥交給陶世兄的，只是一隻空鐵盒。若你要空盒，在下並無話說，寶刀哪有你份？」殷吉道：「此刀該歸我天龍南宗，再無疑問。」阮士中道：「當日田師兄未行授刀之禮，此刀仍屬北宗。」眾人越爭聲音越大。

寶樹忽然朗聲道：「各位爭奪此刀，為了何事？」眾人一時啞口無言，竟難以回答。寶樹冷笑道：「先前各位只知此刀價值連城，還不知它關連著一個極大的寶藏。現今有人說了出來，那更是人人眼紅，個個起心。可是老衲倒要請問一句：『若無寶藏地圖，單要此刀何用？』」眾人心頭一凜，一齊望著苗若蘭鬢邊那隻珠釵。

苗若蘭文秀柔弱，要取她頭上珠釵，直是一舉手之勞，只是人人想到她父親威震天下，若是對她有絲毫冒犯褻瀆，她父親追究起來，誰人敢當？是以眼見那珠釵微微顫動，卻無人敢先說話。

劉元鶴向眾人橫眼一顧，臉露傲色，走到苗若蘭面前，右手一探，突然將她鬢邊的珠釵拔了下來。苗若蘭又羞又怒，臉色蒼白，退後了兩步。眾人見他居然如此大膽，無不失色。劉元鶴道：「在下是奉旨而行，怕他甚麼苗大俠，鬼大俠？再說，那金面佛此刻是死是活，哼哼，卻也在未可知之數呢。」群豪齊道：「怎麼？」

劉元鶴微微一笑，道：「眼下計來，那金面佛縱然尚在人世，十之八九，也已全身銬鐐，落入天牢之中了。」苗若蘭大吃一驚，登忘珠釵被奪之辱，只掛念著父親的安危。寶樹道：「請道其詳。」劉元鶴想起上峰之時，被他在雪地中橫拖倒曳，狼狽不堪，但自從自己說起奉旨而行種種情由，寶樹神色登時改變，此時聽他相詢，更是得意，忍不住要將機密大事吐露出來，好在人前自佔身分，於是問道：「寶樹大師，在下先要問你一句，此間主人是誰？」

群豪在山上半日，始終不知主人是誰，聽劉元鶴此問，正合心意，一齊望著寶樹，只聽他笑道：「既然大夥兒都不隱瞞，老衲何必諱言？此間主人姓杜名殺狗，是武林中一位極厲害的腳色。」眾人互相望了一眼，心中暗唸：「杜殺狗？杜殺狗？」卻都想不起此人是誰。

寶樹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這位杜老英雄自視甚高，等閒不與人交往，是以武功雖強，常人卻不知他名頭。然而江湖上一等一的人物，卻個個對他極是欽慕。」他這幾句話說得輕描淡寫，可把眾人都損了一下，言下之意，明是說眾人實不足道。殷吉、阮士中等都是臉上一紅，但想苗人鳳在那對聯上稱他為「殺狗仁兄」，而自己確夠不上與金面佛稱兄道弟，心中對寶樹之言雖感不快，卻也無可辯駁。

劉元鶴道：「咱們上山之時，此間的管家說道：『主人赴寧古塔相請金面佛，又赴北京邀請興漢丐幫的范幫主。』這話可有點兒不盡不實。想那范幫主在河南開封府被擒，小弟也曾出了一點兒力氣。」眾人驚道：「范幫主被擒？」劉元鶴笑道：「這是大內侍衛賽總管親自下的手。想那范幫主雖然也算得上是個人物，卻也不必勞動賽總管的大駕啊。咱們拿住范幫主，只是把他當作一片香餌，用來釣一條大大的金鰲。那金鰲嘛，自然是苗人鳳啦。此間主人赴寧古塔邀請苗人鳳，為的是赴北京相救范幫主。嘿嘿，賽總管在北京安排下天羅地網，專候苗人鳳大駕光臨。他若是不上此當，咱們原是拿他沒有法兒。他竟上京救人，這叫做啄木鳥啃黃蓮樹，自討苦吃。」

苗若蘭與父親相別之時，苗人鳳確是因事赴京，囑她先上雪峰。她聽劉元鶴如此說來，只怕父親真是凶多吉少，腦中一暈，不由得雙腿發軟，坐倒在椅上。

劉元鶴洋洋得意，說道：「咱們地圖有了，寶刀也有了，去把李自成的藏寶發掘出來，獻給聖上，這裏人人少不了一個封妻蔭子的功名。」他見有的人臉現喜色，有的卻有猶豫之意，心知如陶百歲這等人，把發財瞧得比升官更重，於是又道：「想那寶藏堆積如山，大夥兒順手牽羊，取上一些，那就一世兒吃著不盡，有何不美？」眾人轟然喝采，再無異議。

田青文本來羞愧難當，獨自躲在內室，聽得廳上叫好之聲不絕，知道已不在談論她的醜事，當下悄悄走了出來，站在門邊。

劉元鶴在辮子上拔下一根頭髮，慢慢從鳳嘴裏穿了過去，依著當日在床下見苗人鳳所用的手法，輕輕一拉一甩，鳳頭機括彈開，裏面果然有個紙團。他將紙團打開，攤在桌上。眾人一齊圍攏去看。但見那紙薄如蟬翼，雖然年深日久，但因密藏珠釵之中，卻是絲毫無損，紙上繪著一座筆立高聳的山峰，峰旁寫著七個字道：「烏蘭山玉筆峰後」。寶樹大叫：「啊哈，天下竟有這等巧事？咱們所在之處，就是烏蘭山玉筆峰啊。」眾人瞧那圖上山峰之形，果真與這雪峰一般無異，上峰時所見崖邊的三株古松，圖上也畫得清清楚楚，眾人無不嘖嘖稱異。

寶樹道：「此處莊上杜老英雄見聞廣博，必從何處得知寶藏的消息，是以特意在此建莊。否則此處天候酷寒，上下艱難，他何必費這麼大的事？」劉元鶴心中焦急，忙道：「啊喲！那可不妙。他這莊子建造已久，還不早將寶藏搬得一乾二淨？」寶樹微笑道：「那也未必。劉大人你想，要是他找到了寶藏所在，定然搬到別地，絕不會仍在此處居住。」劉元鶴一拍大腿，叫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！快到後山去。」

寶樹一指苗若蘭道：「這位苗姑娘與莊上眾人怎麼辦？」劉元鶴轉過身來，只見于管家等莊上傭僕，個個已走得不知去向。田青文從門後出來，說道：「不知怎的，莊上男男女女都躲了個乾乾淨淨。」

劉元鶴搶過一柄單刀，走到苗若蘭身前，說道：「咱們所說之事，她句句聽在心中，留著必有禍患。」舉起單刀，就要往她頭頂砍落。

只見人影一閃，琴兒從椅背後躍出，抱住劉元鶴的手，狠命在他手腕上咬了一口。劉元鶴出其不意，手腕一疼，噹啷一響，單刀落地。琴兒大罵：「你這短命的賊，若是傷了小姐一根毫毛，我家老爺上得山來，抽你的筋，剝你的皮，這裏個個脫不了干係。」

劉元鶴大怒，反手一拳，猛往琴兒臉上擊去。忽地熊元獻伸臂一格，格開了他這一拳，叫道：「師哥，咱們尋寶要緊，不須多傷人命！」要知熊元獻一生走鏢，向來膽小怕事，不像他師兄做了皇帝侍衛，殺幾個老百姓不當一回事，兼之他聽了琴兒之言，心想若是傷了苗若蘭，萬一她父親逃脫羅網，那可大禍臨頭了。殷吉和他心意相同，也道：「劉師兄，咱們快去尋寶。」

劉元鶴雙目一瞪，指著苗若蘭道：「那拿這妞兒怎麼辦？」寶樹笑吟吟的走上兩步，大袖微揚，已在她頸口「天突」與背心「神道」兩穴上各點了一指。苗若蘭全身酸軟，癱在椅上，心裏又羞又急，卻說不出話。琴兒只道他傷了小姐，橫了心又要抓住了和尚的手來咬他一口。寶樹讓她抓住，待右手被她拉到口邊時，手指抖動，點了她鼻邊「迎香」、口旁「地倉」兩穴。琴兒身子一震，摔倒在地。

田青文道：「苗家妹子坐在此處須不好看。」俯身托起她的身子，笑道：「真輕，倒似沒生骨頭。」走向東邊廂房。那東廂房原是杜莊主款待賓客的所在，床帳几桌、一應起居之具齊備，陳設得極是華美。

田青文掩上了門，替苗若蘭除去鞋襪外裳，只留下貼身小衣，將她裹在被中，垂下了羅帳。苗若蘭自七八歲後，未在人前除過衣衫，田青文雖然也是女子，但也已羞得她滿臉紅暈。田青文望著她身子，笑道：「怕我瞧麼？妹子，你生得真美，連我也不禁動心呢。」抱了她衣衫走到廳上，道：「她衣服都給我除下了，縱然時辰一過，穴道解了，也叫她走動不得。」群豪一齊大笑。

劉元鶴道：「走！」搶先奔出。曹雲奇見那柄寶刀放在桌上，道：「我瞧瞧這刀上到底有何古怪。」將刀拿在手中，見刀鞘上除了一面刻著「殺一人如殺我父，淫一人如淫我母」的十四字軍令，另一面刻著闖王李三個大字外，更無別樣奇異之處，他一手持鞘，一手持柄，刷的一響，將那刀拔了出來，只覺青光四射，寒氣直逼，不禁機伶伶的打個冷顫。眾人同時「啊」的一聲叫了出來。劉元鶴本已行到廳口，聽得聲音，當下止步回頭。

眾人圍攏觀看，見刀身一面光滑平整，另一面卻雕鏤著雙龍搶珠的花紋。兩條龍一大一小，形狀既極醜陋，而且龍不像龍，蛇不像蛇，倒如兩條毛蟲，但所搶之珠卻是一塊紅玉，寶光照人，顯是珍物。

曹雲奇道：「那有甚麼古怪？」寶樹道：「這兩條蟲兒必與寶藏有關，咱們到後山去瞧瞧再說。給我！」說著伸手去接寶刀。曹雲奇更不打話，迴刀護身，急奔而出。寶樹怒道：「你幹甚麼？」追了出去。

一出大門，只見曹雲奇握刀向前急奔，寶樹右手一揚，那串唸珠激飛而出，打中了他右肩後的「肩貞穴」。曹雲奇手臂酸麻，把握不住，擦的一聲，一柄刀落在雪地之中。寶樹大踏步上前，拾起寶刀。曹雲奇不敢再爭，退在一旁，眼見他與劉元鶴一個持刀、一個持圖，並肩向山後走去。這時阮士中、田青文等也都湧出大門，一齊跟隨在寶樹身後。

寶樹笑道：「劉大人，適才老衲多有冒犯，請勿見怪。」劉元鶴見他陪笑謝罪，心中樂意，道：「大師武藝高強，在下佩服得緊，日後還有借重之處。」寶樹道：「不敢。」兩人走了一陣，眼見山峰邊已無路可行，四顧盡是皚皚白雪，縱然明知寶藏是在這玉筆峰下，但到處冰封雪凍，沒留下一絲痕跡，卻到哪裏去找？若要把峰上冰雪鏟除，即窮千百人之力，也非一年半載之功，是以杜殺狗雖然在峰上住了幾十年，始終沒能尋到寶藏所在。

眾人站在崖邊東張西望，束手無策。田青文忽然指著峰下一條小小的山脈，叫道：「你們瞧！」眾人順著她手指望去，未見有何異狀。田青文道：「各位看這山脈的模樣，是否與闖王軍刀上的圖形相似？」眾人給她一語提醒，細看那條山脈，但見一路從東北走向西南，另一路自正南向北，兩路山脈相會之處，有一個並不甚高的圓峰。寶樹舉起寶刀一看，再望丘脈，見那山脈的去勢位置，正與刀上所雕的雙龍搶珠圖一般無異，那圓峰正當刀上寶石的所在，不禁叫了出來：「不錯，不錯，寶藏定是在那圓峰之中。」劉元鶴道：「我們下去。」

此時眾人一意尋寶，倒也算得上齊心合力，不再互相猜疑加害。各人撕下衣襟裹在手上，拉著粗索慢慢溜下峰去。第一個溜下的是劉元鶴，最後一個卻是殷吉。他溜下後本想將繩索毀去，以免後患，但見眾人都已去遠，當下不敢停留，展開輕功提縱術向前疾追。

自玉筆峰望將下來，那圓峰就在眼前，可是平地走去，路程卻也不近，約莫有二十來里。眾人輕功都好，不到半個時辰，已奔到圓峰之前。各人繞著那圓峰走來走去，找尋寶藏的所在。陶子安忽向左一指，叫道：「那是誰？」

眾人聽他語聲忽促，一齊望去，只見一條灰影，在雪地中急馳而過，身法之快，的確是前所未見，轉眼之間，那灰影已奔到玉筆峰下。寶樹失聲道：「雪山飛狐！想不到胡一刀之子功夫如此了得！」說話之時臉色灰暗，顯是心有重憂。

他正自沉思，忽聽田青文尖聲大叫，急忙轉過頭來，只見圓峰的坡上空了一個窟窿，田青文人形卻已不見。

陶子安與曹雲奇都在田青文附近，見她突然失足陷落，不約而同的叫道：「青妹！」兩人都欲躍入救援。陶百歲一把拉住兒子，喝道：「你幹甚麼？」陶子安不理，用力一甩，與曹雲奇一齊跳落。

哪知這窟窿其實甚淺，兩人跳了下去，都壓在田青文身上，三人齊驚呼。上面眾人不禁好笑，伸手將三人拉了上來。寶樹道：「只怕這寶藏就在窟窿之中也未可知。田姑娘，在下面看到甚麼？」田青文撫摸身上撞著山石的痛處，怨道：「黑漆漆的甚麼也沒瞧見。」寶樹縱身躍下，幌亮火摺，只見那窟窿徑不逾丈，裏面都是極堅硬的巖石與冰雪，再無異狀，只得重行縱身而上。

猛聽得周雲陽與鄭三娘兩人縱聲驚呼，先後陷入了雪中窟窿。阮士中與熊元獻分別將兩人拉起。看來這圓峰周圍都是窟窿，眾人只怕失足掉入極深極險的洞中，當下不敢亂走，只站在原地不動。

寶樹嘆道：「杜莊主在玉筆峰一住數十年，不知寶藏所在。但咱們明知是在這圓丘之中，仍是無處著手，那更加算得無能了。」眾人站得疲累，各自散坐在雪地之中，肚中越來越餓，都是神困氣沮。

鄭三娘傷口又痛了起來，咬著牙齒，伸手撫住創口，一轉頭，見寶樹手中刀上的寶石給雪光一映，更是晶瑩美艷。她跟著丈夫走鏢多年，見過不少珍異寶物，這時看那寶石，心中一動，道：「大師，請你借寶刀給我一觀。」寶樹心想：「她是女流之輩，腿上又受了傷，怕她何來？」當下將刀遞了過去。

鄭三娘接刀細看，果見那寶石是反面嵌鑲的。原來寶石兩面有陰陽正反之分，有些高手匠人能將寶石雕琢得正反面一般無異，但在行家眼中，仍能分辨得清清楚楚。鄭三娘道：「大師，這寶石反面朝上，只怕中間另有古怪。」寶樹正自徬徨無計，一聽此言，心道：「不管她說得是對是錯，弄開來瞧瞧再說。」當下接過刀來，從身邊取出一柄匕首，力透指尖，用匕首尖頭在寶石下輕輕一挑，寶石離刀跳落。寶樹拈起寶石，細看兩面，並無特異之處，再向刀身上鑲嵌寶石的凹窩兒一瞧，不禁叫道：「在這裏了！」

原來那窩兒之中，用極堅硬的鋼針刻著方位，在東北偏北之處，刻著一個小小的「寶」字。寶樹恍然大悟，心想這窩兒的正中，那就是表圓峰之頂了，當下一算距離遠近，看準了方位，一步步走了過去，待走到所計之處，果然腳下一鬆，落了下去。他早有防備，雙足著地，立即幌亮火摺，只見前面是一個長長的山洞。此時劉元鶴等也已紛紛躍下。

# 第十五回 黃金小筆

火摺點不多久就熄了，可是那山洞盤旋曲折，一連轉了幾個彎，仍是未到盡頭。曹雲奇道：「各位且候，我去折些枯枝。」他奔出山洞，抱了一大捆枯柴回來。這些時氣候仍極寒冷，卻喜連晴十餘日，枯枝都已乾透，一點即著。

曹雲奇生就一股猛脾氣，做事勇往直前，當下手執火把，當先而行。這山洞中到處都是千年不化的堅冰，有些處所的冰條如刀劍般鋒銳突出。陶百歲捧了一塊大石，沿途擊去阻路的冰尖。眾人上山時各懷敵意，此時重寶在望，竟都同舟共濟、相互扶持起來。

又轉了一個彎，田青文忽然叫道：「咦！」指著曹雲奇身前地下黃澄澄的一件物事。曹雲奇俯身拾起，原來是一支金鑄的小筆，筆身上刻著一個「安」字，就和田青文上玉筆峰之前手中所拿的一模一樣。曹雲奇疑雲大起，回頭厲聲對陶子安道：「嘿，原來你到這而來過啦！」陶子安奇道：「誰說我來過著？你瞧一路上有沒人行過的痕跡？」

曹雲奇心想：「這山洞之中，確無人行足跡，那麼他這金筆又怎會掉在此處？」他心中想到何事，再也藏不住半點，當下攤開手掌，露出黃金小筆，道：「這不是你的麼？上面不明明刻著你的名字！」陶子安一看，搖頭道：「我從沒見過。」曹雲奇大怒，手掌一翻，讓金筆掉在地下，探手抓住陶子安衣襟，一口唾沫吐了過去，喝道：「還想賴！我明明見她拿著你送的筆兒。」

這山洞中轉身都不方便，陶子安哪能閃避？被他一口唾沫，正吐在雙眼之間。他飛起一腳，踢中了曹雲奇小腹，同時雙手一招燕歸巢，擊在他的下臂。曹雲奇身子一震，拋下了火把，右手還了一拳，砰的一聲，打在陶子安鼻上。火把熄滅，洞中一片漆黑，只聽見兩人吆喝怒罵，夾著砰砰蓬蓬之聲。原來兩人拳打足踢，招招都擊中對方，到後來扭成一團，滾在地下。

眾人又好氣又好笑，齊聲勸解。曹陶二人哪裏肯聽？忽聽田青文高聲叫道：「哪一個再不住手，我永不再跟他說話。」曹陶二人一怔，不由得鬆開了手，站起身來。

只聽熊元獻在黑暗中細聲細氣的道：「是我熊元獻，找火把點火，兩位可別喝錯了醋，拳腳往在下身上招呼。」他伸手在地下摸索一陣，摸到了火把，重又點燃。只見曹陶二人眼青鼻腫，呼呼喘氣，心中不由得好笑。

田青文從懷裏取出一枝黃金小筆，再拾起地下的小筆，向曹雲奇道：「這兩枝筆果真是一對兒，可誰跟你說是他給我的？」曹雲奇無話可答，結結巴巴的道：「不是他給，那你從那兒來的？」

田青文冷冷的道：「誰給我都好，關你甚麼事？」曹雲奇脹紅了臉，指著她道：「你－－你－－」陶百歲接過小筆，看了一眼，問曹雲奇道：「你師父是田歸農，你師祖是誰？」曹雲奇一怔，道：「師祖？那就是我師父的父親啊！他諱上安下豹。」陶百歲冷笑道：「是啊！田安豹，他用甚麼暗器？」曹雲奇道：「我－－我沒見過師祖他老人家。」陶百歲道：「你沒見過，你阮師叔的武藝是田安豹親手所授，你問問他。」曹雲奇還沒開口，阮士中已接口道：「雲奇不用胡鬧啦。這對黃金小筆是你師祖爺所用的暗器。」

曹雲奇啞口無言，但心中疑惑更甚。寶樹道：「你們要爭風打架，不妨請到外面去，咱們可是要尋寶。」熊元獻高舉火把當先領路，轉過了彎去。這時洞穴愈走愈窄，須得弓身而行，又走一陣，竟須在地上爬行。個人手掌膝蓋與地下堅冰相觸，隱隱生疼，但想到重寶在望，均各不以為苦。

爬了一盞茶時分，前面已無去路，只見一塊圓形巨石疊在一塊小圓石上，兩石之間都是堅冰，牢牢凝住。熊元獻轉過頭來，問寶樹道：「怎麼辦？」寶樹搔頭不語。群豪之中，以殷吉最有智計，微一沉吟，說道：「這兩塊圓石相疊，必可推動，只是給冰凍住了。」寶樹喜道：「對，把冰融開就是。」熊元獻將火把湊近圓石，去燒二石之間的堅冰。劉元鶴、阮士中等回到外面，又拾了些柴枝來加火。那火燄越燒越猛，冰化為水，只聽得叮叮之聲不絕，一塊塊的落在地下。

眼見二石之間的堅冰融去大半，寶樹性急，雙手在大石上運力一推，那石紋絲不動。再燒一陣，堅冰融去更多，寶樹第二次再推時，那巨石幌了幾幌，竟轉了過去，露出一道空隙，宛似個天造地設的石門一般。眾人大喜，齊聲歡呼起來。

寶樹將那空隙再推大一些，從火堆裏拾起一根柴枝，當先而入。眾人各執火把，紛紛跟進。一踏進石門，一陣金光照射，人人眼花撩亂，凝神屏氣，個個張大了口合不攏來。

原來裏面是個極大的洞穴，四面堆滿了金磚銀塊，珍珠寶石，不計其數。只是這些金銀珠寶都隱在透明的堅冰之後，想是當年闖王的下屬將這些金珠藏在洞中之後，澆上許多冷水。該地終年酷寒，堅冰不融，金珠就似藏在水晶之中一般。

各人眼望金銀珠寶，好半晌說不出話來，一時洞中寂靜無聲。突然之間，歡呼之聲大作。

寶樹、劉元鶴、陶百歲等都撲到冰上，不知說甚麼好。忽然田青文驚呼：「有人！」指著內裏。火光照耀下果見有兩個黑影，站在靠壁之處。

眾人這一驚直是非同小可，萬想不到這洞內竟會有人，難道這洞穴另有入口之處麼？當下各人手執兵刃，不由自主的相互靠在一起。隔了半晌，只見那兩個黑影竟然一動也不動。寶樹喝道：「是誰？」裏面兩人並不回答。

眾人見二人始終不動，心下驚疑更甚。寶樹道：「是哪一位前輩高人，請出來相見。」他喝聲被洞穴四壁一激，反射回來，只震得各人耳中嗡嗡的甚不好受，但那兩人既不回答，亦不出來。

寶樹舉起火把，走近幾步，看清楚兩個黑影是在一層堅冰之外，這層堅冰就如一堵水晶牆般，將藏寶的洞穴隔為前後兩間。

寶樹大著膽子，逼近冰牆，見那兩人情狀怪異，始終不動，顯是被人點中了穴道。這時他哪裏還有忌憚，叫道：「大家隨我來。」大踏步繞過冰牆，將火把往二人臉上一照，不禁心中倒抽一口涼氣。原來那二人早已死去多時，面目猙獰，臉上筋肉抽搐，異常的可怖。

鄭三娘與田青文見這兩個黑影原來是死人，不禁齊聲驚呼。各人走近屍身，見這兩人右手各執一把匕首，插在對方身上，一中前胸，一中小腹，自是相互殺死。阮士中看清楚一屍的面貌，拜伏在地，哭道：「恩師，原來你老人家是在這裏。」眾人聽他這般說，都是一驚，齊問：

「怎麼？」

「這二人是誰？」

「是你師父？」

「怎麼會死在這裏？」

阮士中抹了抹眼淚，指著那身材較矮的屍身道：「這位是我田恩師安豹。雲奇剛才拾到的黃金小筆，就是他的。」眾人見田安豹的容貌瞧來年紀不過四十，比阮士中更要年輕，初時覺得奇怪，但轉念一想，隨即恍然。這兩個屍體其實死去已數十年，只是洞中嚴寒，屍身毫不腐爛，竟似死去不過數天一般。

曹雲奇指著另一具屍體道：「師叔，此人是誰？他怎敢害死咱們師祖爺？」說著向那屍體踢了一腳。眾人見這屍體身形高瘦，四肢長大，都已猜到了八九分。阮士中道：「他就是金面佛的父親，我從小叫他苗爺。他與咱恩師素來交好，有一年結伴同來關外，當時咱們都不知為了何事，但見他二人興高采烈，歡喜而去，但從此不見歸來。武林中朋友群相傳言，說道他們兩位被遼東大豪胡一刀所害，所以金面佛與田師兄他們才大舉向胡一刀尋仇，哪知這苗－－苗，這姓苗的財迷心竅，見到洞中珍寶這麼多，竟向我恩師下了毒手。」說著也向那屍身腿上踢了一腳。那苗田二人死後，血液凝冰，凍得僵硬，阮士中一腳踢去，屍身仍是挺立不倒，他自己足尖卻碰得隱隱生疼。眾人心想：「誰知不是你師父財迷心竅，先下毒手呢？」

阮士中伸手去推那姓苗的屍身，想將他推離師父。但苗田二人這樣糾纏著已達數十年，手連刀，刀連身，堅冰凍結，哪裏推他們得開？

陶百歲嘆了口氣，道：「當年胡一刀託人向苗大俠和田歸農說道，他知道苗田兩家上代的死因，不過這兩人死得大是卑鄙可恥，他不便當面述說，只好領他們親自去看。現下咱們親眼目睹，他這話果然不錯。如此說來，胡一刀必是曾經來過此間，但他見了寶藏，卻不掘取，實不知何故。」

田青文忽道：「我今日遇上一事，很奇怪。」阮士中道：「甚麼？」田青文道：「咱們今日早晨追趕他－－他－－」說著嘴唇向陶子安一呶，臉上微現紅暈，「師叔你們趕在前頭，我落在後面。－－」曹雲奇忍耐不住，喝道：「你騎的馬最好，怎麼反而落在後面？你－－你－－就是不肯跟姓陶的動手。」田青文眼睛向他瞧也不瞧，道：「你害了我一世，要再怎麼折磨我，也只好由得你。陶子安是我丈夫，我對不起他。他雖然不能再要我，可是除了他之外，我心裏絕不能再有旁人。」

陶子安大聲叫道：「我當然要你，青妹，我當然要你。」陶百歲與曹雲奇齊聲怒喝，一個道：「你要這賤人？我可不要她作兒媳婦。」一個道：「你有本事就先殺了我。」兩人同時高聲大叫，洞中回音又大，混在一起，竟聽不出他二人說些甚麼。

田青文眼望地下，待他們叫聲停歇，輕輕道：「你雖然要我，可是，我怎麼還有臉再來跟你？出洞之後，你永遠別再見我了。」陶子安急道：「不，不，青妹，都是他不好。他欺侮你，折磨你，我跟他拼了。」提起單刀，直奔曹雲奇。劉元鶴在他身前一站，叫道：「你們爭風吃醋，到外面去打。」左掌虛揚，右手一伸，扣住他的手腕，輕輕一扭，奪下了他手中單刀，拋在地下。那一邊曹雲奇暴跳如雷，但也給殷吉攔著。

餘人見田青文以退為進，將陶曹二人耍得服服貼貼，心中都是暗暗好笑。寶樹道：「田姑娘，你愛嫁誰就嫁誰，總不能嫁我這老和尚。所以老和尚只問你，你今日早晨遇見了甚麼怪事。」眾人哈哈大笑，田青文也是噗哧一笑，道：「我的馬兒走得慢，趕不上師叔他們，正行之間，忽聽得馬蹄聲響，一乘馬從後面馳來。馬上的乘客手裏拿著一個大葫蘆，仰脖子就著葫蘆嘴喝酒。我見他滿臉絡腮鬍子，在馬上醉得搖搖幌幌，還是咕嚕咕嚕的大喝，不禁笑了一聲。他轉過頭來，問道：『你是田歸農的女兒，是不是？』我道：『是啊，尊駕是誰？』他沒答話，手指一彈，將這黃金小筆彈了過來，從我臉旁擦過，打落了我的耳環。我吃了一驚，他卻縱馬走了。我心下一直在嘀咕，不知他為甚麼給我這枝小筆。」

寶樹問道：「你認得此人是誰麼？」田青文點點頭，輕聲的道：「他就是剛才上山的雪山飛狐胡斐。他給我小筆之時，我自然不認得他，但他後來上山，與苗家妹子說話，我認出了他的聲音，再在板壁縫中一張，果然是他。」曹雲奇醋心又起，問道：「這小筆既是師祖爺的，那胡斐從何處得來？他給你幹麼？」

田青文對別人說話言笑晏晏，一聽曹雲奇說話，立時有不愉之色，毫不理會。劉元鶴道：「那胡一刀既曾來過此間，定是在地下或在田安豹身上得到此筆。只是他死時胡斐生下不過幾天，怎能將小筆留傳給他？」

熊元獻道：「說不定他將小筆留在家中，後來胡斐年長，回到故居，自然在父親的遺物中尋著了。」阮士中點頭道：「那也大有可能。這小筆中空，筆頭可以轉下，青文，你瞧瞧筆裏有何物事。」

田青文先將洞穴中拾到的小筆旋下筆頭，筆內空無一物，再將胡斐用來擲她的小筆筆頭轉下時，只見裏面藏著一個小小紙捲。眾人一齊圍攏，心想若無阮士中在此，實不易想到這暗器打造得如此精巧，只見田青文攤開紙捲，紙上寫著十六個字道：

「天龍諸公，駕臨遼東，來時乘馬，歸時御風。」

紙角下畫著一隻背上生翅膀的狐狸，這十六字顯是雪山飛狐的手筆了。

阮士中臉色一沉，道：「嘿，也未必如此！」他話是這麼說，但想到胡斐的本領，又想到他對天龍門人的行蹤知道得清清楚楚，卻也不禁慄慄自危。曹雲奇道：「師叔，甚麼叫『歸時御風』？」

阮士中道：「哼，他說咱們都要死在遼東，變成他鄉之鬼，魂魄飄飄蕩蕩的乘風回去。」曹雲奇罵道：「操他奶奶的熊！」

天龍門諸人瞧著那小柬，各自沉思。寶樹、陶百歲、劉元鶴等諸人，目光卻早轉到四下裏的金銀珠寶之上。寶樹取過一柄單刀，就往冰上砍去，想把堅冰砍開，取出藏珍。他砍了幾刀，將冰斬成數塊，捧了一把金珠在手，哈哈大笑。

火光照耀之下，他手中金珠發出奇幻奪目的光采。眾人一見，胸中熱血上湧，各取兵刃，砍冰取寶。但砍了一陣，刀劍捲口，漸漸不利便了。原來眾人自用的兵刃都已在峰頂被左右雙僮削斷，這時攜帶的是從杜殺狗莊上順手取來，並非精選的利器。各人取到珍寶，不住價塞在衣囊之中，愈取得多，愈是心熱，但刀劍一鈍，卻是越砍越慢。

田青文道：「咱們去拾些柴來，融冰取寶！」眾人轟然叫好。此事原該早就想到，但一見寶樹珍寶在手，人人迫不及待的拿刀劍砍冰。說也奇怪，眾人雖然齊聲附和田青文的說話，卻沒一人移步出去取柴。

原來人人都怕自己一出去，別人多取了珍寶。寶樹向眾人橫目而顧，道：「天龍門周世兄、飲馬川陶世兄、鏢局子的熊鏢頭，你們三位出去撿柴。咱們這裏留下的一齊罷手休息，誰也不許私自取寶。」周陶熊三人雖將信將疑，但怕寶樹用強，只得出洞去撿拾枯枝。

且說雪山飛狐胡斐與玉筆峰頂杜殺狗莊主相約，定三月十五日上峰較量，但首次上峰，杜莊主外出未歸，卻與苗若蘭酬答了一番。他下得峰來，心中怔忡不定，苗若蘭的倩影不住在眼前幌來幌去，耳中所聞，也盡是她彈琴和歌之聲。他與平阿四、左右雙僮在山洞中取過乾糧飽餐一頓，眼見平阿四傷勢雖重，性命卻是無礙，心中甚慰。當下躺在地下閉目養神，但不閉目倒還罷了，雙目一閉，苗若蘭秀麗溫雅的面貌立時在腦中出現。

胡斐睜大眼睛，望著山洞中黑黝黝的石壁，哪知苗若蘭的歌聲又似隱隱從石壁中透了出來。他嘆了一口長氣，心道：「我儘想著她幹麼？她父親是殺害我父的大仇人，雖說當時她父親並非有意，但我父總是因此而死。我一生孤苦伶仃，沒爹沒娘，盡是拜她父之賜。我又想她幹麼？」他想到此處，恨恨不已，但不知不覺又想：「那時她尚未出世，這上代怨仇，與她又有甚麼相干？唉，唉！她是千金小姐，我是個流蕩江湖的苦命漢子，何苦沒來由自尋煩惱？」

話是這麼說，誰知煩惱一來，豈是輕易擺脫得了的？倘若情絲一斬便斷，那也算不得是情絲了。胡斐在山洞中躺了將近一個時辰，心中所思所念，除苗若蘭外再無別事。他有時想：「莫非對頭生怕敵我不過，安排下了這美人之計？」但發覺這念頭褻瀆了苗若蘭，心中立時說道：「不，不，似她這樣天仙一般的人物，豈能為這種卑鄙之事。我怎能以小人之心，冒犯了她？」想到後來，眼見天色漸黑，對平阿四道：「四叔，我再上峰去。你在這裏歇歇。」

他展開輕身功夫，轉眼間又奔到峰下，援索而上。一見杜家莊莊門，心中已怦怦而跳。進了大廳，卻見莊中無人相迎，不禁微感詫異，朗聲說道：「晚輩胡斐求見，杜莊主可回來了麼？」他連問幾遍，始終無人回答。胡斐微微一笑，心想：「杜殺狗枉稱遼東大豪，卻這般躲躲閃閃，裝神弄鬼。你縱安排下奸謀詭計，我胡斐又有何懼？」他坐了片刻，本想留下幾句字句，羞辱杜殺狗一番，就此下峰，不知怎的，對此地竟是戀戀不捨，當下走向東廂房，推開房門，見裏面四壁圖書，陳設得甚是精雅。於是走了進去，順手取過一本書來，坐下翻閱。哪料翻來翻去，竟看不進一字入腦，心中只唸著一句話：「她到哪裏去了？她到哪裏去了？」

不久天色更加黑了，胡斐取過火摺，正待點燃蠟燭，忽聽得在莊外東邊雪地裏輕輕的幾下擦擦之聲。胡斐心中一動，知有高手踏雪而來。若在實地之上，人人得以躡足悄行，但在積雪中卻是半點偷借不得，功夫高的落足輕，功夫淺的落足重，一聽便知。胡斐聽了這幾下足步聲，心想：「倒要瞧瞧來的是何方高人。」當下將火摺揣回懷中，傾耳細聽。

但聽得雪地裏又有幾人的足步聲，竟然個個武功甚高。胡斐一數，來的共有五人，正自詫異，只聽得遠處隱隱傳來三下擊掌，莊外有人回擊三下，過不多時，莊外又多了六人。胡斐雖然藝高人膽大，但聽高手畢集，轉眼間竟到了十一人之多，心下也不免嘀咕，尋思：「先離此莊要緊，莫要入了奸賊的圈套。」當下走出廂房，正待上高，忽聽屋頂喀喀幾響，又有人到來。

胡斐急忙縮回，分辨屋頂來人，居然又是七名高手。只聽屋頂上有人拍了三下手掌，莊外還了三下，屋頂七人輕輕落在庭中，逕自走向廂房。胡斐雖無畏懼，然想敵眾我寡，這番須要出奇制勝，他事先原料杜殺狗定會邀請幫手助拳，但想不到他竟有這麼大的臉面，請得這麼多高手到來。耳聽那七人走向房門，他當下縮身在屏風之後，要探明敵人安排下甚麼機關，如何對付自己。

但聽噗的一聲，已有人幌亮火摺。胡斐心想屏風後藏不住身，遊目一瞥，見床上羅帳低垂，床前卻無鞋子，顯是無人睡臥，當下提一口氣，輕輕走到床前，揭開羅帳，坐上床沿，鑽進了被裏。這幾下行動輕巧之極，屏風外七人雖然個個都是高手，竟無一人知覺。

可是胡斐一進錦被，卻是大吃一驚，只覺觸手處輕柔軟滑，鼻中幽香衝來，原來被中竟睡著一個女子。胡斐長到二十七歲，從未接觸過女子身體，這一下嚇得比遇到奇蛇毒蠍還更厲害，正要一滾下床，眼前火光一幌，有人拿著蠟燭在屏風後探了一探，道：「此處沒人，咱們在這裏說話。」說著進來在椅上坐下。

此時胡斐鼻中充滿幽香，正是適才與苗若蘭酬唱時聞到的，一顆心直欲跳出腔來，心道：「難道她竟是苗姑娘麼？我這番唐突佳人，那當真是罪該萬死。但我若此刻跳將出去，那幾人見她與我同床共衾，必道有甚曖昧之事。苗姑娘一生潔名，可給我毀了。只得待這幾人走開，我再行離床致歉。」他身子微側，手背與苗若蘭身子相接，碰到她的上臂肌膚，只覺柔膩無比，竟似沒穿衣服，驚得急忙縮手。其實田青文除去她的衣裳，尚留下貼身小衣，但胡斐只道她身上裸露，閉住了眼既不敢看，更不敢伸手碰她，忙向外床挪移，與她身子相距數寸。

# 第十六回 金面佛上峰來

他雖閉住眼睛，但鼻中聞到又甜又膩、蕩人心魄的香氣，耳中聽到苗若蘭一顆心在急速跳動，忍不住睜開眼來，只見她向外而臥，臉蛋兒羞得與海棠花一般，紅燭燭光映過珠紗帳照射進來，更顯得眼她嬌美動人，艷麗難言。胡斐本想只瞧一眼，立即閉眼從此不看，但雙目一合，登時意馬心猿，把持不定，忍不住又眼睜一線，再瞧她一眼。

苗若蘭被點中了穴道，動彈不得，心中卻有知覺，見胡斐忽然進床與自己並頭而臥，先前是驚惶萬分，只怕他欲圖非禮，當下閉著眼睛，只好聽天由命。哪知他躺了片刻，非但不挨近身子，反而向外移開。不禁懼怕少減，好奇心起，忍不住微微睜眼，正好胡斐也正睜眼望她，四目相交，相距不到半尺，兩人都是大羞。

只聽得屏風外有人說道：「賽總管，你當真是神機妙算，人所難測。那金面佛就算不折不扣是個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大英雄大豪傑，落入你這羅網，也要教他插翅難逃。」拿著蠟燭的人哈哈大笑，放下燭臺，走到屏風之外，道：「張賢弟，你也別儘往我臉上貼金，事成之後，我總忘不了大家的好處。」

胡斐與苗若蘭聽了兩人之言，心中都是一驚，這些人明是安排機關，要加害金面佛苗人鳳。苗若蘭不知江湖之事，還不怎樣，心想爹爹武藝無敵，不怕旁人加害。胡斐卻知賽總管是滿州第一高手，內功外功夫俱臻化境，為人兇奸狡詐，不知害死過多少忠臣義士。是當今乾隆皇帝第一親信的衛士。他居然親自率人從北京趕到這玉筆峰上。苗人鳳縱然厲害，只怕也難逃毒手。他聽賽總管走到屏風之外，心想機不可失，輕輕揭起羅帳，右掌對準燭火，運力一揮，一陣勁風撲將過去，嗤的一聲，燭火登時熄了。

只聽一人叫道：「啊，燭火滅啦！」就在此時，又有人陸續走進廂房裏說道：

「快點火！」

「掌燈罷！」

賽總管道：「咱們還是在暗中說話的好。那苗人鳳機靈得緊，若在外面見到火光，說不定吞了餌的魚兒又脫鉤逃走。」好幾人紛紛附和，說道：「賽總管深謀遠慮，見事周詳，果然不同。」

但聽有人輕輕推開屏風，此時廂房中四下裏都坐滿了人，有的坐在地下，有的坐在桌上，更有三人在床沿坐下。

胡斐生怕那三人坐得倦了，向後一仰，事情可就鬧穿，只得輕輕向裏床略移。這一來，與苗若蘭卻更加近了，只覺她吹氣如蘭，蕩人心魄。他固怕與床沿上的三個人相碰，毀了苗若蘭的名節，又怕的是自己鬍子如戟，刺到她吹彈得破的臉頰，當下心中計議已定，若是給人發覺，必當將房中這十八高手殺得乾乾淨淨，寧教自己性命不在，也不能留下一張活口，累了這位冰清玉潔的姑娘。

幸喜那三人都好端端的坐著，不再動彈。胡斐不知苗若蘭被點中了穴道，但覺她竟不向裏床閃避，心中又是惶恐，又是歡喜，一個人就似飄飄蕩蕩的在半空中騰雲駕霧。只聽賽總管道：「各位，咱們請杜莊主給大夥兒引見引見。」杜殺狗道：「承蒙各位光降，兄弟至感榮幸。這位是御前侍衛總管賽總管賽大人。賽大人威震江湖，各位自然都久仰的了。」眾人轟言說了些仰慕之言。

胡斐傾聽杜殺狗給各人報名引見，越聽越是驚訝。原來除了賽總管等七人是御前侍衛之外，其餘個個是江湖上成名的一流高手。青藏派的玄冥子到了，崑崙山靈清居士到了，河南太極門的蔣老拳師也到了。此外不是哪一派的掌門、名宿，就是甚麼幫會的總舵主、甚麼鏢局的總鏢頭，沒一個不是大有來頭之人；而那七名侍衛，也全是早享盛名的硬手。

苗若蘭心中思潮起伏，暗想：「我只穿了這一點點衣服，卻睡在他的懷中。此人與我家恩怨糾葛，不知他要拿我怎樣？初次與他相會，只覺他相貌雖然粗魯，卻是個文武雙全的奇男子，哪知他竟敢對我這般無禮。」她雖覺胡斐這樣對待自己，實是大大不該，但不知怎的，心中殊無惱怒怨怪之意，反而不由自主的微微有些喜歡，外面十八個人大聲談論，她竟一句也沒聽在耳裏。

胡斐比她大了十歲，閱歷又多，知道此事關係不小，是以心中雖然又驚又喜，神魂飄蕩，但帳外各人的說話，卻句句聽得仔仔細細。他聽杜殺狗一個個的引見，屈指數著，數到第十六個卻住了口不再往下說。胡斐心道：「帳外共有十八人，除杜殺狗外，該有十七人，這餘下的一人不知是誰。」他心中起了這個疑竇，帳外也有幾個細心之人留意到了。有人問道：「還有一位是誰？」杜殺狗卻不答話。

隔了半晌，賽總管道：「好！我跟各位說，這位是興漢丐幫的范幫主。」眾人吃了一驚，內中有一二人訊息靈通的，早就得知范幫主已被官家捉了去。而餘人卻知丐幫素來與官府作對，絕不能與御前侍衛聯手，他突在這峰上出現，人人都覺奇怪。

賽總管道：「事情是這樣。各位應杜莊主之邀，上峰來助拳，為的是對付雪山飛狐。可是在拿狐狸之前，咱們先得抬一尊菩薩下山。」有人笑了笑，說道：「金面佛？」賽總管道：「不錯。我們驚動范幫主，為的是要引苗人鳳上北京相救。哪知他為人乖覺，竟沒上鉤。」侍衛中有人喉頭咕噥了一聲，卻不說話。原來賽總管這番話中隱瞞了一件事，苗人鳳單身闖進天牢，相救范幫主，人雖沒有救出，但一柄長劍下殺了十一名大內侍衛，連賽總管臂上也中了劍傷。他佈置雖極周密，終因苗人鳳武功太高，竟然擒拿不著。賽總管將這件事引為生平的奇恥大辱，在旁人之前自然絕口不提。

賽總管道：「杜莊主與范幫主待朋友義氣深重，答允助咱們一臂之力，在下實是感激不盡，事成之後，在下奏明皇上，自有大大的封賞－－」說到這裏，忽聽莊外擦擦幾下腳步之聲。他耳音極好，腳步又輕又遠，可是他聽得清清楚楚，低聲道：「金面佛來啦，咱們埋伏在這裏，各位出去迎接。」

杜殺狗、范幫主、玄冥子、清靈居士、蔣老拳師等都站起來，走出廂房，只剩下七名大內衛士。這時腳步聲倏忽間已到莊外，身法之快，難以形容，猶如海客在大海中遇上暴風，甫見徵兆，狂風大雨已打上帆來。賽總管與六名衛士心頭都是一驚，不約而同的一齊抽出兵刃。賽總管道：「伏下。」就有人要來掀開羅帳，想躲入床中。賽總管斥道：「蠢才，睡在床上還不給人知道？」那人縮回了手。七個人或躲入床底，或藏在櫃中，或隱身於書架之後。

胡斐心中暗笑：「你罵人是蠢才，自己才是蠢才。」但覺苗若蘭鼻中呼吸，輕輕的噴在自己臉上，再也把持不定，輕輕伸嘴過去，在她臉頰上吻了一下。苗若蘭又喜又羞，待要閃開，苦於動彈不得。胡斐一吻之後，忽然不由自主的自慚形穢，心想：「她是這麼溫柔文雅的一位姑娘，我怎能辱她？」待要挪身向外，不與她如此靠近，忽聽床底下兩名衛士動了幾下，低聲咒罵。原來床底下地位太小，幾個人擠在一起，有人的手肘碰痛了另一人的鼻子。

胡斐對敵人向來滑稽，以他往日脾氣，此時定要揭開褥子，往床底下撒一大泡尿，將眾衛士淋一個醍醐灌頂，但心中剛有此念，立即想到苗若蘭睡在身旁，豈能胡來？

只聽得杜殺狗與蔣老拳師哈哈大笑，陪著一個人走進廂房，有人拿了燭臺，走在前面。杜殺狗心中納悶，不知自己家人與婢僕到了何處，怎麼一個人也蹤影不見。但賽總管一到，苗人鳳跟著上峰，實無餘裕再去查察家事，斜眼望苗人鳳時，見他臉色木然，半點也不露出心中之事。

眾人在廂房中坐下，杜殺狗道：「苗兄，兄弟與那雪山飛狐相約，今日在此間比武，苗兄與這裏幾位遠道前來助拳，兄弟自是感激不盡。只是現下天色已黑，那雪山飛狐仍未到來，定是得悉各位英名，嚇得夾住狐狸尾巴，遠遠逃去了。」胡斐大怒，忍不住想一躍而出，劈臉給他一掌。

苗人鳳「哼」了一聲，卻向范幫主道：「後來范兄終於脫險了？」范幫主站起來深深一揖，道：「苗爺不顧危難，親入天牢相救，此恩此德，兄弟終身不敢相忘。苗爺力殺大內十餘衛士，天牢各囚犯乘亂衝獄，兄弟喜仗著苗爺的威風，躲開了清廷走狗的搜捕。」

范幫主這番話自是全盤說謊。苗人鳳親入天牢，雖沒被賽總管擒住，但大鬧一場之後，也未能將范幫主救出。賽總管一計不成，二計又生，親入天牢與范幫主一場談論，以死相脅。那范幫主為人骨氣倒硬，任賽總管如何恐嚇利誘，他竟是半點不屈。賽總管鑑貌辨色，善知別人的心意，跟他連談數日之後，知道對付這種硬漢，既不能動之以利祿，亦不能威之以斧鉞，但若給他一頂高帽戴戴，倒是大能收效。

當下親自迎接他進總管府居住，命手下最會諂諛拍馬之人，每日價「幫主英雄無敵」、「幫主威震當世」等等言語，流水般灌進他的耳中。范幫主初時還不怎樣，一過數日，竟與各人有說有笑起來。賽總管暗自得意，給他戴的帽子越來越高。後來論到並世英雄，范幫主雖然自負，卻仍推苗人鳳為天下第一。賽總管說道：「范幫主這話太謙，想那金面佛雖然號稱打遍天下無敵手，依兄弟之見，不見得就能勝過幫主。」范幫主給他一捧，心中舒服無比，登時覺得苗人鳳的本領也不過爾爾，若與自己真的動手，也未始不會敗在自己手下。

兩個人長談一夜，賽總管忽然談起自己武功來，不久總管府中的侍衛也來講論，都說日前賽總管與苗人鳳接戰，起初二百招打成了平手。到後來賽總管已明佔上風，若非苗人鳳見機逃去，再拆一百招他非敗不可。范幫主聽了臉上微有不信之色。賽總管笑道：「久慕范幫主九九八十一路五風刀並世無雙，這次我們冒犯虎威，雖說是皇上有旨，但一半也是弟兄們想見識見識幫主的武功。只可惜大夥兒貪功心切，出了大內十八高手，才請得動幫主。兄弟未得能與幫主一對一的過招，實為憾事。現下咱們說得高興，就在這兒領教幾招如何？」

范幫主一聽，傲然道：「連苗人鳳也敗在總管手裏，只怕在下不是敵手。」賽總管笑道：「幫主太客氣了。」兩人說了幾句，當即在總管府的練武廳中動手。范幫主使刀，賽總管的兵刃卻極為奇特，是一對短柄的狼牙棒。他力大招猛，果然凌厲無比。兩人翻翻滾滾鬥了三百餘招，全然不分上下，又鬥了一頓飯功夫，賽總管漸現疲態，給范幫主一柄刀逼在屋角，連衝數次搶都鑽不出他刀鋒舞成的圈子。賽總管道：「范幫主果然好本事，在下服輸了。」

范幫主一笑，提刀躍開。賽總管恨恨的將雙棒拋在地下，嘆道：「我自負英雄無敵，豈知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。」說著伸袖抹汗，氣喘不已。

經此一役，范幫主更被眾人捧上了天去，他把眾侍衛也都當成了至交好友，賽總管說甚麼，他就做甚麼。他是個粗魯漢子，哪裏知道賽總管有意相讓，若是各憑真實功夫相拼，他在百招內就得輸在狼牙棒之下。

如此說來，賽總管何以要費恁大氣力，千方百計的與他結納？原來范幫主的武功雖未能算是一等一的高手，但他有一項家傳絕技，卻是人所莫及，那就是二十三路虎爪擒拿手。不論敵人武功如何高強，若是身子不被他手爪碰到，那就罷了，但如身體的任何部位給他手指一搭上，立時被他拿住要害，萬萬脫身不得。賽總管聽了田歸農之言，要擒住苗人鳳取那寶藏的關鍵，「天牢設籠」之計既然不成，於是想到借范幫主之手，用虎爪擒拿來對付苗人鳳。想那金面佛何等本領，范幫主若明刀明槍的與他動手，他焉能讓虎爪擒拿上身？只有出其不意的突施暗襲，方能成功。

且說苗人鳳見范幫主相謝，當即拱手還禮，說道：「那雪山飛狐到底是何等樣人物，杜兄因何與他結怨，可得聞否？」杜殺狗臉上一紅，含含糊糊的道：「我和他素不相識，不知他聽了甚麼謠言，說我拿了他的家傳寶物，數次向我索取。我知他武藝高強，自己年紀大了，不是他的對手，是以請各位上峰，大家說個明白。若是他恃強不服，各位也好教訓教訓這後生小子。」

苗人鳳道：「他說杜兄取了他的家傳寶物，卻是何物？」杜殺狗道：「哪有甚麼寶物？全屬虛言。」苗人鳳與他雖然交好，但知他生性貪財，在這雪峰之上居住，就是為了尋寶，若說他取了胡斐的寶物，原也大有可能。當下望著杜殺狗，沉吟片刻，道：「若此物當真是那雪山飛狐所有，待會他上得峰來，杜兄還了給他，也就是了。」杜殺狗急道：「本就沒甚麼寶物，教我哪裏去變出來還他？」

范幫主見時機已甚逼近，想那苗人鳳精明強幹，時候一長，必能發覺屋中有人埋伏，當即勸道：「杜莊主，苗爺的話一點不錯，物各有主，何況是家傳珍寶？你還給了他，也就是了，何必大動干戈，傷了和氣？」

杜殺狗急了起來，道：「你也這般說，難道不信我的言語？」范幫主道：「在下對此事不知原委，但金面佛苗爺既這般說，定是不錯。我范某縱橫江湖，對誰的話都不肯信，可就只服了金面佛苗爺一人。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走到苗人鳳身後，雙手舞動，以助言語的聲勢。苗人鳳聽他話中偏著自己，心想：「他是一幫之主，究竟見事明白。」突覺耳後「風池穴」與背心「神道穴」上一麻，情知不妙，左臂急忙揮出擊去。哪知這兩大要穴被范幫主用虎爪擒拿手拿住，全身酸麻，任他有天大武功、百般神通，卻也是半點施展不出。但金面佛號稱打遍天下無敵手，甚麼風險沒有見過，豈能如此束手待斃？當下口中大喝一聲，一低頭，腰間用力，竟將范幫主一個龐大的身軀從頭頂甩了過去。賽總管等齊聲呼叱，從隱身的各處竄了出來。

范幫主雖被苗人鳳甩過了頭頂，但他這虎爪擒拿功如影隨形，似蛆附骨，身子已在苗人鳳前面，兩隻手爪卻仍是牢牢拿住了他背心穴道。這兩大穴道一給拿住，苗人鳳全身武功登失，但見四下裏有人竄出，暗想：「我苗人鳳一生縱橫江湖，今日陰溝裏翻船，竟遭小人毒手。」只見一名侍衛撲上前來，張臂抱向他頭頸。

苗人鳳盛怒之下，無可閃避，脖子向後一仰，猛地一個頭鎚撞了過去。他全身練的是金鐘罩功夫，一頭撞去，與那侍衛額角對額角的一碰，喀的一聲，那侍衛頭骨碎裂，登時斃命。餘人大吃一驚，本來一齊撲下，忽地都在離苗人鳳數尺之外止住。苗人鳳四肢無力，頭頸卻能轉動，他一撞成功，隨即橫頸又向范幫主急撞。范幫主嚇得心膽俱裂，急中生智，一低頭，牢牢抱住他的腰身，將腦袋頂住他的小腹。苗人鳳四肢活動，一足踢飛一名迫近身旁的侍衛，立即伸手往范幫主背心拍去，哪知手掌剛舉到空中，四肢立時酸麻，原來范幫主又已拿住他的穴道。

這些事都是在一瞬之間發生，當真是變起倉促，人所難料。賽總管知道范幫主的偷襲只能見功於頃刻，時候稍長，苗人鳳必能化解，當即搶上前去，伸指在他笑腰穴中點了兩點。他的點穴功夫出手遲緩，但落手極重。苗人鳳嘿的一聲，險險暈去，就此全身癱瘓。

范幫主鑽在苗人鳳懷中，不知身外之事，十指緊緊拿住他穴道之中。賽總管笑道：「范幫主，你立了奇功一件，放手了罷！」他說到第三遍，范幫主方始聽見。他抬起頭來，可是兀自不敢放手。

一名侍衛自背囊中取出從北京帶來的精鋼銬鐐，將苗人鳳雙手雙腳都銬住了，范幫主這才鬆手。賽總管對苗人鳳極是畏懼，只怕他竟又設法兔脫，那可是後患無窮，當下從一名侍衛手中接過一柄單刀，說道：「苗大俠，非是我姓賽的不夠朋友，只怨你本領太強，不挑斷你的手筋腳筋，咱們大夥兒食不甘味，寢不安枕。」一手拿住苗人鳳手臂，另一手舉刀就去割他臂上筋絡，只要四刀下去，苗人鳳就成了廢人。

范幫主心有不忍，伸手架住賽總管手腕，叫道：「不能傷他！」賽總管一聲冷笑，心道：「你還道我當真敵你不過。不給你些顏色看看，只怕你這小子狂妄一世！」

當下手腕一沉，腰間運勁，右肩撞了過去。一來他這一撞力道奇大，二來范幫主並未提防，碰的一聲，身子直飛出去，向廂房板壁一衝，竟將板壁撞穿一個窟窿，破壁而出。

賽總管哈哈大笑，舉刀又向苗人鳳臂上割去。胡斐在帳內聽得明白，心想：「苗人鳳雖是我殺父仇人，但他乃當世大俠，豈能喪於鼠輩之手？」一聲大喝，從羅帳內躍出。

那雪山飛狐出手迅捷無倫，雙手抓住兩名侍衛，頭對頭的一碰，兩人頭骨破裂，立時斃命。賽總管等一驚，急忙回過頭來，胡斐左掌右拳，又向二人打去。這廂房之中，地勢極是狹窄，賽總管一邊共有十八個人，死去三個，再加上胡斐、苗人鳳，十七人擠在一起，如何施展得開手足？混亂之中，眾人也不知來了多少敵人，但見胡斐一出手就是神威逼人，不禁先自膽怯。

胡斐一拳打在一名侍衛頭上，將他擊得暈了過去，左手一掌揮出，倏覺敵人一黏一推，自己手掌登時滑了下來，心中微微一驚，定眼看時，只見他銀髯過腹，滿臉紅光，雖然不識此人，但他這一招野馬分鬃守中有攻，的是內家名宿，非太極門蔣老拳師莫屬。胡斐號稱雪山飛狐，武功既高，為人又是智計百出，眼見敵手眾多，雖然一對一的打鬥，這十多人無一是他敵手，但倉促間要盡敗這十多高手，卻是人所難能，當下心生一計，飛起一腿，猛地往靈清居士的胸口踢去。

靈清居士練的是外家功夫，見他飛足踢到，手掌往他足背硬斬下去。胡斐就勢一縮，一手抓住杜殺狗胸膛，另一手抓住了玄冥子的小腹，將兩人當作兵器一般，直往眾人身上猛推過去。眾人擁在一起，被他抓著兩人強力推來，只怕傷了自己人，不敢反手相抗，只得向後退縮。十餘人擠在屋角之中，一時極為狼狽。

賽總管見情勢不妙，從人叢中一躍而起，十指如鉤，猛往胡斐頭頂抓到。胡斐正是要引他出手，哈哈一笑，向後躍開數步，叫道：「老賽啊老賽，你太不要臉哪！」賽總管一怔，道：「甚麼不要臉？」胡斐手中仍是抓住杜殺狗與玄冥子二人，他雙手俱抓在要穴之處，兩人空有一身本事，卻半點施展不出，只有軟綿綿的任他擺佈。

胡斐道：「你合十餘人之力，又施奸謀詭計，才將金面佛拿住，稱甚麼大內第一高手？」賽總管給他說得滿臉通紅，左手一擺，命眾人佈在四角，將胡斐團團圍住，喝道：「你就是甚麼雪山飛狐了？」

胡斐笑道：「不敢，正是區區在下。我先前也曾聽說北京有個甚麼賽總管，還算得是個人物，哪知竟是如此無恥小人。這樣的膿包混蛋，到外面來充甚麼字號？給我早點兒回去抱娃娃罷！」

賽總管一生自負，哪裏咽得下這口氣去？他見胡斐雖是滿臉濃髯，年紀卻輕，心想你本領再強，功力哪有我深，但又見他抓住了杜殺狗與玄冥子，舉重若輕，毫不費力，心下又自忌憚，不敢出口挑戰，正自躊躇。

胡斐叫道：「來來來，咱們比劃比劃。三招之內贏不了你，我雪山飛狐跟你磕頭！」

# 第十七回 缺回漏目

賽總管本來大感難以下台，聽他此言，心想：「若要勝你，原無把握，但憑你天大本領，想在三招之中勝我，除非我是死人。」他憤極反笑，說道：「好好好，我姓賽的就陪你走走。」胡斐道：「倘若三招之內你敗於我手，那便怎地？」賽總管道：「任憑你處置便是，我賽某是何等樣人，那時豈能再有臉面活在世上？不必多言，看招！」說著雙拳直出，猛往胡斐胸口擊去。他見胡斐抓住杜玄二人，只怕他以二人身子擋架，當下欺身直進，叫他非撒手放人、回掌相格不可。

胡斐待他拳頭打到胸口，竟是不閃不擋，突然間胸部向內一縮，將這一拳化解於無形。賽總管萬料不到他小小年紀，內功如此精湛，防他運勁反擊，急忙向後躍開。眾人齊聲叫道：「第一招！」其實這一招是賽總管出手，胡斐並未還擊，但眾人相助賽總管，竟都算了他一招。

胡斐微微一笑，忽地咳嗽一聲，一口痰激飛而出，猛往賽總管臉上吐去，同時雙足鴛鴦連環，向前踢出。賽總管見濃痰飛到，又見了敵人的招式，心中一驚。他各家各派的武功俱都精熟，知道若要避開濃痰，不是上躍便是低頭縮身，但若上躍則小腹勢非被敵人左足踢中不可，縮身卻是將下顎湊到敵人右足去吃他一腳，上下兩難，只得橫掌當胸，護住門戶，那濃痰噗的一聲，正中雙眉之間。如是平平常常的一口痰，連三歲小兒也能避開，惡就惡在敵人伏下兇狠後著，叫他不得不挺身受唾。

眾人見他臉上被唾，為了防備敵人突襲，竟是伸手去擦也不敢，如此狼狽，那「第二招」的叫聲，就遠沒首次的響亮。

賽總管心道：「我縱然受辱，只要守緊門戶，再接他一招又有何難，到那時且瞧他如何說話？」大聲喝道：「還賸下一招。上罷！」

胡斐微微一笑，跨上一步，突然提起杜殺狗與玄冥子齊向賽總管打去。賽總管早料他要出此招，心下計算早定：「常言道無毒不丈夫，事急之際，若要非傷朋友不可，那也叫做無法。」眼見兩人身子橫掃而來，雙臂一振，猛揮出去。哪知胡斐雙手本來抓住兩人要穴，待兩人身子和賽總管將觸未觸之際，忽地鬆手，隨即抓住兩人非當穴道之處的肌肉。

杜殺狗與玄冥子被他抓住在空中亂揮，自是不知身在何處，突覺穴道鬆弛，手足能動，不約而同的四手齊施，打了出去。他二人原意是要掙脫敵人的掌握，是以出手都是各自的生平絕招，決死一拼，狠辣無比。但聽賽總管吼叫一聲，太陽穴、胸口、小腹、脅下四處中招，再也站立不住，雙膝一軟，坐倒地下。胡斐雙手一放一抓，又已拿住了杜玄二人的要穴，叫道：「第三招！」

他一言出口，雙手加勁，杜玄兩人哼也沒哼一聲，都暈了過去。他這一下重手點穴，力透經脈，縱有高手解救，也非十天半月之內所能治癒。胡斐提起兩人，順手往身前另外二人擲去。那二人吃了一驚，只怕杜玄二人又如對付賽總管那麼對付自己，急忙上躍閃避。胡斐一縱而前，乘那二人躍在半空尚未落下之際，一手一個，又已抓住，這才轉過身來，向賽總管道：「你怎麼說？」

賽總管委頓在地，登覺雄心盡失，萬念俱灰，喃喃的道：「你說怎麼就怎麼著，又問我怎地？」胡斐道：「你把苗大俠放了。」賽總管向身旁兩名侍衛擺了擺手，那兩人不敢違抗，過去解開了苗人鳳的鐐銬。

苗人鳳身上的穴道是賽總管所點，那兩名侍衛不會解穴。胡斐正待伸手解救，哪知苗人鳳暗中運氣，正在自行通解，手腳上鐐銬一鬆，他深深吸一口氣，小腹一收一放，竟自將穴道解了，左足起處，已將杜莊主邀來的崑崙派靈清居士踢了出去，同時一拳遞出，砰的一聲，將一人打得直摜而出。

范幫主被賽總管撞出板壁後，隔了半晌，方能站起，正從板壁破洞中跨進房來，不料被苗人鳳打出的那人正好跌在他的身上。兩人都被打得急了，昏昏沉沉，難分友敵，一撞到別人身子，立即各出絕招，纏打不休。

靈清居士雖被苗人鳳一腳踢出，但他究是崑崙派的名宿，武功有獨到造詣，身子飛在半空，腰間一扭，已頭上腳下，換過位來，騰的一聲，跌坐在床沿之上。胡斐大吃一驚，待要搶上前去將他推開，卻覺一股勁風撲胸而至，同時右側又有金刃劈風之聲，原來蔣老拳師與另一名高手侍衛同時攻到。那侍衛的一刀還易閃避，蔣老拳師那一招玉女穿梭卻是不易化解，只得雙足立穩，凝神接了他一招。但那太極拳綿若江河，一招甫過，次招繼至，一時竟教他緩不出手足。

那靈清居士跌在床邊，嗤的一響，將半邊羅帳拉了下來，他躍起身時，右足一帶，竟將苗若蘭身上蓋著的棉被帶在一旁，露出她的上身。

苗人鳳正鬥得興起，忽見床上一個少女，衣服穿得極少，雙頰暈紅，一動也不動，正是自己的獨生愛女。這一下他如何不慌？叫道：「蘭兒，你怎麼啦？」苗若蘭開不得口，只是舉目望著父親，又羞又急。

苗人鳳雙臂一振，一低頭，從四名敵人中間硬擠了過去，一拉女兒，但覺她身子軟綿綿的動彈不得，竟是被高手點中了穴道。他親眼見胡斐從床上被中躍出，原來竟在欺侮自己愛女，他氣得幾欲暈去，也不及解開女兒穴道，只罵了一聲：「奸賊！」從敵人手中奪過一柄長劍，刷刷刷刷，向胡斐上中下三路連刺了四劍。

此時苗人鳳眼中如要噴出火來，這雙拳過去，實是畢生功力之所聚，勢道猶如排山倒海一般。胡斐吃了一驚，尚未明白自己救他，何以他反向自己動武，但見來勢厲害，急忙向左一避，但聽砰的一響，苗人鳳雙拳已擊中在杜殺狗邀來的一名劍客背上。這劍客所練的下盤功夫向稱武林第一手，一個馬步一紮，縱是十幾條壯漢一齊出力，也拖他不動。

苗人鳳雙拳擊到之時，他正在胡斐背後欲施襲擊，不意一個打得急，一個避得快，這雙拳頭正好擊中他的背心。他牢牢紮穩馬步，雙腿動也不動，若是換作旁人，中了這兩拳內臟雖必震碎，一時三刻間卻也不致斃命，但這劍客下盤功夫太好，以硬碰硬，脊骨承受不起，喀的一響，脊骨竟爾折斷，一個身子軟軟的斷為兩截，雙腿仍釘在地下，上身卻彎了下去，額角碰地，再也挺不起來。

眾人見苗人鳳如此威猛，發一聲喊，四下散開。苗人鳳左腿橫掃，又向胡斐踢到。胡斐見苗若蘭在燭光下赤身露體，幾個存心不正之徒已不斷向她斜睨直望；心想先保她潔白之軀要緊，順手拉過一名侍衛，在自己與苗人鳳之間一擋，身形一斜，竄到床邊，扯過被子裹在苗若蘭身上。這幾下起落快捷無倫，眾人尚未看清，他已從板壁的缺口中鑽了出去。苗人鳳又驚又怒，大叫：「奸賊，快放下我兒！」欲待追趕，室小人擠，被幾名敵人纏住了手足，任他拳劈足踢，一時竟是難以脫身。

胡斐見到苗人鳳發怒時的神威凜凜，心中也自駭然，抱著苗若蘭不敢停留，一手拉索，溜下峰去。他知附近有個山洞人跡罕至，當下展開輕身功夫，直奔而去。他雖手中抱了一人，但苗若蘭身子甚輕，全沒滅了他奔跑的迅捷。

不到一盞茶功夫，他已抱著苗若蘭進了山洞，他不敢再摟她抱她，用棉被緊緊裹住，讓她靠在洞壁，心中躊躇：「若要解她穴道，非碰到身子不可，如不解救，時間一長，她不會內功，只怕身子有損。」實在好生難以委決，於是取火摺點燃了一根枯枝。

火光下但見苗若蘭美目流波，比日間更增嬌豔，不禁怦然心動，說道：「苗姑娘，在下絕無輕薄冒瀆之意，但要解開姑娘穴道，難以不碰姑娘貴體，此事該當如何？」苗若蘭雖不能點頭示意，但目光柔和，似羞似謝，殊無半點怒色。胡斐大喜，先吹熄柴火，伸手到衾中在她幾處穴道上輕輕按摩，替她通了經脈。

苗若蘭手足漸能活動，低聲道：「行啦，多謝您！」胡斐急忙縮手，待要說話，卻不知說甚麼好，過了良久，才道：「胡某是昂藏男子，適才冒犯，實是無意之過，此心光明磊落，天日可鑒，務請姑娘恕罪。」

苗若蘭低聲道：「我知道。」兩人在黑暗之中，相對不語。山洞外雖是冰天雪地，但兩人心頭溫暖，卻是別有一番光景。過了一會，苗若蘭道：「不知我爹爹現下怎麼了。」胡斐道：「令尊英雄無敵，這些人不是他的對手，你放心好啦。」苗若蘭輕輕嘆了口氣道：「可憐的爹爹，他以為你－－你對我不好。」胡斐道：「這也難怪，適才情勢確甚尷尬。」

苗若蘭臉上一紅道：「我爹爹因為另有傷心之事，是以感觸特深，請胡爺別見怪。」胡斐笑道：「甚麼事？」他一問出口，立覺失言，想要用言語岔開，卻一時不知說甚麼好。他號稱雪山飛狐，平時聰明伶俐，機變百出，但今日與苗若蘭相對，不知怎的，竟似變了一個人，十分的口拙木訥起來。

苗若蘭道：「此事雖說來有愧，但我也不必瞞你，那是我媽的事。」胡斐「啊」了一聲。苗若蘭道：「我跟你說，我媽做過一件錯事。」胡斐道：「人孰無過？那也不必放在心上。」苗若蘭緩緩搖頭道：「那是一件大錯事。一個女子一生不能錯這麼一次，我媽教這件錯事毀了，連我爹，也險險教這事毀了。」

胡斐默然，心下已料到了幾分。苗若蘭道：「我爹是江湖豪傑。我媽卻是出身官家的一位千金小姐。有一次我爹無意之中救了我媽一家大小，他們才結了親。兩人本來不大相配，那也罷了，可是我爹有一件事大大不對，他常在我媽面前，誇獎你媽的好處。」胡斐奇道：「我的母親？」苗若蘭道：「是啊。我爹與令尊比武之時，你媽媽比一個男子漢還更有氣概。我爹言語之中，常羨慕你爹好福氣，說道：『胡一刀得此佳偶，活一日勝過旁人百年。』我媽聽了雖不言語，心中卻甚不快。後來天龍門的田歸農到我家來作客，他相貌英俊，談吐風雅，又能低聲下氣的討好別人，我媽一時糊塗，竟偷偷跟他走了。」

胡斐一驚，道：「有這等事？」苗若蘭聲音哽咽，說道：「那時我還只兩歲，爹抱了我連夜追趕，他不吃飯不睡覺，連追三日三夜，終於趕上了他們。

那田歸農一見我爹，只有跪下求饒。我爹舉掌要劈了下去，我媽卻撲在他的身上。我爹見她真心愛他，嘆了口氣，抱了我走了，回到家來生了一場大病，險險死去。他對我說，若不是見我孤苦伶仃，在這世上沒人照顧，他真不想活啦。一連三年，他不出大門一步，有時叫著：『蘭啊蘭，你怎麼這等糊塗？』因為我媽的名字之中，也是有個『蘭』字的。」她說到此處，臉上一紅。原來當時女子的名字也是秘密，旁人只知她姓氏，除非至親至近之人，是不能告知名字的，她這麼說，等於是告知胡斐，自己名字中有個「蘭」字。

胡斐雖見不到她臉上神色，但聽她竟把家中最隱密的私事，也毫不諱言的對自己說了，心中大是激動，最後聽她提到自己的小名，更是如坐春風，溫馨難言，說道：「苗姑娘，那田歸農存心極壞，對你媽未必有甚麼真正的情意。」

苗若蘭嘆了口氣道：「我爹也是這麼說。只是他日常自怨自艾，說道若非對我媽不夠溫存體貼，我媽也不致受了旁人之騙。我爹號稱打遍天下無敵手，但說到待人處世，卻不及田歸農了。那姓田的欺騙我媽，其實是想得到我苗家家傳的一張藏寶之圖，可是他雖教我一家受苦，教我自幼就成了個無母之人，到頭來卻仍是白使了心機。我媽看穿了他的用心，臨終時仍將藏圖的鳳頭珠釵還給了我爹。」於是將劉元鶴在田歸農床底的所見所聞，說了一遍，最後說到那圖如何被寶樹他們搶去，那些人如何憑了闖王軍刀與地圖去找藏寶。

胡斐道：「這姓田的心思也忒煞歹毒，他畏懼你爹爹，又弄不到地圖，就想假手官家，將你爹爹擒住，好逼他交出圖來，哪知天網恢恢，我正在此時找他報仇。唉，這寶藏不知害了多少人。」他微一停頓，說道：「苗姑娘，我爹和我媽就是因這寶藏而成親的。」苗若蘭道：「啊，是麼？快說給我聽。」她雖矜持，究竟年紀幼小，心喜之下，伸手去握住胡斐的手。但隨即覺得不妙，要待縮回，胡斐卻翻過手掌，輕輕握住了她手不放。苗若蘭臉上一紅，也就不再縮回，只覺胡斐手上熱氣，直透進自己的心裏。

胡斐道：「你道我媽是誰？她是杜殺狗杜莊主的表妹。」苗若蘭更加驚奇，說道：「我自幼識得杜伯伯，爹爹卻從不提起此事。」胡斐道：「我在爹爹的遺書中得悉此事，看來令尊也未必知道。杜莊主知道寶藏必在雪峰附近，是以長住在峰上找尋。只是他一來心思遲鈍，二來機緣不巧，始終參透不出藏寶的所在。我爹爹暗中查訪，卻反而先他得知。他進了藏寶之洞，見到田歸農的父親與你祖父在洞中共歸於盡，正想發掘藏寶，哪知我媽跟著來了。

「我媽的本事要比杜莊主要高得多。我爹連日在左近出沒，她早已看出了端倪。她跟進寶洞，和我爹動起手來。兩人不打不成相識，互相欽慕，我爹就提求親之議。我媽說道：她自幼受表哥杜殺狗撫養，若是讓我爹取去藏寶，那是對表哥不起，我爹要她還是要寶藏，兩者只能得一，我爹哈哈大笑，說道就是十萬個寶藏，也及不上我媽。他提筆寫了一篇文字，記述此事，封在洞內，文後各人賦詩一首，好令後人發現寶藏之時，知道世上最寶貴之物，乃是兩心相悅的真正情愛，絕非價值連城的寶藏。」

苗若蘭聽到此處，不禁悠然神往，低聲道：「你爹娘雖然早死，可比我爹媽快活得多。」

胡斐道：「只是我自幼沒爹沒娘，卻比你可憐得多了。」苗若蘭道：「我爹爹若知你活在世上，他就是拋盡一切，也要領你去撫養，那麼咱們早就可以相見啦。」胡斐道：「我若住在你家裏，只怕你會厭憎我。」苗若蘭急道：「不！不！那怎麼會？我一定會待你很好很好，就當你是自己親哥哥一般。」

胡斐怦怦心跳，道：「現在相逢還不遲麼？」苗若蘭不答，過了良久，輕輕道：「不遲。」又過片刻，說道：「我很喜歡。」

看官，古人男女互相愛悅。只憑一言片語，即知對方心意，絕不若當世風習，非說得淋漓盡致，不足以表相愛之誠。胡斐聽了此言，心中狂喜，說道：「我胡斐終生不敢有負。」苗若蘭道：「我一定學你媽媽，不學我媽。」她這兩句話說得天真，可是語意之中，充滿了決心，那是把自己一生的命運，全盤交託給了他，不管他是好是壞，不管將來是禍是福，總之是與他結成一體，共同擔當。

兩人雙手相握，不再說話，似乎這小小山洞就是世上的一切，登忘身外天地。良久良久，苗若蘭道：「咱們去找到我爹，一起走罷，別理杜莊主他們啦。」胡斐道：「好的。」可是他一生之中，從未如此刻之樂，實是不肯離開山洞。苗若蘭也有此心，覺得不如說些閒話，多留一刻好一刻，於是問道：「杜莊主既是你長親，何以你要尋他動武？」

胡斐咬了咬牙，道：「此事說來氣人，我媽臨終之時，曾在我襁褓上放了一通遺書，拜懇你爹和杜莊主照看，養我成人。後來變生不測，平四叔抱了我逃走，他以為你父有害我之意，只得抱我去投奔杜莊主。哪知杜莊主起心不良，想得我爹的武學秘笈。他又隱約猜到我爹媽知道寶藏秘密，竟來搜查我媽給我的遺物。平四叔情知不妙，抱著我連夜逃下雪峰，我爹的武學秘笈是帶走了，但我媽給我的一包遺物，卻失落在莊上。這次我跟他約會，是要問他為甚麼欺侮我一個幼年孤兒，又要向他要回我媽留給我的遺物。」

苗若蘭道：「杜莊主對人溫和謙善，想不到他待你這麼壞。」胡斐道：「哼，單是他陰謀害你爹爹，就可想見其餘，－－」正說到此處，忽聽左首傳來一陣兵刃相交之聲，隱隱夾雜著呼喝叱罵。只是那聲音極沉極悶，胡斐練過暗器聽風術，耳音極好，依稀分辨得出，苗若蘭卻還道是風動松柏，雪落山巔。

胡斐道：「這聲音來自地底，那可奇了，你留在這裏，我瞧瞧去。」說著站起身來。苗若蘭道：「不，我跟你去。」胡斐原本也不願留她一人孤身在此，說道：「好。」攜著她手，出洞尋聲而去。

兩人在雪地上緩緩走出數十丈，這天是三月十五，月亮正圓，銀色的月光映著銀色的雪光，再與苗若蘭皎潔無瑕的肌膚一映，真是人間仙境，此夕何夕？這時胡斐早已除下自己的袍子，披在苗若蘭身上，雖然地底下傳來的聲音越來越近。但月光下四目交投，身外之事，竟是全不縈懷。

兩人心中柔和，古人詠嘆深情蜜意忽地一句句似脫口而出。胡斐不自禁低聲說道：「但教心似金鈿堅－－」苗若蘭接口道：「天上人間會相見。」突然間地底呼聲轉劇，教兩人不得不側耳傾聽。胡斐一辨聲音，說道：「他們找到了寶藏所在，正在地底下廝殺爭奪。」他從父親遺書之中，得知寶藏地點，曾進入數次，取出父母當年封存的詩文，又取了田歸農之父的黃金小筆。這日早晨他用小筆投射田青文，就是示警之意。他雖知寶藏之所，但體念父母遺志，不肯掘出使用。這時辨聲知向，料定寶樹等必是見財眼紅，互相爭鬥。

他這料一點不錯，那地底山洞之中，天龍門、飲馬川山寨、平通鏢局諸路人馬，正自殺成一團。寶樹袖手旁觀，只是冷笑，心想且讓你們打個三敗俱傷，老僧再慢慢一個一個的收拾。周雲陽與熊元獻又是扭在一起，在地下滾來滾去，兩人突然一滾滾到了火堆之旁。初時互欲將對方壓在火上，哪知幾個打滾，險險將火頭壓熄，寶樹罵道：「壓滅了火，大夥兒都凍死麼？」伸出右腳，抄到周雲陽身底輕輕一挑，兩個人一齊飛了起來，騰的一聲，落在地下。

寶樹笑了一笑，彎腰拿起一根粗柴，添入火堆。正要挺直身子，忽見突突跳動的火光在對面冰壁上映出兩個人影，使得人影也是微微跳動。

寶樹吃了一驚，轉過身來，見山洞進口處並肩站著二人。一個臉帶嬌羞的是苗若蘭，另一個虯髯戟張、眉現殺氣，卻是雪山飛狐胡斐。寶樹「啊」的一聲，右手一揚，一串唸珠激飛而出。這唸珠初擲出去時是整整的一串，但飛到半空，串著珠子的線兒被他勁力迸斷，數十顆唸珠忽然上下左右，分打胡苗二人的穴道。這是他苦練十餘年的絕技，恃以保身救命，臨敵之時從未用過。此時陡然見到胡斐，知道事勢緊迫，是以搶著先施殺手。

胡斐一聲冷笑，踏上一步，擋在苗若蘭身前。寶樹見他並無特異功夫擋避，心下大喜，暗道：「原來你裝模裝樣，功夫也不過爾爾，這番可要教你死無葬身之地了。」正自得意，但見數十顆唸珠顆顆打在胡斐穴道之中，他卻理也不理。原來胡斐見唸珠打到，氣貫全身，早已將各處穴道盡數封閉。若是寶樹出手用指點穴，他穴道原是封閉不住，但他一擲的勁力分在數十顆唸珠之上，卻已奈何不得胡斐這等名家高手。

寶數見一擊不中，嚇得心膽俱裂，他為人最是狡詐，急忙一躍，退在曹雲奇身後，生怕胡斐跟著動手，大叫一聲：「不好了！」雙手抓住曹雲奇背心，提起他一個魁偉長大的身子，就往火堆中擲了過去。他本意將火堆壓滅，好教胡斐瞧不見自己，哪知道火被他們添了添了許多乾柴，燒得正旺，曹雲奇跌在火中，衣服著火，洞中更是明亮。

胡斐見滿洞都是珍寶，寶樹躲躲閃閃的又在欲施詭計，想起他卑鄙貪財，害了自己父母性命，不禁心中怒火，也如那火堆一般燒了起來，一彎腰，抄起了一把珠寶，托在左手掌心，右手食指不住價彈動。但見珍珠、珊瑚、碧玉、瑪瑙、翡翠、寶石、貓兒眼、祖母綠、各種各樣珍物，如雨點般往寶樹身上打去。每一塊寶物打到，都教他劇痛難當。

他縱高竄低的閃避，但胡斐手指彈出，珍寶飛到，準頭竟是不偏半點。說也奇怪，洞中餘人甚眾，但這些珠寶始終不碰到別人身上。劉元鶴、陶百歲等見此情景，個個貼身冰壁，一動也不敢動。寶樹初時還東西奔躍，後來足踝上連中了兩塊碧玉，竟自倒地，再也站不起來，高聲號叫，在地下滾來滾去。他從前只愁珍寶不多，此時卻但願珍寶越少越好。

胡斐越彈手越重，他偏偏避開寶樹的穴道，要讓他多吃些苦頭。眾人凝神而觀，個個嚇得心驚肉跳，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。

苗若蘭聽寶樹叫得悽慘，心中不忍，低聲道：「這人確是很壞，但也夠他受的了，饒了他罷！」胡斐生平除惡務盡，何況這人正是殺父害母的大仇人，但一聽苗若蘭之言，不知怎的，只覺她說的一點也不錯，確須饒了此人。當下右手垂下，左手用力一擲，掌中十餘件珍寶激飛而出，叮叮噹噹一陣響，盡數嵌在冰壁之中。眾人看得盡皆駭然，暗道：「這些珠寶若要寶樹受用，單只一件就要了他的性命。」

胡斐橫眉怒目，自左至右逐一望過去，他眼光射到誰的臉上，誰就不自禁的低下頭去，不敢與他眼光相接。洞中寂靜無聲。寶樹身上雖痛，但卻也不敢發出半聲呻吟。隔了良久，胡斐喝道：「各位如此貪愛珍寶，就留在這裏陪伴寶藏罷！」說著攜了苗若蘭的手，轉身便出。

眾人料想不到他這麼容易便放過了大夥，個個喜出望外，但聽他二人腳步聲在隧道中逐漸遠去，各人齊聲低呼，俯身又去撿拾珠寶。突然之間，隧道中傳來一陣鬱悶的軋軋之聲，眾人初尚不解，轉念之間，個個驚得面如土色，齊叫：

「啊喲，不好啦！」

「他堵死了咱們出路。」

「快跟他拼了。」

眾人雖然畏懼胡斐，但情急之下，爭先恐後的擁出，待奔到大石之後，果見那塊大石已被胡斐推回原處，牢牢的堵住了洞門。

那洞門甚是狹窄，在外面尚有著力之處，內面卻只容得一人站立，給胡斐這一堵上，過不多時，融化了的冰雪重行凍結，若非外面有人來救，山洞內諸人萬萬不能出來。苗若蘭心中不忍，道：「你要他們都死在裏面麼？」胡斐道：「你說，裏面哪一個是好人，饒得他活命？」

苗若蘭嘆了口氣，道：「這世上除了爹爹和你，我不知道還有誰是真正的好人，可是，你總不能把許許多多壞人盡數殺了啊。」胡斐一怔，道：「我哪算得是好人。」苗若蘭抬頭望著他道：「我知道你是好的。我沒見你面的時候就知道啦！大哥，你知道我在甚麼時候這顆心就交給了你？」

她第一次出口叫他「大哥」，可是這一聲叫得那麼自然流暢，隨隨便便的脫口而出，卻似已叫了一輩子一般。胡斐再也抑制不住，張臂抱住了她。苗若蘭伸臂還抱，倚在他的懷裏，兩人互相摟抱在一起，但願這一刻無窮無盡，只覺世上最美最好的處所，就是在這又冷又濕、又黑又悶的隧道之中。

# 第十八回 缺回漏目

兩人這樣抱著，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忽然洞口傳進來幾下腳步之聲。胡斐心道：「不好！我堵死別人，別要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，又有別人來堵死了咱們。」臂中抱著苗若蘭不放，急步搶出洞去。月光之下，但見雪地裏有兩人奔跑得極是迅捷，瞧那身形步法，正是雪峰上與自己動過手的那些武林豪客。胡斐笑道：「蘭，你爹爹打了勝仗，把他們都趕跑啦。」說著彎腰在地下抓起一把雪，手指用勁，這把雪立時團得堅如鐵石。他手臂一揮，雪團直飛過去，正中前面一人腰間。那人一跤俯跌，再也站不起來。後面一人吃了一驚，回過頭來，一個雪團飛到，正中胸上，立時仰天摔倒。雖然跌法不同，卻是同樣的再不站起。

胡斐哈哈一笑，忽然柔聲道：「你甚麼時候把心交給了我？我想一定沒我早。我第一眼瞧你，我－－我就管不住自己了。」苗若蘭輕聲道：「十年之前，當我還只七歲的時候，我聽爹說你爹媽之事，我心中就儘想著你。我對自己說，若是那個可憐的孩子活在世上，我要照顧他一生一世，我要教他快快活活，忘了小時候別人怎樣欺侮他、虧待他。」

胡斐聽得激動異常，不知說些甚麼才好，只是緊緊的將她摟在懷裏，眼光從她肩上望出去，忽見雪峰上幾個黑影，正沿著繩索往下急溜。他叫道：「咱們去助你爹爹，截住這些歹人。」說著足底加勁，抱著苗若蘭急奔，片刻之間已到了雪峰之下，那時兩名豪客已踏到峰下實地，尚有幾名正急速下溜。胡斐將苗若蘭放下，雙手各握一個雪團，兩臂齊揚，峰下兩名豪客應聲倒地。

胡斐正要再擲雪團，投擊尚在峰腰之人，忽聽半山間有人朗聲說道：「是我放人走路，旁人不得攔阻。」這兩句話一個字一個字的從半山裏飄將下來，洪亮清朗，正是苗人鳳的說話。苗若蘭喜叫：「爹爹！」胡斐聽這聲音離地約有數里，但語音遙傳，若對其面，金面佛內力之深厚，確是已所莫及，不禁心下大為欽佩，兩手一振，扣在掌中的雪團雙雙飛出，又中躺伏在地的兩名豪客身上，不過上次是打穴，這次卻是解穴。那二人蠕動了幾下，撐持起來，突然發足狂奔而去。

但聽半山裏苗人鳳叫道：「果然好俊的功夫，就可惜不學好。」他這兩句話的語音，一字近似一字，只見他又瘦又長的人形緣索直下，當那「好」字說畢，人已站在胡斐身前。兩人互相對視，均不說話，但聽四下裏咄咄擦擦，盡是踏雪之聲，原來這次上峰的高手中留得性命的，都四散走了。月光下只見一人一跛一拐的走近，正是杜殺狗杜莊主。他將一個尺來長的包裹遞給胡斐，顫聲道：「這是你媽的遺物，裏面一件不少，你收著罷。」胡斐接在手中，似有一股熱氣從包裹傳到心中，全身不禁發抖。

苗人鳳見杜殺狗的背影在雪地裏蹣跚遠去，心想此人文武全才，結交遍於天下，也算得是個人傑，只因一念之差，落得身敗名裂，實是可惜。他不知杜殺狗與胡斐之母有中表之親，更不知胡斐就是二十多年來自己念念不忘的孤兒，當下緩緩轉過頭來，只見女兒身披男人袍服，怯生生的站在雪中，心想眼前此人雖然救了自己性命，卻玷污了女兒清白，念及亡妻失節之事，恨不得殺盡天下輕薄無行之徒，一時胸口如要迸裂，低沉著聲音道：「你跟我來！」說著轉身便走。

苗若蘭叫道：「爹，是他－－」但苗人奉沉默寡言，素來不喜多說一個字，也不喜多聽一個字，此時盛怒之下，更不聽女兒多說。他見胡斐伸手去拉女兒，喝道：「好大膽！」左手倏地伸出，破蒲扇一般的手掌已將胡斐左臂握住，說道：「蘭兒你留在這兒，我和這人有幾句話說。」說著向右側一座山峰一指。那山峰雖遠不如杜家莊所住在的玉筆峰那麼高聳入雲，但險峻巍峨，似猶在玉筆峰之上。他放開胡斐手臂，向那山峰急奔過去，倏忽之間已到峰底。

胡斐道：「蘭，你爹既這般說，我就過去一會兒，你在這裏等著。」苗若蘭道：「你答應我一件事。」

胡斐道：「別說一件，就是千件萬件，也全憑你吩咐。」苗若蘭道：「我爹若要你娶我－－」最後兩字聲若蚊叫，幾不可聞，低下了頭羞不可抑。胡斐將適才從杜殺狗手裏接來的包裹放在她的手裏，道：「你放心。我將我媽的物事交於你手。天下再沒一件文定之物，能有如此隆重的。」

苗若蘭接過那個包裹，身子也是不自禁的微微顫動，低聲道：「我自然信得過你。只是我知道爹爹脾氣，若是他惱了你，甚至罵你打你，你都瞧在我臉上，讓了他這一回。」胡斐笑道：「好，我答應你就是。」遠遠望去，只見苗人鳳的人影在白雪山石間倏忽出沒，正自極迅捷的向山上爬去。當下輕輕的在苗若蘭臉頰上親了一親，提氣向苗人鳳身後跟去。

他順著雪地裏的足跡，一路上山，轉了幾個彎，但覺山道愈來愈險，心下絲毫不敢大意，只怕一個失足，摔得粉身碎骨。奔到後來，山壁間全是凝冰積雪，滑溜異常，竟難有下足之處，心道：「苗大俠故意選此險道，必是考較我的武功來著。」當下展開輕功，全力施為，山道越險，他竟奔得越快。

又轉過一個彎，忽見一條瘦長的人影站在山壁旁一塊凸出的石上，身子襯著灰暗的天空，猶似一株枯槁得老樹，聽他低沉著嗓子說道：「好，你有種跟來，上罷！」正是打遍天下無敵手金面佛〉苗人鳳。

胡斐一怔，急忙停步，雙足使出千斤墜功夫，將身子牢牢定住峭壁之旁。苗人鳳背向月光，臉上陰沉沉的瞧不清楚神色。胡斐喘了口氣，面對著這個自己生平想過幾千幾萬遍之人，一時之間竟爾沒了主意：「他是我殺父仇人，可是他又是若蘭的父親。他害得我一生孤苦，但聽平四叔說，他豪俠仗義，始終沒對不起我的爹媽。他號稱打遍天下無敵手，武功藝業，驚世駭俗，但我偏不信服，倒要試試是他強呢還是我強。他苗家與我胡家累世為仇，百餘年來相斫不休，但他又不傳若蘭武功，是不是真的要將這場世仇至他而解？適才我救了他的性命，但他見我與若蘭同床共被，卻又不知能否相諒？」胸中思潮起伏，百感交集。

苗人鳳見胡斐神情粗豪，虯髯戟張，依稀是當年胡一刀的模樣，不由得心中一動，但隨即想起，胡一刀之子早已被人害死，投在滄州的河中，此人容貌相似，只是偶然巧合，想起他欺辱自己的獨生愛女，怒火上衝，左掌一揚，右拳呼的一聲，衝拳直出，猛往胡斐胸口擊去。胡斐與他相距不過數尺，見他一拳打過來，勢道威猛無比，只得出掌擋架。兩人拳掌相交，身子都是一震，暗讚對方功夫了得。苗人鳳自那年與胡一刀比武以來，二十餘年中從未遇到敵手，此時自己一拳被胡斐化解，但覺對方掌法精妙，內力深厚，不禁敵愾之心大增，運掌成風，連進三招。胡斐一一拆開，到第三招上，苗人鳳掌力猛極，他雖急閃避開，但身子連幌幾幌，險險墮下峰去，心想：「若再相讓，非被他逼得摔死不可。」但見他左足飛起急向自己小腹踢到，當即右拳左掌，整向他面門拍擊，這一招圍魏救趙，是拆解他左足一踢的高招。

胡斐這一招用的雖然是重手，究竟未出全力，但高手比武，半點容讓不得，苗人鳳伸臂相格，使的卻是十成力。四臂相交，喀喀兩響，胡斐只覺胸口隱隱發痛，急忙運氣相抵。豈知苗人鳳的拳法剛猛無比，一佔上風，拳勢愈來愈強，再不容敵人有翻身機會。若是在平地之上，胡斐原可跳出圈子，逃開數步，避了他拳風的籠罩，然後反身再鬥，但在這巉崖峭壁之處，實是無地可退，只得咬緊牙關，使出春蠶掌法，密密護住全身各處要害。

這春蠶掌法招招全是守勢，出手幅度小極，抬手踢足，全不出半尺之外，但招術綿密無比，周身始終不露半點破綻。這路掌法原本用以遭人圍攻而處劣勢之時，雖然守得緊密，卻有一個極大不好處，那就是一開頭即使自己「立於不勝之地」，名目叫做春蠶掌法，確是作繭自縛，但能受攻，不能反擊，不論敵人招數中露出如何重大破綻，若非改變掌法永遠難以克敵制勝。

苗人鳳一招緊似一招，眼見對方每一招都可抵擋不住，但說也奇怪，不論自己如何強攻猛擊，胡斐必有方法解救，只是他但守不攻，自己卻無危險，當下不再防禦自身，十分力氣，全用在攻堅破敵之上。鬥到酣處，苗人鳳一拳打出，胡斐一避，那拳打在山壁之上，冰凌飛濺，有一小塊射到了胡斐左眼上。那眼皮極是柔軟，這一下又是出乎兩人意料之外，難以防備。

胡斐但覺眼上劇痛，雖不敢伸手去揉，拳腳上總是緩得一緩，苗人鳳欺身直進，靠身山壁，將胡斐逼在外檔。

此時強弱優劣之勢已判，胡斐半個身子凌空，只要足底微滑，身子稍有不穩，立時掉下山谷之中，苗人鳳卻是背心向著山壁。他這時拳法又變，招招逼對手硬接硬架。胡斐極是機伶，也偏不上他這個當，出手又柔又韌，盡力化解來勢，絕不正面相接。但兩人武功本在仲伯之間，平手相鬥，胡斐已未必能勝，現下加上許多不便之處，如何能夠持久？又鬥數招，苗人鳳忽地躍起，連踢三腳。胡斐急閃相避，但見對手第三腳踢過，雙掌齊出，直擊自己胸口。這兩掌難以化解，自己站身之處又是無可避讓，只得也是雙掌拍出，硬接來招。

四掌一交，苗人鳳大喝一聲，勁力直透掌心。胡斐身子一幌，急忙運勁反擊。兩人都將畢生功力運到了掌上，這是硬碰硬的比拼，半點取巧不得。兩人氣凝丹田，四目相投，竟是僵住了動也不動。苗人鳳見他武功了得，不由得暗暗驚心：「近年來少在江湖上走動，竟不知武林中出了這等厲害人物！」雙腿稍彎，背脊已靠上山壁，一收一放，先將胡斐的掌力引了過來，然後借著山壁之力，猛推出去，喝道：「下去！」

這一推本來就力道強勁無比，再加上借以山壁的反激，更是難以抵擋，胡斐身子一幌，左足已然凌空。但他武功之強，實已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，右足在山崖邊牢牢定住，宛似鐵鑄一般。苗人鳳連加三次勁，也只能推得他上身幌動，卻不能使他右足移動半分。

苗人鳳見他如此了得，心下不禁驚佩，暗想：「如此功夫，也可算得是百年難逢，只可惜走上了邪路。我今日若不殺他，日後遇上，未必再是他敵手。他恃強為惡，世上有誰能夠相制？」想到此處，突然間左足一登，一招破碑腳，猛往他右膝蓋上踹去。

胡斐全靠單足支持，眼見他一腳踹到，無可閃避，嘆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我今日終究命喪他手。」危難下死中求生，右足一登，身子陡然拔起丈餘，一個鷂子翻身，凌空下擊。苗人鳳道：「好！」肩頭一擺，撞了出去。胡斐兩拳打在他的肩上，但被他一撞之下，身子跌出懸崖，向下直墮。胡斐慘然一笑，一個念頭如電光般在心中一閃：「我自幼孤苦，但臨死之前蒙她傾心，也自不枉了這一生。」突然臂上一緊，下墮之勢登時止住，原來苗人鳳抓住他手臂，將他拉了上來，喝道：「你曾救我性命，現下饒你相報。一命換一命，誰也不虧負了誰。來，咱們重新打過。」說著站在一旁，與胡斐並排而立，不再佔倚壁之利。

胡斐拱手道：「晚輩不是苗大俠敵手，何必再比？苗大俠要如何處置，晚輩聽憑吩咐就是。」苗人鳳皺眉道：「你上手時有意相讓，難道我就不知？你欺苗人鳳年老力衰，不是你對手麼？」胡斐道：「晚輩不敢。」苗人鳳喝道：「出手！」胡斐要解釋他與苗若蘭同床共衾，實是出於意外，絕非存心輕薄，說道：「在那廂房中－－」苗人鳳聽他提及「廂房」二字，怒火大熾，劈面就是一掌。胡斐只得接住，經過了適才之事，知道只要微一退讓，立時又給他掌力罩住，只得全力施為。兩人各展平生絕藝，在山崖邊拆了三百餘招，竟是難分勝敗。

苗人鳳愈鬥愈奇，心中不住想到當年在滄州與胡一刀比武之事，再拆數招，向後躍開三步，叫道：「且住！你可識得胡一刀麼？」胡斐聽他提到亡父之名，悲憤交集，咬牙道：「胡大俠乃前輩英雄，不幸被奸人害死，我若有緣能受他教誨幾句，立時死了，也所甘心。」苗人鳳心道：「是了，胡一刀去世已二十七年。眼前此人也不過二十多歲，焉能識他？」順手在山邊折下兩根極堅硬的樹枝，掂了一掂，重量相若，將一根拋給了胡斐，說道：「咱們拳腳難分高下，在兵刃上再決生死。」說著樹枝一探，左手捏了劍訣，樹枝走偏鋒刺出，使的是天下無雙，武林絕藝的苗家劍法。

雖是一根小小樹枝，但出去時勢夾勁風，又狠又準，要是給尖梢刺上了，實也與中劍無異。胡斐見來勢厲害，哪敢有絲毫怠忽，樹枝一擺，向上橫格，這一格剛中有柔，確是名家手法。苗人鳳一怔，心想：「怎麼他的武功與胡一刀這般相似？」但兩個高手刀劍一交，後著綿綿而至，絕不容他有思索遲疑，但見胡斐樹刀格過，跟著提手上撩，苗人鳳揮樹劍反削，教他不得不迴刀相救。兩人各出絕技，比適才鬥得更是兇險。

這一番惡鬥，胡斐一生從未遇過。他武功全是憑著父親傳下的遺書修習而成，招數雖然精妙，實戰經驗究竟欠缺，功力火候因年歲所限，亦未臻上乘，好在年輕力壯，精力遠過對方，是以數十招中打得難解難分。兩人迭遇險招，但均在極危急下用巧妙招數拆開。胡斐一面打，一面佩服：「金面佛苗大俠果然名不虛傳，若是他年輕二十歲，我早已敗了。可見當年他勝過爹爹，倒不是行使詭計。」

兩人又鬥一陣，越鬥越是靠近山崖，只因招招扣得緊密，都是竭力將對方逼向外圍，只要向內緣踏進半步，立時受了對方刀劍之傷。鬥到酣處，苗人鳳使一招黃龍轉身吐鬚勢疾刺對方胸口，眼見他無處閃避，而樹刀砍在外檔，更是不及回救。胡斐吃了一驚，忙伸手在他樹枝上一撥，右手一招伏虎式劈出。苗人鳳叫了聲：「好！」樹劍一抖。胡斐只覺手指劇痛，急忙撒手。

苗人鳳踏上半步，正要刺出一招上步摘星式，哪知崖邊堅冰被二人踏得久了，竟漸漸鬆裂溶解，他劍勢向前，全身重量盡在後邊的左足之上，只聽喀喇一響，一塊岩石帶著冰雪，墮入下面深谷。

苗人鳳腳底一空，身不由主的向下跌落，胡斐大驚，忙伸手去拉。只是他一墮之勢不輕，雖然拉住了他袖子，可是一帶之下，竟連自身也跌出崖邊。二人不約而同的齊在空中轉身，貼向山壁，施展壁虎遊牆功，要爬回山崖。但那山壁上全是冰雪，滑溜無比，那壁虎遊牆功竟然施展不出，莫說是人，就當真壁虎到此，只怕也遊不上去。可是上去雖然不能，下墮之勢卻也緩了。

二人慢慢溜下，眼見再溜十餘丈，是一塊向外凸出的懸岩，如不能在這岩上停住，那非跌個粉身碎骨不可。念頭剛轉得一轉，身子已落在巖上。二人武功相差無幾，心中所想也是一模一樣，當下齊使千斤墜功夫，牢牢定住腳步。岩面光圓，積了冰雪後更是滑溜無比，但二人武功高強，一落上巖面立時定身，竟沒滑動半步。只聽咯咯輕響，那數萬斤重的巖石幌了幾幌，原來巖石橫架山腰，年深月久，巖下沙石漸漸脫落，本就隨時都能掉下谷中，現下被二人使力一登，沙石夾冰紛紛下墮，那大巖越幌越是厲害。

那兩根樹枝隨人一齊跌在巖上。苗人鳳見情勢危急異常，左掌拍出，右手已拾起一根樹枝，隨即上步雲邊摘月，挺劍斜刺。胡斐頭一低，彎腰避劍，也已拾起樹刀，還了一招拜佛聽經。兩人這時用的全是進手招數，招招兇險之極，但聽得咯咯之聲越來越響，腳步難以站穩。兩人都想：「只有將對方逼將下去，減輕巖上份量，這圓巖不致立時下墮，自己才有活命之望。」當下各展生平絕技，手下絕不容情。

瞬時之間交手十餘招，苗人鳳見他使的刀法與胡一刀當年一模一樣，心中疑雲大起，只是形格勢禁，實無餘暇相詢，一招反腕翼德闖帳削出，接著就要使出一招提撩劍白鶴舒翅。這一招劍掌齊施，要教對方非跌下巖去不可，只是他自幼慣了，出招之前不禁背脊微微一聳。

此時月明如洗，長空一碧，月光將山映壁映得一片明亮。那山壁上全是晶光的凝冰，猶似鏡子一般，將苗人鳳背心反照出來。胡斐看得明白，登時想起平阿四所說自己父親當年與他比武的情狀，那時母親在他背後咳嗽示意，此刻他身後放了一面明鏡，不須旁人相助，已知他下一步非出此招不可，當下一招八方藏刀式，搶了先著。苗人鳳這一招提撩劍白鶴舒翅只出得半招，全身已被胡斐樹刀蓋住。他此時再無疑心，知道眼前此人必與胡一刀有極深的淵源，嘆道：「報應，報應！」閉目待死。

胡斐舉起樹刀，一招就能將他劈下巖去，但想起曾答應苗若蘭，絕不能傷她父親。然而若不劈他，容他將提撩劍白鶴舒翅使全了，自己非死不可，難道為了相饒對方，竟白白送了自己性命麼？瞬時之間，他心中轉過了千百個念頭：這人曾害死自己父母，教自己一生孤苦，可是他豪氣干雲，是個大大的英雄豪傑，又是自己意中人的生父，按理這一刀不該劈將下去；但若不劈，自己絕無活命之望，自己甫當壯年，哪裏肯死，倘使殺了他罷，回頭怎能有臉去見苗若蘭？若是終生避開她不再相見，那這一生活在世上，勢必心中痛苦，生不如死。

看官，那時胡斐萬分為難，實不知這一刀該當劈是不劈。他不願傷了對方，卻又不願賠上自己性命。看官若是自身遭此情景，該當如何抉擇？

苗若蘭一人站在雪地之中，良久良久，不見二人歸來，當下緩緩打開胡斐交給她的包裹。只見包裏是幾件嬰兒的衣衫，一雙嬰兒鞋子，還有一塊黃布包袱，月光下看得明白，包上繡著「打遍天下無敵手」七個黑字，正是她父親當年給胡斐裹在身上的。她站在雪地之中，月光之下，望著那嬰兒的衣衫，心中柔情萬種，不禁癡了。

胡斐到底能不能平安歸來與她相會？他這一刀到底劈下去還是不劈？

（全書完）